

江 湖 奇 俠 傳

火 燒 紅 蓮 寺

第 一 集



平 江 不 肖 生 著

普 益 書 局 印 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
再版

江俠傳 火燒紅蓮寺

(一至四集每集定價銀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不 肖 生
出 版 者	普 益 書 局
印 刷 者	普 益 書 局

發 行 所 暨 上 海 各 省 世 界 書 局

序

我少時，讀太史公之游俠傳，未嘗不眉飛色舞，呼取大白以相賞。及長，又讀琴南翁所譯之髯刺客傳，又未嘗不眉飛色舞，呼大白而相賞也！

自後，飢來驅我，行役四方，遂廢讀書之樂。卽偶有所讀，強半又爲風懷宵渺之詞，兒女綺麗之作，欲求能鼓盪我心，激勵我志，如彼游俠傳、髯刺客傳二書者，迄未可得也！

茲者傭書海上、世界書局主人沈君，忽以不肖生所著之江湖奇俠傳、火燒紅蓮寺相示，則巨幹盤空，奇枝四茁，豪情俠態，躍躍紙上，固可與前之二書鼎足而三也！不禁色然而喜，躍然而興，而前日讀書之樂，不啻復一溫之目前矣！

所可慨者，則前此我方在血氣未定之時，跳踉叫囂，竊欲取書中人以自況，今則中年衰樂，壯氣全消，不復有此豪情矣，斯可哀耳！

至此書措詞之妙，運筆之奇，結構之精嚴，布局之老當，固爲不肖生之能事，凡愛讀不肖生文字者，類能言之。且每章之末，復有施子濟羣爲之加評，朗若列眉，固不待余之詞費矣。是爲序。

民國十二年暮春，荅狂書于海上之憶鳳樓

江湖奇俠傳
火燒紅蓮寺 第一集

目次

第一回 裝乞丐童子尋師 起寶塔深山遇俠

第二回 述往事雙清賣解 聽壁角柳遲受驚

第三回 紅東瓜教孝發莊言 金羅漢養鷹充衛士

第四回 董祿堂喻洞比劍 金羅漢柳宅傳經

第五回 萬二獸打魚收義子 鍾廣泰貪利賣嬌兒

第六回 述前情追話湘江岸 訪義父大鬧趙家坪

第七回 陸小青烟館逞才情 常德慶長街施勇力

第八回 陸鳳陽決心雪公憤 常德慶解餉報私恩

第九回 失鏢銀因禍享聲名 贅盜窟圖逃遇羅漢

第十回 木槍頭親娘餞別 鐵拐杖姦馳無情

本書第二集要目預告

- 第十一回 呂宜良差鷹救桂武 沈棲霞却盜收紅姑
第十二回 跛叫化積怨找仇人 小童生一怒打知府
第十三回 羅慎齋八行書救小門生 向樂山一條辮打山東老
第十四回 大鄉紳挽留周教帥 小俠客氣煞洪矮牯
第十五回 小俠客夜行丟褲 老英雄捉盜贈銀
第十六回 湘江岸越貨劫書箱 嶽鹿山尋仇遇奇俠
第十七回 指迷路大吃八角亭 拜師墳痛哭萬載縣
第十八回 小俠客病試千觔閘 老和尚靈通八百魚
第十九回 坐木龕智遠入定 打和尚來順受傷
第二十回 化公子和尚顯神通 救夫人尼姑施智計

江湖奇俠 傳 火燒紅蓮寺 第一集

第一回 裝乞丐童子尋師 起寶塔深山遇俠

從長沙小吳門出城，向東走去，一過了苦竹坳，便遠遠的望見一座高山，直聳雲表。山巔上一棵白菓樹，十二個人牽手包圍，還差二尺來寬，不能相接；粗枝密葉，樹下可擺二十桌酒席，席上的人，不至有一個被太陽晒着。因為這樹的位置，在山巔最高處，所以在五六十里以外的人，都能看見他和傘蓋一般，遮被了那山頂。那山橫跨長沙、湘陰兩縣，長祇六十餘里，高倒有三十餘里。從湘陰那方面上山，雖遠幾里路，然山勢稍緩，走的不大吃力；從長沙這方面上去，就是巉巖峻削，不是精力極壯的人，決沒有能上去的！長沙、湘陰兩縣的人，都呼那山爲隱居山。故老相傳，說那山在清初，很有幾個明朝遺老，隱居在裏面，遂稱爲隱居山。

這隱居山底下，有一個姓柳名大成的，原是個讀書人。祇因讀過了四十多歲，尙不曾撈得一個秀才，家裏又有不少的祖遺產業，父母都亡過了，便懶得再去那矮屋裏受罪。他夫人陳氏，容貌既端莊，性情又賢淑。因此伉儷極爲相得。中年才得一子，就取名一個遲字。那柳遲生長到四歲，無日不在病中，好幾次已是死過去了！柳大成延醫配藥，陳夫人拜佛求神，好容易才保留了這條小性命！然性命雖保留了；

直病得枯瘦如柴五歲還不能單獨行走加以柳遲的相貌生得十二分醜怪兩眉濃厚如掃帚眉心相接，望去竟像個一字；兩眼深陷，睫毛上下相交，每早起床的時候，被眼中排洩出來的污垢膠着了，睜不開來；非經陳夫人親手蘸水，替他洗滌乾淨，無論到甚麼時候，也不能開眼見人；兩頰比常人特別的高，顴骨從兩眼角，插上太陽穴，口大唇薄，張開和鱖魚相似；臉色黃中透青；他又歡喜號哭，哭時張開那鰓魚般的嘴，誰也見着害怕。柳大成夫婦，有時帶着他去親戚朋友家，人家全不相信這般一對漂亮的夫婦，會生出這們奇醜的兒子！祇是柳大成夫婦，因中年才生這個兒子，自後並不會生育，夫婦兩個痛愛柳遲的心，並不因他生得奇醜，減少毫髮！

柳遲到了七歲，柳大成便拿了一本論語，親教柳遲讀書。柳大成夫婦的意思：多久就慮及兒子不能讀書，不過打算略試一試，若真是不能讀，便不枉費心血。誰知祇教一遍，即能背誦出來；柳大成逐頁的教，柳遲竟能逐頁的背，並且教過一遍的，隔了十天半月問他，仍然背的一字不差！這才把柳大成夫婦，歡喜得不知如何才好！但是柳遲雖有過目成誦的天才，却是極不願意讀書。不願意讀書，本是小孩子的通病！祇是普通不願意讀書的小孩，必是貪着玩耍；那怕玩耍的極無意識，集合無數小孩，三個成羣，四個結黨，鬧得個烏烟障氣！這類頑皮生活，總是尋常小孩，免不了要經過的階級！這柳遲很是作怪；他從來不曾和左鄰右舍的小孩，在一塊兒鬧過一次，也不學那些小孩玩耍的舉動，他不讀書的時候，不是坐在位上，抬起頭呆呆的望着樓板；便是站在丹墀裏，發了默似的，望着半空中飛走的烏雲，白雲；有

時數牆上的，紙；有時數屋上的瓦，見人家廳堂上懸了屏條，屏條上寫的是大字便罷，若是小字，他必得從頭至尾，數個清楚；柳大成夫婦也禁止他不了！這們過了兩年，他却練成了一種極奇特的本領：凡是多數在一塊兒的物件，一落他的眼，即能說出一個數目來，不多不少！他的性質，雖不歡喜和小孩做一塊；祇是六七十歲的老頭子，他倒歡喜去親近；那地方上年老的人，也都喜和他東扯西拉的說故事。是這們和許多老頭兒混了一年，柳遲的性情又改變了：見了尋常混做一塊的老頭兒，他都不大答理了；却看上了一班叫化子，凡是來他家討錢、討飯的乞丐，他在裏面，一聽得這聲音，便和甚親愛的人到了一般，來不及的跑出來，給了錢，又給飯，又給衣服，還得問那叫化的姓名、住址。有時高興，約齊了無數的叫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聚做一塊兒；他自己也裝成一個叫化模樣，或在橋洞底下，或在破廟裏面，大家說也有，笑也有。若是天色晚了，便不歸家，揀一個和自己說得來的叫化，在一條稿薦裏面睡覺。柳大成夫婦雖痛愛兒子，但見兒子這般不長進，也實在有些氣忿不過，將柳遲叫到跟前，訓飭了好幾次；無奈柳遲聽了，祇當耳邊風，一轉眼，又是右手拿棍，左手提籃，跟着老叫化走了！

湖南的叫化，內部裏很有些組織，階級分的極嚴；不是在內部混過的人，絕看不出這叫化的階級來！他們顯然的表示，就在背上馱着的討米袋；最高的階級，可有九個袋；以下低一級，減一個袋。柳遲和許多叫化混了三年，背上已有馱七個袋的資格了。

一日，他討了一袋米，走一個村莊經過。見晒稻子的場裏，有十來隻雞，在青草裏尋蟲蟻吃；其中有一

隻老母雞，大約有四五斤重。柳遲從袋中掏出一抓米來，把老母雞引到跟前，順手搶着雞項脖，左手往雞肚皮下一托，那隻老母雞，就到了柳遲的手；祇翼膀略撲了兩撲，連叫都沒叫出一聲。他們同伴偷雞的手法，都是如此。最難偷的，是大雄雞；雄雞會跳躍，不肯伏在地下不動。老母雞的性質，見人向他伸手，十九伏在地下；不過去攪的時候，總得叫一兩聲，所以下手就得搶着雞項脖，使他叫不出聲；左手託着雞肚皮，雞自然不會叫了。

柳遲既得了那隻老母雞，即走到河邊，拾了一片碎磁，把雞殺死，並不擻毛，祇破開肚皮，去了腸雜；放下些椒鹽、五香、醬油、白醋之類的東西，在雞肚皮裏面，拿線紮了起來，調和許多黃泥，將雞連毛包糊了。再從身上抽出一條大布手巾來，把討來的米，倒在手巾裏，就河水淘洗乾淨，用繩將手巾紮好，也用濕黃泥包糊。然後走到山中，尋了些枯枝乾葉，揀土鬆的地方，掘一個尺來大尺來深的洞，先把黃泥糊的母雞，放在洞裏，將枯枝乾葉，納滿了一洞，取火點燃了，接連不斷的添柴。是這們燒過了一個時辰，黃泥已燒得透心紅了；柳遲才把雞取了出來。趁那洞裏正燒得通紅的時候，把黃泥包的米放下去，祇略略加了些兒柴在上面，那生米便能煨成熟飯。柳遲才添好了柴火，心裏忽然尋思道：「有這們好的下酒物，沒有酒，豈不辜負了這雞嗎？好在身邊還有幾文錢，何不且去買點兒酒來，再剝雞子呢？」主意已定，就拿了一隻碗，到近處酒店裏買了酒。

回到山上，一看火洞的柴枝上面，豎了一片尖角瓦，心裏登時吃了一驚！暗想：這深山窮谷之中，那有

本領很大的人來尋我的開心呢。原來叫化子伴裏有這種極大的規矩，不是階級很高的叫化，不能是這們弄飯菜吃。在這種場合，若是有同道的經過，在火洞上豎一片尖角瓦，謂之起寶塔；在火洞旁邊，豎一根柴枝，謂之豎旗杆；不是在叫化子伴裏，最有本領的，階級最高的，決不敢玩這種花頭。燒飯的叫化，遇了這種表示，必得停了飯不吃，在山前山後，尋找這起寶塔，或豎旗杆的人，尋着了，彼此攀談幾句江湖話，果是本領不錯，就請來同吃。

柳遲這日既發見了寶塔，便放下手中酒，四處張望，却不見一個人影；在山底下都尋遍了，也是沒有回身走上半山，祇見一個老道人，身穿一件破布道袍，背上馱一個黃布包袱，坐在一塊石頭上打盹。身旁放着一口六七寸寬，尺多長的紅漆木箱，木箱兩旁的銅環上，繫了一條藍布帶，大約是行走時，將藍布帶絆在肩上的。柳遲心中忽然一動，覺得這老道不是尋常道人，隨即雙膝跪在地下，磕頭說道：「弟子求師三年，今日才遇見師傅了！望師傅開恩，收我做個徒弟！」說罷，又連連磕頭。那老道合着雙眼，不瞧不睬，好像是睡着沒有醒來。柳遲磕過了十多個頭，膝行移近了兩步，又磕頭如前說了一遍。老道醒來，揉了揉眼睛，打量了柳遲幾下，口裏喝了一聲道：「我也和你一樣，在外面討飯餬口，那裏有錢打發你？你不看我身上穿的衣服，像是有錢打發叫化子的人麼？」柳遲聽了，一點兒不猶疑的答道：「師傅可憐弟子一片誠心，求師求了三年，今日才見着了師傅！師傅慈悲，收了我罷！」老道哈哈笑道：「原來你想改業，不做叫化，要做道士也好！我討飯正愁沒人替我馱包袱，提藥箱；你要跟我做徒弟，就得替

我拿這兩件東西！但怕你年紀太輕，提不起，馱不動，那便怎好呢？」柳遲至誠不二的說道：「弟子提不起也提，馱不動也馱，師傅祇交給弟子便了！」老道立起身來笑道：「你就提着這藥箱走罷！」說話時，好像聞着了甚麼氣味似的，連用鼻嗅了幾嗅道：「不知是那一家午飯香了，我們就尋這飯香氣，去討一頓吃罷！」柳遲也立起來，伸手提起那藥箱，說道：「這飯香氣，是弟子預備着孝敬師傅的，就在前面，請師傅去吃罷！」老道又哈哈大笑道：「我倒得拜你爲師才好！你能弄得着吃，還有多餘的請我，不比我這專吃人家的強多了嗎？」

柳遲引老道到了火洞跟前，把討米袋折疊起來，給老道做坐墊。老道自己打開藥箱，取出一個竹兜雕成的碗來。柳遲剝去雞上黃泥，雞毛不用手擄，都跟着黃泥掉下來了。老道全不客氣，一面喝着酒，一面用手撕了雞肉，往口裏塞；不住的點頭咂舌，說：「雞子煨得不錯，祇可惜這鄉村之中，買不着好酒！」柳遲道：「好酒弟子家中有，且等弟子去取了來何如呢？」老道搖頭道：「已用不着了！好酒來了，沒有這們好的下酒菜，也是枉然！你家的好酒，留着等你下次，又煨了這們好的雞的時候，再請我來吃不遲！」柳遲連忙應是。沒一會，酒已喝得點滴不剩，雞也祇剩下些骨子了。老道舉起竹兜碗，向柳遲道：「拿飯來，做一陣吃了罷。」柳遲取出飯包，刨去了面上黃泥，解開紮口的線，估料飯多碗小，承貯不下，打算從自己袋裏拿一個碗來，和老道分了吃。老道指着飯包說道：「快倒下來給我吃，不要冷了，走了香味！」柳遲不好意思，不往竹兜碗裏倒，誰知一大包飯倒下去，恰好一碗，一顆飯也沒有多餘，更不好意思，再從

竹碗裏分出來祇好雙手捧着遞給老道。老道接過來就用手抓着往口裏吃。一邊吃，一邊說道：「這七百家米，吃了是可以消災化難的！不過這裏面，有一大半太粗糙，吃下去，哽的喉嚨生痛！你下次討了這種粗糙米的時候，我教你一個好法子，可以使粗糙的，立刻都變成上等熟米。你這袋裏，不是有竹筒嗎？把討來的粗糙米，都放在竹筒裏，抓一把竹筷子，慢慢一下一下的舂，舂到一千下開外，簸去筒裏的糠屑，不都變成上等熟米了嗎？」柳遲聽了，暗想：師傅也是我們這圈子裏的老手；我難道真是討飯的人，拜了師，還學這些玩意！當下也不敢說甚麼，祇是點頭應是。老道大把的抓着吃，一會子就吃了個一乾二淨；柳遲忍着餓，立在旁邊。老道仍將竹兜碗，納入藥箱，立起來伸了個懶腰，雙手摸着大肚皮笑道：「這頓飯擾了你，算吃了個半飽！我就住在清虛觀，你下次煨了這們肥的雞子，再給我一個信，我不和你們小孩子講客氣！聖人說過的：有酒食，先生饌。你一有信給我，我就來叨擾，決不教你白跑！」柳遲道：「清虛觀在甚麼所在？弟子實不知道，得求師傅指示？」老道打量了柳遲兩眼笑道：「你既不知清虛觀的所在，便說給你聽，你也找尋不着。罷罷，你提了藥箱，跟我一道兒去罷！」柳遲歡喜得又爬在地下磕頭。先背好了自己的討米袋，一手挽着藥箱，跟定老道，走了二十多里路。

天色已漸漸向晚了，柳遲肚中實在飢餓不堪，兩腿又走得乏極了，忍不住問道：「師傅的清虛觀，在甚麼地方？此去還有多遠的路呢？」老道隨便點點頭，有聲沒氣的應道：「大概不遠了！你力乏了，走不動麼？就坐在這裏歇歇也使得！但是我肚中，又覺得有些犯飢了，那裏再有一隻那們好的煨雞，給我吃

一頓才好！」柳遲道：「這時天色不早了，人家的雞，都進了埕；如何弄到手呢？並且就有雞，一時也難煨熟；弟子袋裏的米，也沒有了；師傅既是肚中犯飢，請在這裏坐坐，弟子就去討一碗熱飯來；此刻正是人家晚飯時候，討來必是熱的。」老道又點了點頭道：「這便生受你了！我坐在這裏等着，好孩子就去罷，我肚中飢得難過了！」柳遲即將藥箱，放在老道身邊；背了討米袋，急急忙忙，望屋上有炊煙的人家走。虧得他年紀輕，人家瞧着他可憐，都肯給他飯；連討了三五家，集聚了一竹筒熱飯；恐怕冷了，師傅不好吃；拿幾個袋，將竹筒包裹起來；饒着自己的飢火中燒，饑涎欲滴，也不敢先吃一點！

跑回原處一看，那裏有個老道呢？柳遲心裏着急，口裏連聲呼着：師傅在那裏呼了幾聲，不見有人答應。再低頭一看，那紅漆藥箱，仍放在一塊石頭旁邊。心想：師傅剛才確是坐在這塊石頭上，這箱是我放下的，並不會移動；師傅若是走了，怎麼不把藥箱帶去哩？我又不知道清虛觀，在甚麼地方？這夜間教我去那裏尋找呢？莫不是師傅到僻靜地方，大解去了，恐怕我回頭，認作他走了，所以特留下藥箱，使我在這裏等候？不然，就是因我討飯去久了，他等得不耐煩，自去各村莊找我，仍是怕我回頭錯過，留下這箱子，免得我跑開！沒法，祇得坐在這裏等！柳遲想罷，便挨着藥箱坐下來。天色一陣黑暗，似一陣，看看已對面不見人了，還不聽得一些兒聲息。又不知道這塊叫甚麼地名，因平日不曾來過，並不知道是那一個縣境所屬。禁不住心中慌急，倒把肚中飢餓忘了；足等候了兩個時辰，沒有動靜，祇得把討來的飯吃了。提了藥箱，走到地勢略高的所在，向四面張望，看何處有燈光，即到何處投宿。四周都看了一遍，全沒一

點兒光亮，心想：今夜祇怕要在樹林中歇宿了！但是得揀一處青草深厚的所在，上面有樹枝蓋着，才不至受涼！遂帶走帶尋覓可歇宿的地方。

轉過一隻山嘴，忽見一盞很明亮的燈光，從樹林中透了出來，登時把一顆心放下了！隨向有燈光處走去，走到臨近一看，原來是一座很莊嚴的廟宇，廟門大開着，神殿上點着一盞大琉璃燈。柳遲立在門外，朝廟裏張看，神殿上不見一人，靜悄悄的，覺得有一股陰森之氣襲來，身上的毛髮，都不由得直豎起來！偶抬頭見大門牌樓上，懸着一方金字大匾，借着星月之光看去，分明是清虛觀三個大字。不覺失聲說道：「好了！清虛觀在這裏了！」膽氣立時壯起來，大踏步上了神殿。一個小道童，正伏在神案上面打盹，聽得腳聲響，拔地跳起身來，對柳遲大喝道：「那裏來的窮叫化，怎麼討吃討到我廟裏來了呢？還不快給我滾出去！幸虧我不曾睡着，你打算來偷這口銅磬麼？」柳遲也大喝一聲道：「胡說！誰教你這東西偷懶，坐在這裏打盹，大門也不關上呢？」小道童一眼看見了柳遲提的那藥箱，即轉了笑容，問道：「你是送藥箱來給我師傅的麼？我多久就坐在這裏等你，坐的撐支不住了，才伏在案上打盹。」柳遲也忙轉笑臉答道：「很對不住！勞師兄久等！不知師傅可曾吩咐了甚麼話？」小道童答道：「師傅祇吩咐等你一到，就帶去見他。」柳遲喜不自勝的，卸下背上的討米袋，雙手捧了藥箱，隨小道童引進一間潔淨無塵的房內，祇見老道盤膝坐在一張床上，垂眉合眼，像是睡着了。柳遲偷眼看老道的衣服，燦然奪目，那裏是白天看見的那件破道袍呢？床的兩邊，燒着兩枝臂兒粗的大蠟燭，床前放着一個蒲團。老道

身後的壁上，懸挂一把三尺來長的寶劍和一個朱漆葫蘆。柳遲不敢慢忽，雙膝跪下蒲團，將藥箱頂在頭上，說道：「弟子送藥箱來了！」老道兩眼一睜，即有兩道光芒射將出來，和閃電一樣。柳遲不禁嚇了一跳！不知老道是何許人？傳了柳遲甚麼本領？且待第二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作者欲寫許多奇俠，正如一部廿四史，竟有無從說起之概！乃不知費却幾許心思，善爲布置，始以柳遲一人作爲引子。開首先寫地點，說白菓樹，已使人驚奇。然後徐入正文，寫柳遲狀貌十分醜陋，而性質反極聰穎，其種種舉動，已是一篇奇人小傳。若隨便看去，必以爲作者有意描寫卑田院中動作，瑣瑣可厭。其實柳遲一片志誠向道之心，即聖賢豪傑，亦不過如是！觀其叩頭求教，敬謹侍奉之狀，與張良圮橋之進履，初無二致！作者曲曲寫來，傳神阿堵，佩服佩服！

諸位曉得大刀王五的名字麼？下面是他的一段豪俠事情：

大刀王五因爲要救護安維峻一個人，自己直走進安家，說道：自願親送先生出口，我這裏有五百兩銀票，留給先生家，作暫時的用度。說時，從懷中掏出一張銀票來，雙手遞給安維峻，安維峻愕然了半晌，幾疑是在夢中，接了銀票，呆呆的望着出神！此外還有他練武藝的一段，更可驚人。諸位要看到他的本領如何？請注意下回情形。上面的一段豪俠事情，曾載於不肖生著近代俠義英雄傳，此書在各省世界書局發行。

第二回 述往事雙清賣解 聽壁角柳遲受驚

柳遲吃了一驚，忙低頭不敢仰視。老道教道童將藥箱接過去，微笑點頭說道：「你今夜必已十分疲乏了！且去安歇了，明早再來見我。」說時，隨向小道童道：「你將來須他幫扶的時候不少。他此刻年紀比你輕，又係新拜在我門下，凡事你得提引着他。你要知道：我得收他做徒弟，是我的緣法；你得交他為師兄弟，也是你的緣法；他的夙根，深過你百倍；道心又誠，其成就不可限量！你須記取着我的言語！」小道童垂手靜聽。老道說畢，仍合上兩眼。

小道童引柳遲到外面，低聲問柳遲的姓名住址。柳遲一一說了，回問小道童的法號。小道童道：「師傳替我取的名字，叫雙清。」柳遲道：「師兄跟隨師傅幾年了？」雙清掐着指頭算了會道：「已是五年了。我本姓陳，乳名叫能官，山東曹州人。九歲的時候，被賣解的，拐到河南，逼着我練把式，苦練了三年。從河南經湖北，一路賣解到湖南，掙的錢，着實不少！這回在長沙教場坪，用繩牽了一個大圈子，預備盡量賣三日，便去湘潭。第一日，我把所有的技藝，全使了出來；看的人盈千累萬，沒一個不叫好；去進圈子的錢很多！這日我因使力太久了些，玩到將近收場的時候，失腳從軟索上掉了下來；但我仍是雙足着地，並不曾跌到；便是看的人，也沒一個看出我是失腳來。誰知拐我的那周保義，混名五殿閻王；見我第一日，就失腳掉下來，竟勃然大怒。當着衆人，沒說甚麼，祇向我瞪了一眼。我就知道不好！收場後，落到飯店

裏我見飯店門首有一個賣藥的道人，攤放許多紙包在地下，口裏高聲說道：「不論肺癆氣膨，年老隔食，以及一切疑難雜症，祇要百文錢，買一包藥，無不藥到病除，並可當面見效！」道人是這們一說，登時圍了一大堆的人，看熱鬧的看熱鬧，買藥的買藥。是我不該也鑽進人叢中去看！道人看見我，就問道：「你不是害了相思病麼？我這裏有藥可治！」那些看熱鬧和買藥的人，見道人和我說話，一個個都望着我，聽說我害相思病，大家哄起來笑。我正有些不好意思，不提防從後面一個耳光打來，打得我兩眼出火！我回頭一看，祇嚇得心膽俱裂！原來打我的，就是周保義！打過我一下耳光，一把抓住我的頂心髮，拖進飯店；當時也沒再打我。直到夜深，飯店裏的人，都睡着了；周保義關上房門，將我細起，毒打了一頓！他照例是半夜打我，不許我叫喊，祇要叫喊了一聲，就得打個半死，三五日不能起床！然而儘管我不能起床，次日天氣不好，或大風，或大雨，便罷，由我睡在床上，不過睡幾日，幾日沒飯給我吃。若是次日天氣晴明，那怕我動彈不得，也得逼着我，勉強掙扎，同去賣解；並且在外面，還不許露出挨了打不能動彈的樣子！我挨打挨的多了，便打死了，也不敢開口叫喊！這夜在飯店裏，毒打了一頓，虧得周保義，怕我第二日不能買解，沒打傷我的筋骨。次日仍到教坪場，昨日看的人，四處一傳說好看，這日來的更多了。我一上軟索，即瞧見昨日賣藥的道人，也在人叢中，睜眼望着我，我也不在意。才走到軟索中間，忽見眼前一亮，脚底下一軟，撲的跌下地來；那索成了兩段，和快刀截脫的一般。這一跤跌得我心頭冒火，彷彿覺得是那道人有意作弄我似的；不由周保義吩咐，趁着看客哄鬧的時候，跳起來，從兵器架上，搶了一把刀，拚

命的來追那道人。眼見那道人在前面走，祇是追趕不上，越追越氣忿，腳底下跑的越急。我在河南練跑，很練了有工夫，一氣追出城，跑了二十多里路，到一座山裏，道人立住脚，回頭笑道：「你的相思病，是得我醫治；你的罪也受够了！還不快把刀放下，跟着我來，更待何時？」我這時心裏，和做夢才醒相似，立時把刀丟了，就跟着到了這裏。那道人便是你我此刻的師傅！」雙清說到這裏，猛聽得簷邊一線風響，接着紅光一閃。柳遲驚得立起來，問：「怎麼？」雙清笑道：「你跟我去安歇罷。」旋說旋挽了柳遲的手，到西院中一間房裏。

柳遲看這房，沒甚陳設，僅有一張白木床。床上鋪着一條蘆蓆，一沒有蚊帳，二沒有被褥。房中連桌椅都沒有。一盞半明不滅的油燈，釘在壁上。雙清伸手將燈光剔亮了些兒，向柳遲說道：「老弟今夜且和我做一床睡了罷。看師傅明日怎樣吩咐，再替老弟安置床鋪。不過我這床，太不好睡，祇怕老弟睡不慣！」柳遲道：「我山行野宿了三年，爲的就是準備好睡這般的床！」雙清並不脫卸衣服，也學老道的模樣，盤膝坐在東邊。柳遲心裏總放不下那簾前風響和那一閃紅光，遂問雙清道：「剛才那神殿前簾的風響和那閃電般的紅光，畢竟是甚麼緣故呢？」雙清已合上了兩眼，聽了柳遲的話，即時張開眼，露出驚慌的樣子，停了一會，才說道：「老弟在這裏，凡是可以說給老弟聽的事，自然會說，不待老弟問。我不說的，便是不可問的事；老弟記取着！這地方不是當要的！老弟初來，也難怪不知道！還有一層，老弟得千萬留意：若是夜深聽了甚麼響動，切不可認作是偷兒來了，起來窺探；一有差錯，就禍事不小！」柳遲連

忙點頭應是，不敢再問。

一宿已過，次日早起，柳遲向老道請安。老道笑問道：「你討飯很能過度，爲甚麼定要拜我爲師？你心裏想學習些甚麼呢？」柳遲叩頭說道：「弟子的家貲，粗堪溫飽。祇因覺得人生有如朝露，消滅即在轉瞬之間；所以甚愛惜這有用的精神，不肯拿去學那些無關於身心性命的學術。思量人間果有仙佛聖賢，必不肯混跡富貴場中，拿着膏粱錦繡，來戕賊自己！壺公、黃石，都是化身老人，或者於野老之中，能見着至道。弟子因此凡與年老的人相遇，莫不秉誠體察，無奈物色經年，絕無所遇！又思量古來仙佛度人，多有不辭污穢，雜身乞丐中的，欲求至道，不是自己置身乞丐裏面，必仍是遇不着。所以竟忍心拋棄父母，終年在外行乞，雖飽受風霜苦痛，都祇當是分內；還沒想到有這們迅速的，就遇見了師傅！望師傅慈悲，超拔弟子，脫離苦海！」老道仰天大笑道：「難得難得！不過你的志願太大，夙根太深，譬如卞和的璞，交給一個不會雕琢的匠人，豈不可惜？我的道行，深愧淺薄，不能作你的師資！祇是你我相遇，總算有緣，不可教你空手而返！我於今且傳你靜坐吐納的方法。這是入道的門徑，不論是誰，都不能不經由這條道路！」柳遲欣然受教。老道將方法傳授完了，說道：「看你精進的力量如何？有了甚麼功夫，我自然知道按着層次教你！」柳遲心領神會了所傳方法，就在清虛觀，朝夕用功。

流光如駛，不覺已是半年。這夜，柳遲正獨自在房中靜坐。忽聽得屋瓦聲響，初聽還疑是貓兒，仔細聽去，覺得貓的脚步，若是在瓦上跑得這們快，便沒這們輕。柳遲的視覺和聽覺，本來都比尋常人靈捷；這

種又輕又快的腳聲，在尋常人耳裏，必一些兒聽不出。柳遲又正在靜坐的時候，所以能聽出是人的腳步來。再側耳聽去，那聲音直奔向自己師傅的院中去了。心裏偶然一動，便想探聽這腳聲的下落。悄悄走到老道人房外，見有燈光從窗格裏透將出來，裏面好像有許多人呼吸的聲音。

柳遲用一隻眼睛，從窗縫裏，向室中張看。祇見自己師傅，依然盤膝坐在床上。兩邊椅上，排列着坐十二個人，都是玄色衣服，青巾纏頭，背上斜插一把長劍，腰間懸着一個革囊，一般無二的裝束。若不是容貌有美惡，身體有高矮，祇怕連他們自己，也分不出誰是誰來！雙清也坐在末尾一把椅上，身上已不是小道童的衣服，雄赳赳的坐在那裏，全不是平日溫和的神氣。

祇見坐在第一把椅上，一個二十來歲，書生氣概的少年，立起身來說道：「貫曉鐘在南州，劫節婦李氏的養老銀六十兩，送與白衣庵淫尼青蓮，在長嶺殺死孤單客商，劫得散碎銀十七兩，逼奸行路婦人，幸得有人經過，未得成奸。弟子曾三次向他，背誦師傅的戒條，並細細的規勸他。他背了弟子，故態又作！弟子在通城，遇見紅姑，祇得把貫曉鐘的種種背叛戒條行爲，陳述了一遍。紅姑的意思，還似乎不大相信；弟子不敢再說。及到了臨湘，遇見宋滿兒，才知道貫曉鐘早已在紅姑跟前，說了弟子多少壞話，並把他自己幹的事，都推在弟子身上，還逼着要宋滿兒作證。宋滿兒不敢說是，也不敢說不是，所以紅姑聽了弟子的話，面子上很露出不以爲然的神氣。弟子原打算將貫曉鐘找來，同見師傅。因聽得宋滿兒說：他已奉了紅姑的命，去常德烏鴉山，見朱三師伯去了。弟子恐怕耽誤了會期，祇得趕回來，稟明師傅。

請師傅發落！」少年說完坐下。

老道點了點頭，將左手的拂塵，指着右邊第六把椅上，一個瘦削如柴的漢子，說道：「宋滿兒，你說，貫曉鐘的行爲，你所知道的，是不是和你大師兄楊天池剛才所說的相同？你和貫曉鐘，在甚麼所在遇見紅姑？紅姑曾怎生吩咐？」祇見第六把椅子上的漢子，驀地立起來，發聲如雷的應了一聲是。柳遲沒提防像這們小身體的人，會有這們宏大的聲音，相隔又很近，祇震得耳鼓亂鳴，倒吃了老大的一個驚嚇！接着聽得宋滿兒說道：「弟子奉命去北荆橋，探瘤子的舉動；半夜，伏在瘤子的臥房上，瓦櫺裏面，正聽得瘤子的聲音，和一個河南口音的男子說話，說的正是與師傅爭水陸碼頭的事。忽然有人捉住弟子的腿，將弟子倒提起來，幾起幾落，就到了一片青草場中。弟子因沒有準備，既已頭朝下，脚朝上，手脚都施展不來！及到了草場中，那人將弟子攆下；弟子一看，原來是貫曉鐘！弟子便責備他道：『這是甚麼所在？怎好是這們和我開玩笑？幸虧我已料着是自己人，若魯莽些兒，認你作賊黨，動起手來，豈不誤了大事？』貫曉鐘反笑嘻嘻的說道：『幸虧我把你捉跑。你既知道這裏，不是開玩笑的所在，却爲何敢公然伏在人家臥房上？我若來遲一步，祇怕你此刻，已被賊人的飛劍斬了呢！』弟子聽了這話，問他：『怎麼知道如何也到這裏來了？』他說：師傅差他去南州送信。回頭在路上遇見一個河南的珠寶商人，小小的包袱裏面，足有十萬銀子的珠寶；這一票買賣做着了，足够二三年的揮霍！因此就跟了下來。本打算夜間和那商人同落了店，方去動手的。誰知商人並不落店，逕投這裏來；我一打聽，才知道就是瘤子的家裏！」

思量這票買賣，十九難成；沒得打草驚蛇，使瘤子有了準備，反妨礙着爭碼頭的事。但是這珠寶客商，怎的會投宿在瘤子家裏？這事很有些可疑！倒不可不去探聽探聽，喜得我不曾冒昧動手！誰知這珠寶商人，就是瘤子的師叔，江湖上人人知道的楊贊廷，綽號叫做四海龍王的！我仗着紅姑姑給我的那張六丁六甲的符，到急難時，可以借過，便大胆進了瘤子的內室，伏在天花板裏面。才伏下，就聽得有人在瓦上響動，心裏疑是賊黨，到瘤子家裏來的，打屋上經過。再聽下去，見也是伏着不動，並且伏的地方，就在我上面；才知道必是自家人，來探聽瘤子的舉動的。聽得瘤子在下面，對楊贊廷說和師傅爭水陸碼頭的事，說不到幾句，屋上的瓦，被壓得裂了一片。那聲音傳下去，二人便突然截斷了話頭。接着聽得瘤子的聲音，很低微的笑道：『還是飛劍快，老叔用不着起身！』我一聽這話，知道不好，急忙借過出來，也來不及向你說話，祇好捉住你的脚就跑！你倒怪我不該和你開玩笑！』

宋滿兒說到這裏，老道點頭笑向坐第一把椅的楊天池說道：『貫曉鐘的品行，我早知其不端！我所以這們優容他，一則，因他父親貫行健和我係三十年至交，他祇得這一個兒子；二則，我門下三十六個徒弟，論本領，他遠不及你；若論機警精明，你們三十五人都不及他，便是紅姑那們賞識他，也是因他能做事，所以賞給他丁甲符。』楊天池忙立起身應是。老道掉過臉向宋滿兒道：『後來怎樣呢？』宋滿兒道：『弟子問他要上那裏去，他說信已送過了，橫豎離會期尚早，想順路去看看紅姑。他又說楊師兄可惡，倚着是大師兄，遇事干涉我，他也一般的欺孤虐寡，強奸女人，他的行為，我都知道！我看有楊贊廷在

這裏你一個人也不見得能探出甚麼舉動來。並且還怕失腳！剛才若非我見攔得早，怕不是白光一亮，噠的一聲，你宋滿兒的頭，就滾下瓦樞去了嗎？不如同我去看紅姑。或者紅姑會聽了瘤子甚麼消息，說給你聽，倒比你在這裏打聽的，還要實在些！當下弟子便依了他的話，從北荆橋動身往臨湘。才走到魚磯，遇見解清揚，說紅姑不在臨湘，現在喻洞歐陽靜明師伯的家中。弟子聽了，不願意跑。這們遠，貫曉鐘不依，非拉着弟子同去不可！弟子祇得和他一陣，到了喻洞，在歐陽師伯家住了一夜。貫曉鐘不服大師兄遇事干涉他，對紅姑說大師兄如何在通州劫寡婦王李氏的養老銀，如何與白衣庵的淫尼青蓮通奸，並一一將他自己幹的壞事，完全推在大師兄身上；要弟子證實他的話。弟子因實在不會聽說大師兄有這些違戒的事，也不知道這些事，是他自己幹的，不好怎麼說。紅姑却也沒問弟子。紅姑吩咐弟子道：「北荆橋用不着再去了！我此刻有要緊的事，須往通城。你替我去臨湘，傳個信給桂武夫婦，祇說我暫時不得回臨湘，教他夫婦在這一個月以內，不可走動，我有用着他們的時候，得隨時聽候調遣。」貫曉鐘想跟弟子同去臨湘，說長遠不見桂武夫婦了。紅姑道：「這時那有給你閑行的工夫！我這裏有封緊要的信，限你七日來回，送到烏鴉山，朱三師伯家裏。」貫曉鐘接了信，與弟子分手。弟子到臨湘的第二天，大師兄也到桂武家來了。」

柳遲躲在窗外，正偷聽得出了神，陡覺得一陣涼風過去，兩眼被紅光射映，彷彿房中失了火一般；正自驚異不過，即聽得房中齊聲說：紅姑來了！再看自己師傅，已下了床，兩旁坐着的十二個人，都垂手直

立起來一個遍身穿紅的女子站在房中間那女子的裝束非常奇怪自頂至踵火炭一般的通紅也不知是甚麼裁料製成的衣服紅的照得人眼睛發花！頭臉都蒙着紅的，僅露出兩眼和鼻子口來，滿身紅飄帶，長長短短，足有二三百條；衣袖裙邊，都拖在地下，看不見他的手足；賽過石榴花的臉上，兩點黑漆般的眼珠，就如兩顆明星，閃閃搖動；櫻桃般的嘴唇開處，微微露出碎玉般的牙齒來。柳遲正要聽這紅姑說些甚麼，誰知一開口，幾乎把柳遲的魂都嚇掉了！祇聽得紅姑說道：「你們這些人，那裏如此大意？難道竟不知道窗外有人偷聽嗎？」柳遲一聞這話，就想提腳跑回自己房裏。接着聽得自己師傅哈哈大笑道：「自家徒弟，有甚麼聽不得？」紅姑也笑着說道：「我若不知道是你自家徒弟，就肯饒了他麼？」師傅放高了聲音，向窗外呼道：「柳遲！到這裏來！」柳遲估料着不至受責罰，遂脫口應是；自己定了定神，緩步走了進去，先向紅姑行了禮，才向自己師傅叩頭，自承偷聽的罪。老道命柳遲坐在雙清下首，讓紅姑床上坐，自己坐在旁邊。

大家都就了坐，老道才向柳遲說道：「你列我門下，才得半年；道心雖堅，祇是日子太淺，還說不到應用的本領！我因你將來可望大成，不肯教你小就，所以傳你的道家正軌；一切用世的方術，都不給你知道，爲的是怕分了你的道心！不然，此時的會，正不妨教你參預！你還沒到窗下，我就知道你因聽得屋上瓦響，悄悄從西院跟來，我因想趁此教你認識你的這些師兄，所以聽憑你在外偷看。你這些師兄的面貌，此刻你都已識得了；還有二十三個，今晚都得齊集此處；等他們到齊了，我一一將姓名說給你聽；你

好生記取！不要忘了！」

柳遲剛起身應是，猛聽得半空中，笑聲大作。笑聲裏面，還夾着一個很蒼老的聲音說道：「勞老弟與紅姑娘久了！勿罪勿罪！」語聲才畢，秋風飄落葉似的，一連飄進二十五個人來。老道、紅姑和房中坐的人，都一齊起立。首先着地的，是一個儒衣儒冠，鬚髮皓然的老者；老者後面，跟着一個頭似雪、鬚如霜的老太婆。柳遲猜想這老太婆的年紀，必已在八十開外，然手中所拿的一條拐杖，是水磨純鋼的，杖頭一隻金色燦然的鳳，那鳳的身體，比茶杯還大，鳳尾聚起來，恰恰一手把握得下，彎彎曲曲的三尺多長，便成了一條拐杖；估計這拐杖的重量，至少也得五六十斤；那老太婆提在手中，和尋常的老人，拿着一條極輕巧的竹杖相似！老太婆的後面，也是一個白鬚鬚老頭，頂上光滑滑的，沒一根頭髮；兩條白眉毛，却向兩隻眼角邊垂下，足有二寸長，鬚鬚疏而短，兩眼笑迷迷的，活像是畫中的壽星！祇手中少了一條拐杖，却握着一串念珠。跟在這老頭兒後面的，便是些俊醜不等，肥瘦不一的漢子；年紀祇在二十以上，四十以下，也都與房中諸人一般的裝束。老道先向老太婆行禮說道：「勞嫂嫂遠途跋涉，心實不安！但是這回的事，確非借重嫂嫂不可！」老太婆不待老道說完，即答禮笑道：「自家人，何須如此客氣！」說罷，掉過臉向紅姑道：「你家離這裏近，畢竟比我快些。」紅姑一面點頭，一面笑對兩個老頭兒道：「兩位一個是南極星，一個是北極星，倒怎的做一道兒來了呢？」後面像壽星的老頭兒笑道：「南極星和北極星，本來常是在一塊兒的，你沒見過百壽圖嗎？」老道也笑着說道：「話雖如此說，祇是兩位不前

不後的同到，是在途中偶然相遇的嗎？」老太婆就床上坐下來說道：「那有這們湊巧，能在途中相遇！我們會合在一處的緣故，說起來話長呢！祇好慢慢兒說罷！」老道讓兩個老頭兒坐下，立在兩旁的十二個漢子，齊上前請安。柳遲心想自己的身體小，若混在裏面上去，必沒人瞧見，便立着等候十二人退下來了，才上前向三人叩拜。三人齊問：這小子是那裏來的？不知柳遲怎生說法？三人畢竟是誰？且待第三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上回既以柳遲引出老道，此回遂在老道身上發舒奇文。若雙清、楊天池、宋滿兒、賈大元，以及紅姑、朱鎮岳夫婦、歐陽淨明等等，隨手寫來，陸離光怪，已使讀者應接不暇！更兼在宋滿兒口中，說出貫曉鐘、甘瘤子、楊贊廷，在柳遲目中，先看見十二人，再見紅姑，再見二十五人，或已知其姓名，或不知為誰，何看他栗六叙出，虛虛實實，各自有緻！

吾嘗觀夫雲矣：初自山巔噴出，連綿如絮，縷縷不絕；及其上達霄漢，倏成蒼狗，舒卷自如，瞬息萬變；於以嘆觀止矣！今讀奇俠傳此回，自柳遲房中靜坐，忽聽得屋瓦聲響，至一連飄進二十五個人來，止一段文字，倏而寫師傅房中排列坐着十二人，倏而寫紅姑從天外飛來，已是奇文突出；中復夾敘楊天池、宋滿兒一席話，更覺恂恂迷離，使人如墮五里霧中！作者紆徐寫來，亦有白雲蒼狗，舒卷自如之概！非有絕大才力，何能至此？

雙清賈解，備受周保護種種凌虐；作者不憚煩瑣，細細描寫，亦欲使人知江湖黑暗，慘無人道也！曩

閱某說部有賣解者，拐一稚子，使居甕中，照常給予飲食；十餘年後，將甕擊破，則此人頭大逾甕，而身不滿二尺；遂以大頭人炫人觀看，藉斂錢帛；又有拐二稚子，各削其背部皮肉，共捆一處，使二人血脈相合；及其既愈，儼然雙連人矣！凡此種種，尤屬慘無人道！嗟乎！孰無子女，提攜捧負，而忍令匪徒若是蹂躪耶？負有司之責者，亟宜設法禁阻也！

柳遲說：弟子家貧，粗堪溫飽，祇因人生有如朝露云云，即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之意。是懶惰求學者之當頭棒喝！夫柳遲一稚子耳，而竟悟此義，奈何世人之不惜以有用精神，去學無關於身心的學術者，竟懵然不悟耶！

此回爲全書一大關鍵。後文許多事實，即借楊天池、宋滿兒口中略略點明；有草蛇灰線之妙！

話說大刀王五最會用腿，鴛鴦拐，連環鎖子腳，都練得十分到家。他把砂袋懸齊膝蓋，猛可的一拋膝打去，又能不偏不倚的，仍將砂袋從頭頂上打翻到原處；有時打得興發，兩腳接連把三百斤砂袋當雞毛燕子一般拋打。王五的武藝本領，真是驚人；後來因爲聲名太大的緣故，忽然來了一位山西姓董的同他較量武藝，不知結果勝負誰屬？會詳載於世界書局發行之近代俠義英雄傳。現在下回有一段王五與姓董的較量情形。

第三回 紅東瓜教孝發莊言 金羅漢養鷹充衛士

柳遲獨自上前，向三人磕頭行禮。三人都像很注意的樣子，指着柳遲問老道：「這小子是那來的？」老道笑嘻嘻的答道：「這是我末尾的小徒。」隨着略述了一遍柳遲的來歷。首先進房的那白鬍鬚老頭，端詳了柳遲兩眼，點頭笑道：「這個小孩的骨格氣宇，都好到十分，向道的心，又能堅誠如此！將來的成就，怕不在你我之上嗎？」旋說旋掉過臉向拿鳳頭杖的老太太笑道：「清虛門下，真可謂英才濟濟，於今恰應了三十六天罡的數了！」老太太點頭答道：「這個小孩的根基極厚，三十五人之中，沒一個能趕的他上！不過我嫌他學道太早，血氣未定，深思太過，將來於他自己的身體，不無妨礙！」老道忙接着答道：「我本也是如此着想。因恐他年紀太輕，見道不篤，操守不堅，若再和那些無知乞丐，混上三年五載，身體上受的苦痛過多，又一無所獲，漸漸的改變了初心，那時方去糾正他，就來不及了！」那容貌像壽星的老頭，坐在旁邊，祇是嘻嘻的笑，一聲不做。紅姑笑向那老頭，叫了一聲紅東瓜道：「你祇是這們笑，又不說出甚麼來，畢竟搗甚麼鬼呢？」那老頭伸手摸摸自己的腦袋，打了一個哈哈道：「我本像煞一個紅東瓜，我看你倒像煞一隻落湯蝦子呢！」說得各人都大笑起來了。祇有三十五個徒弟和柳遲，不敢笑出聲來，也都低着頭，掩着嘴。紅姑被笑得不好意思，兩臉越顯緋紅了。

老道忙止了笑，指着首先進房的白鬍鬚老頭，向柳遲說道：「這位是常德烏鴉山的朱三師伯，名喚

鎮岳，是雪門祖師爺大弟子。劍術在南七省，首屈一指，無人及得！你雖在我門下，但凡事能求得他老人家指教，必能得着很多的好處！」柳遲忙應了聲，是從新向朱鎮岳叩頭。朱鎮岳抬起身來，笑道：「我怎能及得你師父的本領？不過我是一個最歡喜獎掖後進的人，方才聽你師父述你的來歷，我心裏就高興的了不得！我們當劍客的，最難得就是可傳衣鉢的弟子；十個得道的劍客當中，不過兩三個有緣的，能有人接受衣鉢，其餘七八個，雖一般的收有徒弟，甚至徒弟多到百數十人，究其實，一個也不能望他大成！所以我們這一道，一代衰微似一代！我瞧你的氣宇，十年之內，必能使清虛門下，大放光明，祇怕我的年紀已老，沒緣法，看不見你成功得名的盛事！」柳遲不知應如何回答，惟有拜謝。老道又指着那個拿鳳頭拐杖的老太太，向柳遲說道：「這位是朱師伯母，和朱三師伯，本是同門，因惡相打，變成好相識。此事在四十年前，江湖上傳為美談！你生的太晚，此時和你說，也不懂得！總之，朱師伯母的本領，恰是你朱三師伯的對手，你也是得殷勤求教的！」柳遲聽了這些話，也真莫明其妙，祇得恭恭敬敬的，向朱老太太叩頭。朱老太太對柳遲道：「你師父原是當叫化子出身，他的資格却比你老，在四十年前，已是一個有名氣的叫化子了！」柳遲不敢答應。紅姑笑着搖手說道：「罷了罷了！時間已不早了！還得商量正事！這位是喻洞的歐陽淨明師伯，我給你這小子引見了罷。他方才望着你，祇是笑着不做聲，你倒得問他是個甚麼道理？」柳遲也一般的叩了頭。

歐陽淨明也抬了抬身問道：「柳大成是你甚麼人？」柳遲見他忽然提出自己父親的姓名來，心裏

不由得一驚口裏忙答應是家父歐陽淨明點頭又問道：「你有多少兄弟多少姊妹？」柳遲應道：「就祇小姪一人，並無兄弟姊妹！」又問道：「你離家幾年了？」答道：「三年了。」又問道：「你父母知道你在這裏麼？」答道：「小姪心戀道術，三年不曾歸家，家父母不知小姪在此。」紅姑在旁聽了，顯出不耐煩的樣子，反問歐陽淨明道：「你盤問他這些玩意幹甚麼學道的人，從來都是拋妻撇子，在外數十年不歸，他這三年不歸家，也算不了甚麼稀罕的事！」歐陽淨明正色答道：「祇聽說學道的人，有拋妻撇子的，不曾聽說有拋父撇母的！父母都可以拋撇，這道便學成了，又有何用處？並且世間決也沒有教人不孝的道術！我再問你：你父母不知道你在這裏，你可知道父母在那裏麼？」柳遲被歐陽淨明這幾句話，嚇得汗流浹背，心中愧悔的了不得！忽聽得問自己知道父母在那裏的話，更茫然不知應如何回答！心裏又恐慌自己父母，出了甚麼變故。歐陽淨明見柳遲躊躇不答，又接着問道：「你祇知道心戀道術，不知你的父母想念你的苦麼？」柳遲才答道：「小姪的家，祖居在隱居山底下，將近二百年，不曾遷徙舍間的家貲，又粗足溫飽，家父母的年齡，尚不算高，精神並未衰老，小姪不孝，實以為家父母此刻仍是安居舊處，所以能安心在此，追隨師父學道。師父既是這般見問，必是家父母，此刻已離了故里，但不知現在那裏？是如何的情狀？還要求師父明白指示！小姪好晝夜趕去，慰家父母的懸望！」衆人聽了柳遲的話，都屏聲絕息，望着歐陽淨明，老道更是注意。

歐陽淨明從從容容的，向老道說道：「我前月在南嶽進香，回頭在路上，遇見夫婦兩個，也是朝山回

頭那婦人旋走旋哭，男子安慰一會，自己也飲泣一會。我同走了一日，猜不透這兩夫婦，爲甚麼這們傷感？夜間同宿在一家火鋪裏，見那婦人實在哭得可憐！我忍不住，便向那男子問是甚麼緣故。那男子說道：「我是長沙東鄉隱居山底下的人，姓柳名大成。夫婦兩個，中年後才得一子，取名柳遲。祇因鍾愛過甚，懈怠了管束，在三年前，跟着一羣叫化子跑了！至今渺無音信，也不知是生是死。我夫婦老年無靠，而柳家的宗嗣，也要從此斬斷了！我夫婦沒法，祇得來求南嶽聖帝：我兒子死了，祇怪我夫婦命該乏嗣！若是還不會死，就得求菩薩顯靈，使我兒子轉回家來！」我當時問明了柳遲的身材、容貌，本想幫着他夫婦到處物色。奈歸到家中，接二連三的事，把我羈絆住了，並沒想到柳遲就在你這裏！」柳遲聽了歐陽淨明的話，已掩面痛哭起來。老道止住他說道：「用不着哭泣！你就此歸家去罷！你學道的年齡，本也太早！我此時便派你大師兄楊天池，送你歸家。不過你在家中，不要荒廢了吐納的工夫。你工夫到甚麼時候，我自然到你家來指點你，毋庸你來找我！」柳遲又是歡喜，又是依依不捨，祇得拜辭了一千人。向楊天池作揖說道：「勞大師兄的步，心實不安！不知大師兄認識寒舍麼？」楊天池笑道：「我昨日便道過隱居山，還在那白菓樹底下，尋了兩株草藥呢！老弟府上，雖不會去過，大概沒有尋覓不着的！」柳遲這夜，就由楊天池送歸家中。柳大成夫婦見了，真是如獲至寶！

從此柳遲便在家中，專心一志的學習吐納的工夫。毫不間斷的，用了兩年苦功，也不見師父前來指點。心想再去清虛觀，求高深的道術，無奈四處打聽，終探不出清虛觀在甚麼地方！初次去清虛觀的時

候，所經由的路，彷彿佛的，記認不清；楊天池送他回家，因在深夜，又被楊天池提着臂膊，御風一般的飛跑，更不知道走了些甚麼地方！既是探問不出，也就罷了！

一日，柳遲的姑母生日，柳大成夫婦教柳遲去拜壽。柳遲的姑母家，在湘陰白鶴洞。從柳遲家到白鶴洞，有四十來里路，中間隔着一座大山，名叫黑茅峯。那黑茅峯雖不及隱居山那般寬廣，然峻削遠在隱居山之上。隱居山上有廟宇，有種山的人家，山中不斷的有人行走，那黑茅峯不然，和筆管兒相似的一峯直立，半山中略有些樹木，離平地二三里以上，全是頑石疊成，石上長着兩三寸深的黑苔，光滑無比；不是晴朗天氣，那山峯總是雲遮霧隱，看不出峯頭是甚麼模樣；莫說人不能上去，便是鳥雀，也不容易飛上那峯頭！從柳遲家去白鶴洞，若沒有這黑茅峯擋路，直徑走過去，祇有十四五里遠近，因為得從黑茅峯底下，繞一個大彎子，所以有四十來里。

柳遲這日，奉了他父母的命，在家中吃過早飯，即提了送壽的禮物，獨自向白鶴洞走。走到黑茅峯底下，心想若從峯頭翻過去，豈不省却了一大半的道路？他因做了兩年多的吐納工夫，又是個大有夙根的人，不知不覺的，已是身輕如燕。在旁人看了那黑茅峯，覺得比登天還難；而在柳遲此時的眼中看了，竟和走平坦大路無異，絕不費力的上了山峯，祇見一塊大石頭，尖角朝天，豎起來有三丈多高，五丈多闊，立在峯頭上，和一座屏風相似；石下立着兩隻大鷹，都把翅膀亮開來，在那塊大石上磨擦；一邊翅膀，星有五尺多長，見柳遲上來，並不畏懼，仍不住的磨擦。柳遲覺得很稀奇，就立住腳看，鷹翅膀磨擦的地

方那們轟轟的麻石，都被磨得光可鑒人，兩鷹越磨越快，祇聽得喳喳聲響，磨了好一會，兩鷹同時並舉，猛然衝天飛去，柳遲倒吃了一嚇，忙抬頭看飛向甚麼地方去了。原來並不會飛開，祇在半空中，打了兩個盤旋，忽將雙翼一斂，身體收縮得緊緊的，頭朝下，尾朝上，比流星還快，向山頭直射下來，才一着地，兩翅一展，又到了半空。柳遲的眼快，已看見兩鷹的四隻鐵鈎一般的爪內，抓了四塊斗大的石頭，抓至半空，用嘴在石上連啄幾下，喙聲鏘然，如石匠用鋼鑽打石，那石頭禁不起幾啄，石屑紛紛向山頭落下。柳遲見了，覺得是曠古未有的奇觀！心想：若不是我冒險登這山峯，怎能見得着這般奇事？心裏一面這們想，兩眼仍睜睜的望着兩隻鷹，一翻一覆的，各張開兩片翅膀對搏。

兩鷹正搏的得勁，柳遲也正看得出神，猛聽得大石風屏背後，劃然長嘯一聲，兩鷹頓時斂翼而下，並立在大石的尖角上。柳遲聽得那長嘯的聲音，不覺驚疑道：「這黑茅峯，不是終古沒有人跡的山峯嗎？怎麼我才上來，竟有人在我之前上來了呢？」正打算跳上石尖去看，猛抬頭，祇見一個白髮飄蕭的老叟，巍然立在石尖上面，支開兩條臂膊，兩鷹一邊一隻，分立在兩條臂膊上，爭着向老叟顯出親暱的樣子。柳遲一見老叟那種岸然道貌，不由得心坎中發出極欽敬的意思來，就在石屏風下，放下一籃送壽的禮物，朝着老叟跪下說道：「弟子柳遲，向道心切，千萬求老師父，傳弟子的道。」說罷，搗蒜一般的叩頭。老叟見了，發聲一笑，響徹雲霄，柳遲的耳鼓，都被那笑聲震得嗚嗚的叫。老叟笑畢，問道：「你這小孩，跪在這裏幹甚麼？」柳遲重申前說道：「求老師父，傳弟子的道！」老叟道：「這山中那裏有稻？你要求

稻得向田中去！柳遲道：「弟子要求的，是道德之道，不是稻粱之稻！老師父千萬可憐弟子，幾年苦心，得不着道的門徑！」老叟點頭笑道：「原來你這小小的孩子，也知學道！祇是道有千端，你想學的，是甚麼道？」柳遲道：「弟子未曾入門，但知要學道，不知要學甚麼道！聽憑師父指教，弟子都願學！」老叟道：「可以，我傳你的道。不過你得拜師！」柳遲喜道：「自應拜師！弟子就在此叩拜了！」說時，又叩頭下去。老叟連揚手止住道：「拜師不是這般拜法！」柳遲忙停住，問道：「應當怎生拜法，仍得求師父指教？」老叟道：「你拜著須記着數，應叩三百個頭，叩完了，我才收你作徒弟，傳你的道！」柳遲應道：「遵師父的命！」就一個一個的叩下去，心裏記着數，叩了大半日，已叩到二百九十八個頭了。心想：祇有兩個頭，隨便叩兩下就完了！柳遲心裏才是這們一想，老叟又連連揚手說道：「不行，不行！像你這們不誠心的叩頭，祇可去拜那泥塑木雕的菩薩，拜我是不能作數的！你要學道，得從新拜過！」柳遲伏在地下，惶恐說道：「弟子該死！求師父恕罪，從新誠心拜過！」老叟點頭道：「你拜罷！」柳遲這回就打點一片至誠心，一二三四五的數着叩拜，拜到二百九十八個，老叟忽然生氣說道：「罷了，罷了！你那裏是在這裏拜師，簡直是和我開玩笑！非再從新拜過，你這個徒弟，我不能收！」柳遲心想：不錯！我剛才因一顆石子，墊得膝蓋有些兒痛，身體略側了些兒，所以師父怪我不誠意！此後便痛得要斷氣了，我也不願，祇一心一意的叩拜。如是又叩了二百個頭。

正待繼續叩下去，老叟已將身體一起，跳下地來：彎腰將柳遲拉起說道：「用不着再拜了！我不曾見

有向道心堅誠像你的！你回去罷，我收你做徒弟便了！」柳遲道：「弟子得跟着師父走，不願回家！」老叟道：「還不會到傳道的時候，你跟着我也無用處！」柳遲不依道：「弟子無論如何，得跟着師父走！」老叟道：「你一定要跟我走也使得，祇是得事事聽我的話！」柳遲歡喜答道：「自然事事聽師父的命令！」老叟笑道：「那麼，你就在前面走罷，我走你後面。」柳遲心想：那有師父在後面走，弟子反在前面走的道理？並且我腦後不會長着眼睛，師父若丟下我，獨自跑了，教我去那裏尋找呢？便向老叟說道：「還是請師父在前面走，弟子在後面跟着。」老叟不樂道：「你方才不是說了，事事聽我的話嗎？怎麼就不聽我的話了呢？」柳遲沒得話說，祇得問道：「師父教弟子往那方走咧？」老叟用手指着白鶴洞那邊道：「向這條路上走去。」

柳遲祇好仍將送壽的禮物提起來，走過了石屏風，回頭一望，師父已不見了！連忙轉身跳上石尖，四處一望，全不見一些蹤影！思量：師父是道德之士，決不至無緣無故的，哄騙我這年幼的小孩！我記得朱師伯母見我的時候，曾道嫌我年紀太輕，學道過早，將來於我自己的身體，不無妨礙！方才師父也是說還不會到傳道的時候，必是和朱師伯母，同一般意思。我問師父向那方走，師父指着白鶴洞，這分明是教我祇管去姑母家拜壽。橫豎師父已走，我也追尋不着，不如且去姑母家拜了壽，仍歸家做我的吐納工夫。師父是得了道的人，沒有不知道我在家舉動的；到了可傳授我道術的時節，料想師父自然會找到我家來。柳遲主意打定，即轉身下了黑茅峯，不須一會，便到了白鶴洞；在他姑母家，吃了壽酒，午後辭

別姑母回家。

次日早起，還坐在床上做工夫，不會出房，即聽得自己家裏雇的長工，在大門口，高聲說道：「化緣那得這們早，等歇再來罷！我的東家，這時還睡着不會起來，我是在這裏做長工的，比你更窮，那有錢米化給你？」柳遲心中偶然一動，暗想從來少有來我家化緣的，就是化緣，也沒有這般早的道理！我何不去看看？或者是師父找我來了，也未可知！柳遲跳下床，跑到大門口一看，並非昨日拜的師父，却是清虛觀的老道，長工正用手將老道向門外推，老道祇是笑嘻嘻的，立着不動，長工用盡了平生氣力，直是螻蛄撼石柱，那裏動得老道分毫呢？柳遲一見，連忙將長工喝住，緊走幾步，上前叩頭說道：「弟子該死！不知是師父的大駕到了，跪接來遲！長工敢向師父無狀，更增加弟子的罪戾，求師父懲處！」老道伸手將柳遲拉起，兩眼在柳遲臉上看了又看，忽然哎呀一聲道：「你在甚麼地方，另拜過師了呢？很好，很好！這是你的緣分，我並不怪你！」柳遲聽了這話，如聞青天霹靂，心裏着驚，面上便露出慚愧的樣子，偷眼看老道的神氣，像是很失意的，祇得重複跪下，說道：「弟子四處探問清虛觀，想去跟師父請安，並求師父傳授弟子的道術，無奈找尋不着，祇好在家，遵師父的示，做吐納工夫，二年來並未間斷。昨日因家父母命，弟子去白鶴洞，與家姑母拜壽，在黑茅峯，遇見一個調鷹的老叟，弟子一時差了念頭，以為黑茅峯素無人跡，那老叟白髮飄蕭，年齡自是不小，那們峻削的山峯，豈是尋常年老的人所能上去，並且那們大的兩隻鷹，不是有修行的人，也不能調養，因此又觸動了弟子學道之念，即時跪下來，向老叟求道，老叟

命弟子拜了八百拜，已承諾收受弟子了。但是不教弟子同走，一轉眼間，老叟就不見了！弟子此時尙是懷疑，不知老叟是何如人？住在甚麼所在？這是弟子昨日拜師的實情，確意出於一時的向道心急，並非敢背了師父，又去拜他人爲師！老道又將柳遲拉起，哈哈大笑道：「既是調鷹的老叟，更不是外人！我不但不怪你，並且替你歡喜，不是你的緣法好，也遇不着他！」

柳遲正要問是甚麼道理，老叟畢竟是甚麼人？柳大成在裏面，聽得大門口有人說話，也走出來探看。見兒子和一個老道人說話，即走了過來。老道好像認識是柳遲的父親似的，向柳大成稽首說道：「貧道和公子有緣，今日便道經過寶莊，特地前來望望！驚擾了施主，甚是不安！」柳遲連忙對自己父親說明：老道就是二年前拜的師父。柳大成見是兒子的師父，又見老道風神蕭洒，不是尋常道士的模樣，忙答禮讓進客廳，陪坐着說了些申謝的話。即起身進裏面，教人預備齋飯去了。

柳遲向老道問道：「師父說那調鷹老叟，不是外人，師父認識他麼？」老道點頭笑道：「豈僅認識，且是我的前輩。他老人家的外號，江湖上都稱金羅漢，姓呂，諱宣良。江湖上人人知道金羅漢呂宣良，却沒人知道他老人家的年齡籍貫，更沒人知道他的歷史。你前年在清虛觀見着的歐陽淨明，今年八十八歲了；十六歲上，就拜金羅漢爲師學道。那時金羅漢，就是於今這般模樣，從學了幾十年，不曾見過他老人家有一個確定不移的住處，終年是山行野宿，到那裏便是那裏，也不會見他和旁人同走過，隨便甚麼時候，總是獨來獨往。並且不但沒人知道他的年齡，便是那兩隻鷹，也不知有多大歲數了；他在山中

行走，遇有虎豹，或旁的兇惡鳥獸，兩隻鷹沒有降服不了的！那怕二三百斤的猛虎，那鷹能張爪抓住虎的頭皮，提到半空中，揀亂石堆上攢下來，把猛虎跌得筋斷骨折！不知在金羅漢手中，調養了多久？金羅漢說話，兩應能完全懂得。金羅漢游遍天下名山野宿的時候，兩隻鷹輪流守衛，毒蛇、猛獸不能相近！他可算得我們劍客中的第一個奇人！你能得着這們一師父，我如何不歡喜呢？」柳遲聽出了神，至此才問道：「他老人家既沒一定的住處，又不肯和旁人同走，則歐陽師伯如何能相從學道，至二十年之久呢？」老道搖頭笑道：「那却沒有甚麼稀罕！我等同道中，從師幾十年，不知道師父真姓名的尚多；住處是更不待說了！古禮本是祇聞來學，不聞往教，惟我們劍客收徒弟，多有是往教的。」柳遲又問道：「師父既說呂祖師是劍客中的第一個奇人，道術也能算得是劍客中的第一個麼？」不知老道如何回答？柳遲畢竟從何人學道？看第四回自有分解。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上半回承接上文，下半回另起波瀾。呂宣良亦為全書重要人物，武術為諸俠之冠；作者欲寫諸俠小傳，各有專長，弗使雷同，已須幾副筆墨，而於此領袖羣英之人，遂難着筆，因在二鷹身上加以描寫，更在笑話人口中略略渲染，金羅漢之技藝，已覺有聲有色！此即畫家烘雲托月法也。

紅冬瓜教孝一段，為近世非孝末俗，痛下針砭，世間決沒有教人不孝的道術云云，作者慨乎言之，發人深省！

柳遲虛心學道，能隨處留意，訪覓良師，已屬難得！且耐心極好，叩三百個頭，已至二百九十八個矣；老叟忽而揚手止住，說不作數，須重新拜過，是猶可忍也！至再至二百九十八個，忽又曰：不作數！此真所謂有意挑剔矣！浮躁者必且勃然而怒，決然舍去，安肯再作第三次之叩拜哉？惟柳遲則不以爲忤，依然續拜。語曰：精誠所至，金石爲開！柳遲有如是強毅之精神，宜其他日學藝冠儕輩也！

笑道人述金羅漢行狀，彷彿封神傳中人物，余初疑爲誕，叩之向君。向君言：此書取材，大率湘湖事實，非盡嚮壁虛構者也！然則茫茫天壤，何奇弗有？管蠡之見，安能謬測天下恢奇士哉！

「上略」在當時王五見姓董的放了一個右手來，左手仍反操着，並不使出甚麼架式，就直挺挺的站着，說一聲我來了，即劈胸一拳，向王五打去，王五見他打來的，不成拳法，祇略略讓開些兒，右腿早起，對準姓董的左肋踢去，以爲這一脚，縱不能把姓董的踢進被窩，也得遠遠的踢倒一交；誰知姓董的身體，電也似的快捷，看不見他躲閃，已一閃到了王五身後，右手祇在王五的後臀上一托，王五一脚踢去的力太大，上身在勢不能不向後略仰，後臀上被姓董的一托，左脚便站立不穩，姓董的順勢一起手，王五就身不由己的仰面朝天，跌進了被窩裏面。我們試一閱近代俠義英雄傳裏面，寫王五與姓董的交手，用兵刃者兩次，比拳脚者兩次，上面所述的一節，不過這書裏面的一鱗半爪罷了。

第四回 董祿堂喻洞比劍 金羅漢柳宅傳經

話說老道聽了柳遲的話，正色說道：「道術自有高下，但不能由同道的口中分別。况分屬前輩，豈可任情評隲？並且他老人家的本領，莫說同道的，無從測其高深，便是歐陽淨明，相從他老人家二十年，也不能知道詳細。據歐陽淨明說：從來不曾見他老人家親自和人動過手。山西董祿堂，是崆峒派的名宿，橫行河南北，將近六十年，沒逢過對手。聞得金羅漢的名，探訪了半年，走遍了兩湖兩粵四省，在喻洞歐陽淨明家中，與金羅漢相遇，對談了一夜，見金羅漢所談，沒一句驚人的話，有些瞧不起金羅漢，定要與金羅漢比試比試。金羅漢不肯，董祿堂更疑金羅漢胆怯，接二連三的催着要放對。金羅漢祇是笑着搖頭。董祿堂自以為占了上風，說話帶着譏諷。那時歐陽淨明的本領，已不在一般劍客之下；聽了董祿堂譏諷的話，忍不住要動手和董祿堂較量一番。金羅漢連忙止住，望着董祿堂笑道：『老弟跋涉數千里，曠時廢事的前來找我，為的在要和我見個高低。我待不和老弟比罷，很辜負了老弟一片盛情；但是若真個和老弟動起手來，天下的英雄，必要笑我欺負後輩。這事實在使我處於兩難的地位！依我的愚見，還是以不動手傷和氣的為好！』董祿堂那時的年紀，已是八十六歲了；如何肯服金羅漢叫他老弟，稱他做後輩呢？登時怒不可遏，兩顆金丸脫手飛出，即發出兩團盤籃大小的金光，一上一下的，如流星一般，直向金羅漢刺去。這是崆峒派練形的劍術，與我們練氣的不同。金羅漢被包圍在金光裏面，神色自

著的，從容笑向董祿堂道：「老弟活到這般歲數，成功得名，都不容易，便有天大本領，也犯不着和我這人無忤，於物無爭的老頭子較量！我曾受過了多年磨折，火性全無，無論老弟對我如何舉動，我都不放在心上；祇是我這兩個小徒，野性未除，若是弄發了他的脾氣，或者對老弟不起的時候，老弟又何苦自尋煩惱咧？」董祿堂聽了這些話，心想金羅漢就祇這一個小徒弟，立在旁邊，乳臭尙不曾除掉，料想沒有甚麼了不得的道術，並且董祿堂連金羅漢都不放在心眼中，那裏還懼怯金羅漢的徒弟呢？也不答話，將兩手的食指，對兩顆金丸幾繞，兩顆金丸便疾如電，響如雷，直起直落的，對準金羅漢咽喉、胸脯，射將過去。金羅漢此時不言不動，金丸射近身，如被甚麼軟東西格住了一般，又直退了回來，一連好幾次，都沒射進去。董祿堂這時，才知道不是對手，正想收回金丸逃走，祇見金羅漢陡然大喝一聲，兩邊肩頭上的兩隻大鷹，聽了金羅漢這一喝，同時並起，真個比箭還快，一鷹用兩爪，抓住兩顆金丸；一鷹直奔董祿堂，不容有招架的工夫，已將董祿堂的左眼啄瞎！虧得金羅漢第二聲吆喝得快，那鷹才不敢再啄了，腳了董祿堂的那隻眼珠，飛回吐在金羅漢手中，這鷹抓住的兩顆金丸，也交給金羅漢。董祿堂血流滿面，仍想逃走。金羅漢挽住，說道：「老弟丟了雙劍，不妨再練，但丟了這隻眼珠，是無法彌補的！我替老弟治好罷！」董祿堂慚愧的了不得，祇因想金羅漢替他治眼，勉強在歐陽淨明家中住了兩日。那眼居然被金羅漢治好，一些兒不曾損害光明。惟有歐陽淨明的眉毛、頭髮，在董祿堂用食指，繞得金丸亂射的時候，被削去了許多，當時並未覺着，次日照鏡子才知道。歐陽淨明心想，幸虧金羅漢止住了自

己，不曾和董祿堂放對，自己實在不是董祿堂的對手！不必問金羅漢的道術高下，即此一事，已可概見其餘了！」

柳遲聽得出了神，至此已歡喜得搔耳爬腮的問道：「他老人家，本來有多少徒弟呢？」老道搖頭道：「那有多少徒弟！除歐陽淨明外，就祇一個河南人，姓劉名鴻采。聽說劉鴻采的品行，不大端方，學了金羅漢的道術，不肯向正途上走。這話我是聽得歐陽淨明說的，究竟如何，我不知道。據歐陽淨明說：金羅漢很不易容的，肯收人做徒弟，你的緣分，真是了不得！所以我很替你歡喜！」說話時，柳大成已備好了齋供出來，請老道飲食。老道也不謙讓，就上面坐了。柳大成父子，相陪坐着。

才動手飲食，沒一會，天井裏的一株合抱不交的大梧桐樹，忽然飄下幾片葉子來。老道斂容說道：「呂老師來了！」說罷，離開座位，拱手而立。梧桐葉落下來，柳遲原沒留意。見老道如此，柳遲眼快，已看見金羅漢的那兩隻大鷹，立在梧桐枝上，却不見金羅漢進來。才打算問老道是何緣故。即聽得外面一聲哈哈大笑，接着便見呂宣良大踏步進來。遠遠的望着老道，笑道：「我已料定你在這裏！」老道緊走了幾步，上前行禮。呂宣良一把將老道挽起，說道：「對不起你，奪了你的徒弟！」柳遲也上前叩頭。老道鞠躬答道：「這是小孩子有福，得你老人家玉成他！」柳大成也知道這老頭，不是尋常人物，忙走過來作揖。呂宣良拱手答禮，笑道：「老朽很歡喜令郎，願意收他做個徒弟。今日特地前來，和先生說明一聲。」柳大成唯唯應是。老道讓呂宣良上坐。呂宣良也不客氣，就上面坐了。對老道說道：「不是我好意思和

你爭徒弟。祇因我有一樁事，將來非這小孩，沒人能替我辦到！那時，你自然知道，此時也無須詳說。今日趁你在此，所以趕來向你說說；不然，倒顯得我沒有道理！」老道連身立起身，說了幾句謙遜的話。

呂宣良手燃着長過肚臍的白鬍子，笑嘻嘻的向柳大成道：「老朽知道賢夫婦都長厚一生，理應食這兒子的好報！不過你這兒子，生成不是富貴中人物，像此刻這們能潛心學道，將來在方外，倒可成一個不世出的英雄！老朽今日特來和賢夫婦說明的，就是從今日以後，你兒子成了老朽的徒弟，凡他一切的舉動，或出門去甚麼地方，賢夫婦都用不着過問，用不着就心。老朽的徒弟，從來不會受人欺負，賢夫婦儘可放心！」柳大成是個極忠厚的人，也不知要怎生回答，但有點頭應是的分兒。呂宣良說完，從袖中抽出一本舊書來，對柳遲說道：「你二年半吐納工夫，足抵旁人一生的修練，雖說是你的夙根深厚，道念堅誠；然而笑道人的蒙以養正之功，不能磨滅！你於今雖拜在我們下，笑道人的恩施，你終身是^{不可忘記的}！」柳遲到此時，才知道老道叫笑道人，心想：怪道他開口便笑，前年在清虛觀的時候，每日總聽得他打幾次哈哈，原來是這般一個名字，可算得是名副其實了！

祇聽得呂宣良指着那本舊書，繼續說道：「這是一部周易，傳給你本來太早了些；因你已有了這個樣子的內功，道又堅誠可喜，不妨提早些傳給你。但是這部周易，你不可輕視！這是我師父的手寫本，傳給我，精研了幾十年。我師父原有許多批註在上面，我幾十年的心得，又加了不少的批註。歐陽淨明相從我二十年，他的道念也十分誠切，心術又是正當；我所以不傳給他這部周易，就為他資質不高，沒

有過人的天分，怕他白費心思，得不著多大的益處。河南劉鴻采，資質穎悟，不在你之下，祇因他英華太露，不似你誠樸；我當時尚祇慮他不是壽相，却沒見到他的心術，會有變更！此時傳給你，在學道的同輩中，也。得是難逢的異數了！你潛心在這裏面鑽研，自能得着不可思議的好處。明年八月十五日，時到你嶽麓山頂上雲麓宮的大門口坐着；我有用你之處。切記切記！不可忘了！」說着，將周易遞給柳遲。柳遲慌忙跪下，雙手舉到頂上，捧受了周易，拜了四拜，說道：「弟子謹遵師命，不敢忘記！」

呂宣良含笑點頭，向笑道人說道：「歐陽淨明告我，說你和甘瘤子爭水陸碼頭，你很得了采！事情畢竟怎樣？」笑道人立時現出很慚愧，又很恐慌的樣子，勉強陪着笑臉說道：「小姪無狀，氣量未能深宏，喜和人爭這些閒氣，說起來真是愧煞！」呂宣良大笑道：「不妨，不妨！這又何關於氣量？這種閒氣，我就爭得最多！」笑道人道：「這回的事，很虧了歐陽師兄，替小姪幫場，否則，有甚麼采可得！楊贊廷很是一把辣手，非歐陽師兄與他一場惡鬥，將他逼走，勝負之數，正未可知呢！」呂宣良道：「你們較量的所在，不就是在趙家坪嗎？那們好的戰場，在北方平陽之地，都不容易找着；何況南幾省，全是山嶺重疊，了那趙家坪，再到何處能找一個穿心四五十里，一平如鏡的地方來也無怪乎！瀏兩邑的人，相爭不了？戰場是好戰場！地方也真是好地方！」笑道人說道：「地方雖好，却是於小姪無關！」呂宣良長歎了一聲，立起身來說道：「世人所爭的，何嘗都是於自己有關的事？所以謂之爭閒氣！我還有事去，先走了。」隨向柳大成點首作辭。

梧桐樹上的兩鷹，如通了靈的一般；見呂宜良作辭，都插翅飛了起來，在天井中打了兩個盤旋，像是很高興的樣子；望着呂宜良唧唧的叫。呂宜良抬頭笑道：「席上全是齋供，等歇去屠坊要肉給你們吃。」柳遲忙說道：「要肉弟子家有，但不知要生的要熟的？」呂宜良搖手笑道：「不要，不要！這兩隻東西的食量太大，吃飽了又懶惰得很，並且不能慣了他；他若今日在這裏，吃了個十分飽，便時常想到這裏來。雲麓宮的梅花道人，就被這兩隻東西拖累得不淺！獵戶送梅花道人的兩條臘鹿腿，被這兩只東西偷吃了；一隻獵麂子，幾副臘豬腸肚，也陸續被兩隻東西偷吃了；若不是看出爪印來，還疑心是雲麓宮的火工道人偷吃了呢！」笑道人問道：「他們背着你老人家，私去雲麓宮偷吃的嗎？」呂宜良搖頭說道：「那却還沒有這們大的胆量！如果敢背着我，私去那裏偷盜，還了得嗎？那我早已重辦他們了！幾次都是我教他去雲麓宮送信，梅花道人不會犒賞他們，他們便幹出這種沒行止的事來！但是也祇怪梅花道人，初次不該慣了他們！因我初次到梅花道人那裏，梅花道人拿了些薰臘東西，給他們吃了，就吃甜了嘴！從那回起，凡是經過薰臘店門首，這兩隻東西，便在我肩上唧唧的叫，必得我要些薰臘，給他們吃了；才高興不叫了。得了派他們去雲麓宮的差使，直歡喜得亂蹦蹦舞起來；誰知他們早存心想去雲麓宮討薰臘吃！一說得柳大成父子和笑道人，都大笑起來。兩鷹好像聽得出呂宜良的話，越發叫得厲害。柳大成連忙跑到廚房裏，端了一大盤切好了的臘肉來。呂宜良道謝接了，用手抓了十多片，向空中撒去；兩鷹真是練就了的本領，迎着肉片，嘴腳爪接，迅速異常，一片也不會掉下地來；那需片刻功夫，即

將一大盤臘肉，吃得皮骨無存，飛集在呂宜良肩上。笑道人也同時作辭。二人飄然去了。

且慢！第一第二兩回書中，沒頭沒腦的，斃了那們一大段爭水陸碼頭的事，這回從呂宜良口中，又提了一提，到底是樁甚麼事，不會寫明出來，看官們心裏，必是納悶得很！此時正好將這事表明一番，方能騰出筆來，寫以下許多奇俠的正傳。

却說平江、瀏陽兩縣交界的地方，有一塊大平原，十字穿心，都有四十多里，地名叫做趙家坪。這個趙家坪，在平、瀏兩縣的縣誌上都載了，平江人說是屬平江縣境的，瀏陽人說是屬瀏陽縣境的。歷幾百年爭不清楚。這坪在作山種地的人手裏，用處極大，春、夏兩季，坪中青草長起來，是一處天然無上的畜牧場，秋、冬兩季，晒一切的農產品，堆放柴草，兩縣鄰近這坪的農人，都是少不了這坪的。祇因沒有一個確定的界限，兩縣的人，各不讓步，又都存着是一縣獨有的心，不肯劈半分開來。於是每年中，不是因畜牧，便是因晒農產品，得大鬪一場，鬪的時候，兩方都和行軍打仗一般：一邊聚集千多人，男女老少都有，就在趙家坪內。少壯的在前，老弱的在後，婦人小孩，便擔任後方勤務。兩方所使用的武器，扁擔、鐵鋤、木棍、竹竿，臨時取辦來接濟的也不少。每大鬪一次，死傷狼藉，打得一方面沒有繼續抵抗的餘力了，才罷！也不議和，也不告官，打死了的，自家人抬去掩埋，祇怨死的人命短，不與爭鬥相干，受了傷的，更是自認晦氣，自去醫治，沒有旁的話說！打輸了的這一方面，這一年中便放棄趙家坪的主權，聽憑打贏了的這一方面在坪裏畜牧也好，晒農產品也好，堆柴放草也好，全不來過問。一到第二年，休養生息得恢復

了原狀，又開始爭起來，鬥起來。歷載相傳，在這坪裏，也不知爭鬪過多少次，死傷過多少人。那時做官的人，都是存着更不舉，官不究的心思，祇要打輸了的不告發，便是殺死整千整萬的人，兩縣的縣知事，也不肯破例出頭過問！所以平、瀏兩縣的人，年年爭趙家坪，年年打趙家坪，惟恐趙家坪不屬本縣的縣境！兩處縣知事的心理，却是相反的，幾乎將趙家坪，看作不是中國的國土，將一千爭趙家坪，在趙家坪相打的農人，也幾乎看作化外！所以年年爭打得沒有解決的時候！

趙家坪的地位，本來完全是陸地，並不靠水。然爭趙家坪的，都不說是爭趙家坪，却都改口，稱為爭水陸碼頭。這種稱呼，也有一個緣故在內：祇因清朝初年，寶慶人和瀏陽人，爭長沙小西門外的水陸碼頭，曾聚衆大打了好幾次。那時出頭動手的，兩邊都揀選了會拳棍的好手，在南門外金盤嶺，刀鎗相對的爭殺起來，接連鬪了三日。兩邊都原有二百多人，三日鬥下來，死的死，傷的傷，一邊都祇剩一個人了。瀏陽的一個，姓戴，名漢屏，年已七十三歲了；寶慶的一個，姓常，名葆元，年齡也和戴漢屏差不多。兩人的本領，功力悉敵，起初都用單刀相殺，不分勝負，都掉換兵器，又不分勝負，三日之內，所有的兵器，通掉換盡了，仍是分不出勝負！兩人又鬥了一會拳腳，見同伴的，都傷亡了一個乾淨，兩個老頭子才議和，結成生死兄弟。從這次大爭鬥以後，凡是兩個團體，爭佔甚麼東西，無論是田地，是房屋，或是墳墓，都順口叫做爭水陸碼頭。這爭水陸碼頭幾個字，成了兩方相爭的代名詞。於今爭水陸碼頭的意義說明了，祇是平、瀏兩縣農人的事，和笑道人甘瘤子一般劍客，有甚麼相干呢？這裏面的緣故，就應了做小說的一句套

話，所謂說來話長了！待在下——從頭敘來。

離趙家坪五里路，有一條小河，春季漲水時候，也不過兩丈來寬，七八尺深；若在秋冬兩季，僅有二尺來深的水。並不要渡船，作山種地的，祇將褲腳捲起，便可在水中，走過河去。載糧食的小船，春天連下了幾日大雨，發了山水，方能駕進這小河裏來；平時這條河裏，是沒有船走的。惟有靠河岸居住的一些農人，每家都有一兩隻小划子，農閑的時候，便將小划推到河裏，就在河裏網魚。這網魚的生涯，算是這條小河附近農人的副業，每年也有不少的出息。

這些農人中間，有一家姓萬的，就祇夫婦兩個，沒有兒女。姓萬的人極渾厚，排行第二，地方上都叫他萬二獸子。但他為人雖像個獸子，種地、網魚的成績，却都在一般自命不獸的農人之上。他的老婆，也是沒一些精明的樣子，混混沌沌的，終日幫着萬二獸子苦做。夫妻兩口，食用不多，很有了些兒積蓄。這日是正月十三，萬二獸子向他老婆說道：「快要到元宵節了，今日得網一天的魚，明日好賣給人家過節。」他老婆自然說好。他平日網魚，照例是他老婆駕着划子，他立在船頭上撒網。這日也是如此。祇因這日在小河裏網魚的太多，萬二獸子網了半日，沒網着幾條拿得上手的魚。他老婆慫恿着，去大河裏試試。這條小河，通大河也不過幾里路。萬二獸子便鼓了鼓獸氣，放下手中的網，提了一片槳，幫着老婆，一陣搖到了大河。這日的北風不小，河裏走上水的船，都止扯着半截篷，便如離弦的勁弩，直往上駛。萬二獸子在小河裏的時候，還不覺風大；一到了大河，料想這們大的風，撒網是不相宜的；和老婆商量，打算

退回小河裏來。他老婆還不會回答，忽然睜開兩眼，望着河裏，好像發見了甚麼。萬二獸子忙隨着老婆望的所在望去，不覺失聲叫了一個哎呀！不知萬二獸子夫婦發見了甚麼東西？且待第五回詳說。

冰廬主人評曰：董祿堂之敗，實緣驕傲太甚；夫以八十六歲之老人，雖有天大本領，極宜善自韜養，以保天和；奈何好勝之心，反甚於少年？以致既失雙劍，復損一目，自取侮辱，夫復何言！況武藝用以防身固當，倘恃以凌人，則未有不敗者焉！董祿堂不悟此旨，遂有此失！

諸位曉得霍家的大名嗎？凡是歡喜看看武俠小說的人，那有不曉得的道理；也用不着在下細述他們的身世了。原來霍家這日忽然來一個行裝打扮背駝包袱的壯士，自稱河南人，姓杜名毓泉，自幼練習武藝，因聞霍家迷蹤藝的聲名，特地前來拜訪。霍恩第便帶領了自己的九個子姪，請杜毓泉到練武室，教九個子姪，次第演完之後，杜毓泉即向霍恩第拱了拱手道：領教了，多謝多謝！霍恩第看杜毓泉神氣之間，似乎不大稱許，正在愁眉之間，忽見杜毓泉笑道：我多久聽說尊府祖傳的迷蹤藝，霍家拳天下無敵，原來纔用功不久。霍六爺聽了這話氣不過，走出來拍胸說道：我霍家拳天下無敵，誰敢說半個不字，你不相信可下來同走一趟。杜毓泉笑道：我千里跋涉而來，爲的要見尊府的祖傳本領，若不吝教，就大家下場子玩玩也好。說時，即走進幾步，立在練武室當中。要知後事如何，請閱下回分解。

第五回 萬二獸打魚收義子 鍾廣泰貪利賣嬌兒

話說萬二獸子見自己老婆，睜眼望着河心，好像發見了甚麼東西似的，也連忙掉過頭，向河心一望，不覺大吃一驚！原來水面上，浮着一件紅紅綠綠的東西，像是富貴家小兒穿的衣服，隨着流水，朝魚划跟前，一起一伏的淌來。看看流攏來，相離不過幾尺遠近，萬二獸子失聲叫道：「哎呀！從那裏淌來的！這小兒！可憐，可憐！我們把他撈上來，去山裏掩埋了罷。給大魚吞吃了，就更可慘了！」他老婆一面口中答應，兩手的槳，便用力朝那小兒搖去。不須三四槳，小兒已靠近了船邊，萬二獸子伏下身子，一伸手即將小兒撈起。夫妻兩個同看那小兒，雪白肥胖，不過一週歲的光景，遍身綾錦，真如粉粧玉琢，祇因身上穿的衣服過厚，掉在水中，不容易沉底。萬二獸子夫妻，都是水邊生長的人，很識得水性，更知道些急救淹斃人的方法。當下見那小兒背上的衣服，還不曾濕透，料想是才落水不久的。兩夫妻慌忙施救，一會兒竟救活轉來。兩口子高興到了極處，都向天祝謝神明，說是神明可憐他夫妻兩個，年過五十，沒有兒女，特地送這們好的一個兒子給他！萬二獸子從自己身上，脫下一件棉襖，去了小兒的溼衣，將棉襖包裹了。那裏還有心思網魚呢？急忙掉轉船頭，搖回家中。左右鄰近的農人，都知道萬二獸子，在小河裏撿了個兒子，便也有許多人，來萬家道喜的。萬二獸子因這小兒，還在吃乳的時候，自己老婆不會生育過，發不出乳水來，手中既是積蓄了些兒財物，就專為這小兒，請了一個奶媽。

這小兒有一處和旁的小兒不同的地方，就是兩邊的頭角高起，角上的頭髮，都成一個螺旋紋。尋常人的頭髮，當中一個旋紋的多。據一般星相家說：看小兒頭上旋紋的前後左右位置，可以定出生產的時刻來；頭上有兩個旋紋的極少，便有也是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一邊頭角上一個的，整萬的小兒中間，祇怕也不容易選出二三個來。這個小兒，才祇有過歲，自是不能說話，無從知道他姓甚麼，是甚麼所在的人。不過就他身上的衣服看來，可以斷定他是一個富貴人家的公子，如何落在水中的緣故，也無從知道。萬二獸子替他取了個名字，叫做義拾兒。

養到了十歲，萬二獸子見義拾兒天分很高，全不是一般農人家的小孩氣概，祇是不願意跟着萬二獸子，下田做農人的生活。普通農家，有了十來歲的小孩，便得擔負許多耕作上的事項，牧牛羊，割草扒柴，自然是農家小孩分內的事。若是這小孩的身體，發育得快，有了十來歲，簡直可以幫同父兄，做一個大人的事。義拾兒的身體，發育並不算遲，然稟賦不厚，到底不是農家種子。萬二獸子見他對於一切農人的事項，都做不來，心裏憐愛他，也捨不得逼着他做。

附近有一個教蒙童館的先生，略略殷實些的農家，想自家小孩，認識幾個字，都花三五串錢一年，將小孩送進蒙童館裏讀書。萬二獸子遂也把義拾兒，送進了那個蒙館。煞是作怪！義拾兒一見書本，便和見了甚麼親人一般，歡喜得很！祇須蒙館先生教一遍，他就能讀的上口。蒙館先生教書，照例不知道講解，僅依字音念唱一回，訛了句讀，乖了音義的地方，不待說是很多很多。館中所有的蒙童，跟着先生念

唱，正如翻刻的書，錯誤越發多了！惟有義拾兒，不但跟着念唱，沒有錯誤，並且常用他的小手，指點着書句，要先生講解。先生每每被逼得講解不出，便忿忿的對義拾兒說道：「教蒙館是教蒙館的價錢，照例都不講解，要講解，得加一倍的學錢。你家裏能加送我的錢，我就給你講解！」義拾兒認作實話，歸家向萬二馱子道：「要多送先生的錢。」萬二馱子辛苦積蓄的錢，如何捨得多送？並且萬二馱子是個純粹的農人，祇知道讀書就讀書，那裏知道還要甚麼講解，得另外加錢？聽憑義拾兒怎生說法，他祇是不肯擔負這筆額外的款項。義拾兒見說不准，也就罷了。次日仍照常到蒙館去了。

平日去蒙館，總是用竹籃提着午飯，在蒙館裏吃，讀到下午，日落西山的時候回家。這日義拾兒照常去後，直到天色已晚，尚不見回家。萬二馱子夫婦，都覺得詫異！萬二馱子自己提了一個燈籠，親去蒙館探問。蒙館先生道：「我正在疑心，今日義拾兒怎的不來讀書？莫是病了麼？上午已從家中出來了嗎？」萬二馱子一聽這話，真若巨雷轟頂！錯愕了半晌，才回問道：「今日真個不會到館裏來嗎？他從來不是歡喜逃學的孩子，又從來不貪玩，更沒有旁的地方可走，不到館裏來，却到那裏去了呢？」蒙館先生生氣答道：「不是真個不會來，難道我隱瞞了你的義拾兒不成？你不相信，去問這些學生，就知道了！我教了十多個學生，今日通來了，就祇義拾兒沒到。」萬二馱子料想先生的話不假，心裏更急得無法可想。歸根落蒂，就恨先生不該要加甚麼講解錢，和這先生吵鬧了一會，也吵鬧不出義拾兒來！祇得歸到家中，對自己老婆說了。義拾兒雖不是他夫妻親生的兒子，然終日帶在跟前，養到這們大，又生得十分

可人意；一旦丟失了，如何能不心痛呢？夫妻兩個足哭了一夜。次日天光一亮，夫妻即分頭四處尋找；又拜託了幾個鄰人，出外打聽。一連尋了數日，杳無蹤影！左近知道這事的人，莫不替萬二歎子夫妻歎息；都說：萬二歎子前生欠了義拾兒的孽債，這是特來討債的！所以來不知從那裏來，去不知往那裏去！

話雖如此，但是義拾兒，難道真是一個討債鬼嗎？確是從那裏來的？確是往那裏去了呢？於今且將他的來路表明出來，再說他的去路。廣西楊晉毅，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孝廉，祇因會試不第，乘着那時開了捐例，花了些錢，捐一個道銜，在湖南候補，很幹了幾次優差。便將家眷，接到了湖南。他有個兒子叫楊祖植，來湖南的時候，已有十三四歲了；在廣西不曾定得親事，到湖南過了三四年，就娶了平江大紳 葉素吾的小姐做媳婦。過門之後，伉儷之情極篤。一年就生了一個男孩子。楊晉毅把這小孩子，鍾愛得達於極點。但是葉素吾夫婦，也極愛這個女兒，雖則出了嫁，生了孩子，仍是要接回家來久住。楊祖植離不開老婆，也跟着同住在岳母家。兩小夫妻從家裏動身去岳母家的時候，生下來的小孩，才得三個月。在岳家住了半年，楊晉毅就打發人來接。葉素吾夫婦捨不得女兒走，祇是留着不放。二月間去的，直住到年底，楊晉毅着派人接了三五次，葉素吾夫婦定要留着過年。楊晉毅想看孫子的心切，祇等過了年，就改派了兩個長隨，同了個老媽子，教老媽子對葉家說：「如果要留少爺少奶奶住，不要緊；祇要把孫少爺帶回去，少爺少奶奶便再住十年八載，也不妨事！」葉素吾夫婦見是這們說，不好意思再留了！正月十二日，就叫了一艘大紅船，送楊祖植夫妻回去。

這時楊晉毅在衡州。正月裏北風多，紅船又穩又快，計算十五日可以趕到。誰知行到第二日，奶媽抱了這週歲的小孩，在船頭上玩耍。這個小孩本來生得肥胖有力，亂跳亂動的，在奶媽手中不肯安靜。奶媽年輕，一個不留神，小孩便脫手掉下河裏去了！奶媽順手一撈，僅撈了一頂風帽在手；水流風急，頃刻已流得不知去向！奶媽嚇慌了，亂喊救命。楊祖植夫妻跑出去看時，連水花都沒看見一個！楊祖植急得抓住奶媽就打。奶媽情知不了，也要向河裏跳下。依得楊祖植的性子，覺得這奶媽死有餘辜，巴不得他跳下河去，陪葬自己的週歲小兒！虧得楊祖植的妻子機警，一把將奶媽拉住道：「小兒已是掉下河去了！你陪死也無用處！且快把船頭掉過，趕緊追下去撈救。」紅船本來就是救生船，駕船的都是救生老手，不問有多大的風浪，紅船是從來不會翻掉的。當時聽得小公子落了水，不待楊祖植吩咐，已連忙下了半截風篷，掉轉船來。船上原備有撈人的長竿撓鉤，七手八脚的，旋撈旋趕。無奈那船行駛半帆風，比滿帆的更快，那怕你落了篷，疾行的餘力，還得跑半里路，方能停住；在河心行駛，又不能撐篙，將船抵住不動；加以水流甚急，等得掉過頭來，相離落水的地方，已不知有多遠了！大家心裏，都存着小孩不會泅水的念頭，估料落水就沉了底，既是不能確定落水在甚麼所在，雖是用撓鉤撈挽，也都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楊祖植夫妻望着河裏，痛哭了一會。楊祖植道：「我們年紀輕，不愁不會生育，這孩子該當不是我的兒子，便不掉下河去，要病死也沒設法。祇是老太爺這般鍾愛他，三回五次的派人來接，也完全是他；我們於今空手回去，却是怎生交待呢？老太爺、老太太，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得了這個慘消息，不

要急死，也要傷心死！這可怎麼得了呢？」他妻子說道：「這消息不但不可給老太爺，老太太知道，連外公、外婆都知道不得！惟有連夜趕到省城，多叫幾個媒婆來，多許他們些銀子，教他們去打聽，看那家月分相當的小孩，便花幾千銀子也說不得，買一個來作替身！好在出來的時候，祇得三個月，於今離隔了差不多一年，老太爺、老太太，不見得便認得出！」楊祖植搖頭道：「不好！到那裏去找這頭上有雙旋，又正正在兩邊頭角上的？」他妻子道：「那是不容易找，然祇要頭上有兩個旋的，即是找不出，也還有一個法子：叫個剃頭匠來，把頭髮剃個乾淨回家，一時不留神，也看不出，並且兩個老人家，無緣無故的，大約也不至十分注意到這旋上去。」楊祖植聽了，也祇得說好。隨即叮囑了一干下人，不許到家透露風聲。這些下人身上，都擔着些干係，巴不得不給老太爺、老太太知道，免得挨打挨罵。

紅船連夜趕到了長沙，打發下人上岸，找尋了六七個媒婆。楊祖植對媒婆，將要買週歲男孩的話說了；如能找着頭上有雙旋的，更可多出價錢。媒婆也不知道有甚麼緣故，祇理會得這是一筆好買賣，做成了功，可以一生吃着不盡！他們做媒婆的，幹的是這類事業，豈有不極力兜搭的？天下事，祇要有錢，真是沒有辦不到的！幾個媒婆，跑滿了一個省城，到十五日，就居然找着了。一個頭上也是兩個旋，祇略大了幾個月，有一歲半了，是一個做裁縫的兒子。裁縫姓鍾，名叫廣泰，有六個兒子，四個女兒。因家境不好，食口太多，時常抱怨妻子，不該生這們多兒女。久有意送給沒兒女的養，一則苦於沒有相當的人家，二則他妻子，畢竟是自己身上生下來的，不忍心胡亂丟掉！每次生一個兒女下來，得忍受丈夫無窮的

埋怨這回媒婆來說：有富貴人家，要買了作兒子，料知買過去，不但沒有苦吃，還有得享受，並且又有銀子可得。鍾廣泰自是高興，就是他妻子也願意了。說妥了一千兩銀子的身價，四百兩銀子的媒費，一時交割清楚，這歲半的小孩，便到楊祖植夫妻手裏了。也合該這小孩，是義拾兒的替身，雖則大了幾個月，祇因裁縫老婆，生育得過多，缺乏了奶水，小兒身體，不大發達，和義拾兒落水的時候，長短大小差不多，容貌也有些相彷彿，就祇頭上雙旋，不及義拾兒那般齊整，但是儘可以敷衍過去。仍舊教義拾兒的奶媽帶了。尋常有了歲多的小孩，多是不肯吃旁人的奶，這孩子因平日虧了奶水，肚中飢餓得很，奶媽給奶他吃，一點兒不號哭。回到衡州，楊晉毅兩老夫婦，竟毫不疑慮的，認作自己的嫡孫子，替他取的名字，叫做楊繼新。後來這楊繼新大了，也是這部書中的緊要人物。暫時放下，後文自有交代。這樣說來，義拾兒的來路，算是已經表明了。

却說義拾兒這日，提了飯籃、書包，去蒙童館讀書。心裏因萬二獸子，不肯答應他加送學錢，有些悶悶不樂。低着頭，一步懶似一步的，往前行走。萬家離蒙童館，不上三里路，走了好一會，仍沒有走到。停了步，抬頭一看，原來走錯了路，在三岔路口，應拐彎的，因心中不樂，忘記了拐彎，就走進一坐山裏來了。小孩子心性，見走錯了這們遠，恐怕到遲了，先生責罵偷懶，不免有些慌急起來。慌忙回頭，匆匆向來路上走。方要轉過山嘴，不提防一條碩大無朋的牯牛，迎面衝了過來，那裏避讓得及！那牯牛用角一挑，把義拾兒挑得滾下一個山澗中去了！農人牧牛，照例是清早和黃昏兩個時期。這時正是早起牽出來，吃飽了

水草，要牽回家去了。黃牛、牯牛，都有一種劣性，不惹發他這劣性就好，馴服得很，三五歲的小孩，都能牽着去吃草；若是他的劣性發了，無論甚麼人，也制他不住！每次發劣性的時候，總是乘牽他的不防備，猛然掉頭就跑；牽牛的十九是小孩，手上沒有多大的氣力，那裏牽得住呢？有時還將小孩一頭撞倒才跑。跑起來，逢山過山，逢水過水，隨便甚麼東西，都擋他不住；遇人就鬪。必待他跑得四蹄無力了，又見了好青草，才止住不跑了！這種事，在冬季最多；因為冬季是農人休息的時候，牛也養得肥肥的，全身是力，無可用處，動不動就發了劣性！義拾兒這回被難，也正在冬季。那山澗有丈多深，澗中盡是亂石。牧牛的小孩，跟在牯牛背後追趕；因相離很遠，又被山嘴遮了，不曾看見義拾兒，走澗上經過，想不到有人被牛挑下澗裏去了。竟不作理會的，追了過去。

義拾兒跌得昏死了；也不知經了多少時刻，才漸漸的有了知覺。睜眼一看，見是一間很精雅的房子；自身躺在一張軟榻上；祇是不見有人。心裏疑惑，一時也忘記了被牛鬪的事。想坐起來，看是甚麼所在；才一抬頭，登時覺得頭頂上，如刀劈一般的疼痛；身體略移動了一下，肩背腰腿，無一處不更痛得厲害。有這一痛，就記起被牛鬪時候的情形來了！即聽得有人在軟榻那頭說道：「醒了麼？快不要亂動！」義拾兒心裏吃了一驚，怕痛不敢再抬頭去看。那人已走過這頭來，原來是個花白鬚鬚的道人。將頭伏近，口裏呼着「義拾兒」三字，說道：「我已熬好了些小米粥在這裏，給你吃些兒再睡。你的傷勢太重，非再有十天半月，不能全好！你已在此睡了三日三夜，知道麼？」說罷，哈哈大笑。義拾兒聽得教他喝粥，即時覺

着肚中飢餓不堪。道人端了一碗稀粥進來，一口一口的，喂給義拾兒吃了，道人教他仍然安睡。一連半個月，每日敷藥喂粥，以及大小解，全是那道人照拂。

半月以後，傷處方完全治好。義拾兒聰敏，知道向道人拜謝，並問道：「這是甚麼地方？你老人家怎知道小子叫做義拾兒呢？小子記得被一條牯牛挑下了山澗，就昏死過去了。怎麼會到這裏來的？」那道人笑道：「這裏是萬載縣境，鷄冠山清虛觀。我就叫清虛道人。同道中人，見我常是開口笑的日子多，都呼我爲笑道人。我一年之中，有十個月閑游，順便替人治病。你被牯牛挑下的那條山澗裏面，很長着幾味不容易得的草藥；我那日從那裏經過，便下去尋尋草藥。也是你合該有救，又與我有緣，下澗就見你倒在亂石堆上；腦蓋已破，幸喜腦漿不曾流出，祇淌了一大灘的紫血；肩腰背脊，和兩條大腿，都現了極重的傷痕；看那石上的血色，已乾了許多；推想你跌下，必不止一日半日了。四肢不消說，全是冰冷，虧得心臟不曾損壞，還可以望救！我當下就用澗中泉水調了些萬死一生丹，敷滿了你的頭腦，又灌了些廻輪湯，給你吞了。那亂石堆上，不好用推拿的工夫；並且你的傷，也不是三五日能治好；祇好將你馱到這裏來。我初見你遍身的重傷，還祇道你是被惡人謀害了，攢在那山澗裏面；及至馱到這裏，仔細一看，才看出是被牛角挑傷了。牛角挑的地位，在腰脇之間；頭腦是倒栽在亂石上；肩背兩腿，是從澗石上滾碰傷的。你姓甚麼，家住在那裏，我都不知道。祇因見你身邊，有一個竹飯籃，飯菜都傾散在澗裏；又見有一個書包，裏面幾本書上，都寫了義拾兒三個字；料想就是你的名字。你怎的取這們一個名字？是教你書

的先生替你取的嗎？」義拾兒道：「我本來姓甚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名字是我義父給我取的，義父不曾對我說出來歷。祇時常聽得同館讀書的人笑我是十年前，正月十三日，在河裏拾着的。我拿這話問義父，義父祇叫我莫信那些胡說，然而也不說出我親生父母的姓名住處來。祇怕真是在大河裏拾着的！終不成我是沒有父母的嗎？不過我心想同學的話，也實在有些像是胡說！我今年才得十一歲，十年前，我不是還不會上一歲嗎？沒上一歲的小兒，終日在母親手裏抱着；如何會跑到大河裏去呢？難道不上一歲的小兒，就會浮水？既落到了水裏，又怎的不會沉底，能給我義父拾着呢？並且他們說是正月十三日拾的，更是不近情理！正月間天氣，何等寒冷，便是大人掉在水中，也要凍死！何況是小兒？何況是不上一歲的小兒呢？」笑道人光開兩眼，望着義拾兒，滔滔不斷的說了一大段，微微的點了一下頭。問道：「你義父住在那裏？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呢？」義拾兒道：「我義父姓萬，甚麼名字，我却不知道。我祇聽得人家當着我義父的面，都叫萬二爺，或是萬二爹，背後全是叫什麼萬二獸子。家住在離趙家坪不遠，金家河旁邊。義父本是種田的人，得閑就駕着魚划，同義母去金家河打魚；我也同去過好幾次。不過義父、義母，都不大願意帶我同去。我問是甚麼道理，不教我同去。義母說是算八字的先生說我犯水厄，不到河裏去的穩當些！照這些情形看來，又似乎是在大河裏拾着的。」笑道人一面聽義拾兒說話，一面燃着花白鬍鬚，偏着頭如思量甚麼，聽到了末了，忽然拔地跳起身來，跑到義拾兒跟前，雙手將義拾兒的頭一捧，嚇得義拾兒不知爲的甚麼！畢竟是爲的甚麼？且待第六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自第四回下半段敘明爭水陸碼頭起，以後均用倒叙法，追述從前情事。讀者幸弗忽略過去！

三家村學究，頭腦冬烘，句讀未明，便儼然好爲人師；貽誤青年，實匪淺尠！義拾兒不幸墮水，更不幸而遇此不能講解之塾師，以致途逢奔牛，搶墜深澗。故吾謂他日爭趙家坪之起點，實在此塾師也。讀者疑吾言乎？請閱下回，當知非謬！

『上略』話說杜毓泉走進幾步，立在練武室當中，等待與霍六爺較量；二人僅走了一個回合，霍六爺的左膀上，已受了重傷，連忙跳出圈子，忍着痛苦，不敢說受傷的話。霍恩第看了這般情景，氣得要拚着老命，替霍家拳爭威名了。正待將身上的長袍卸下，祇見霍俊清跑了進來，大聲說道：我霍家拳，本是天下無敵，誰敢說半個不字的；來跟我霍四爺試試。說着，已跳進了圈子，一霎眼間，二人已搭上手了，才交了兩下，霍恩第已大驚失色，暗想四兒從那裏學來這們好的本領；二人走不上十個回合，祇見霍俊清的右腿一抬，將杜毓泉踢得騰空起來，跌了一丈多遠，倒在地下，半晌動彈不得。杜毓泉從此五體投地的，佩服霍家的拳法了。關於霍家拳藝軼聞，均詳載近代俠義英雄傳裏面，各省世界書局均有發售。下面再有一段記霍元甲的軼事，請諸君注意下回空白。

第六回 述前情追話湘江岸 訪義父大鬧趙家坪

話說：笑道人忽然跑到義拾兒跟前，雙手將義拾兒的頭捧了。此時頭上傷處的癢痕，已經脫落了；祇是還不曾長出頭髮來，然兩邊頭角上的旋紋，仍彷彿能看得清楚。笑道人仔細端詳了幾眼，拍着義拾兒的肩頭笑道：「你不用着急，不知道你的親生父母！我能使你一家團圓，不過一時不能辦到！」義拾兒喜問道：「你老人家怎生能知道我的親生父母呢？我實在是義父，正月十三日，在大河裏拾着的嗎？」笑道人道：「如何拾着的，我雖不能斷定。然是十年前的正月十三日，落到你義父手裏，是一些不錯的。至於你問我怎生知道你的親生父母，這事也真是湊巧！十年前的元宵，我恰好在長沙。長沙省城裏三教九流的人物，我認識得極多。有人告訴我，說小西門河裏，到了一號大紅船，船上載的是官眷。不知爲的甚麼，要買一個週歲的男孩子，不怕價錢大，祇要是頭上有兩個螺旋紋的。於今城裏頭的媒婆，都想張羅這筆買賣，滿城尋找合式的孩子。有一班無賴子，聽了這個消息，也想趁此發一注橫財，到處打聽有週歲男孩子的人家，打算買通人家底下人，或老媽子，用調虎離山之計，將男孩弄到手，去賣給那紅船上。那些有男孩的人家，也聽了這不好的消息，多是幾個人圍守自家的孩子，怕被人偷了去。我當時知道了這事，很覺得奇異，探訪了好幾日，不曾探出原因來。祇知道那船上的官眷，是廣西人，在湖南候補的楊晉毅的少爺，少奶奶，少奶奶是平江大紳士葉素吾的小姐，這回是從娘家回婆家。那船上

的人異口同聲的，不肯說出買孩子的緣故來。後來也祇知道花了一千多兩銀子，買了一個成縫的兒子，帶到衡州去了。我也沒再打聽。過了五年，聽說楊晉毅因事掛誤了，丟了前程，又因年紀也老了，就全家回了廣西原籍。但不知他是廣西那府那縣的人！剛才聽你所說，觸發了我十年前很覺得奇異的事。心想：買人家小孩，作自己兒子的，有，然從來沒聽說要限定是週歲，而頭上又要兩個螺旋紋的！這不待說是自己原有這們一個小孩丟了，要買一個同樣的補缺。你說同學的揶揄你，是十年前正月十三日，在大河裏拾着的；和我所見的年月日都對。而那時的你，恰好又祇週歲，我心裏已有八成，可斷定那船上要買的就是為補你的缺，但須看你頭上，果是有兩個螺旋紋沒有你於今頭上，雖然脫落癩痕，不會長出頭髮；然髮根的紋路，是看得出來的，不是很顯明的，一邊頭角上一個螺旋紋嗎？由此一點看來，你是楊晉毅的孫子，是毫無疑義的了。你的親生父，叫楊祖植。但不知你因何才得週歲，就會掉在河裏？十九是因傾你的奶媽不小心！這事除了你當日同船的人而外，沒有旁人知道，所以打聽不出。

義拾兒聽了，流淚說道：「我果然還有親生父母在世，却為何也不到金家河一帶，來找尋我呢？可憐我父母，當我那落水的時候，不知道哀痛到了甚麼地步？我怎的出世才週歲，就有這們不孝於今既承你老人家指點我親生父母，現在廣西，我豈可再逗留在外，不作速歸家，慰我父母的懸望？」笑道人連連點頭道：「你十來歲的孩子，知道盡孝，很是難得！我既救活了你的性命，應得成全你這一片孝心！不過你的年紀，畢竟太輕，不知道世事！此地離廣西三千多里，山川險阻，盜匪出沒無常，老在江湖的人，尚

且不容易行走！你一個未成年的小孩，既在我這裏，我豈肯教你如此涉險？況且你父母是廣西那府那縣的人，還不知道廣西一省，那們大的地方，你一個小孩子，貿然到那裏尋找？」義拾兒哭道：「我不開尋找得着與尋找不着，總得去尋找！莫說還知道我的父母，是在廣西，便是不知道，祇要明白我的親生父母，確實尙在人間，那怕連姓名都不曉得，我也得尋遍天下！上天可憐我，總有尋着的一日！」笑道人見義拾兒小小的年紀，居然能說出這種話來，心裏不由得愈加喜愛。拉了義拾兒的手，坐在床沿上，一邊撫摸着他的頭，安慰他說道：「好孩子！不用着急！你有這一片孝心，自有你父母重逢之日！我剛才不是說了，能使你一家團圓的話嗎？這事包在我身上！我可託人去廣西打聽。你的父是很有聲望的人，大概打聽還不難。等打聽得有了着落，我就親身送你去。你父母此時的年紀，不過三十多歲，便再過三年五載，也不愁沒有見面的日子！我因很歡喜你的資質好，想收你做個徒弟，傳你的道術，像你這般天分，加以猛進之功，三五年就可橫行天下。那時你自己，也不難獨自去廣西，尋找父母！」義拾兒也是一個大有慧眼的人，合該成爲清朝一代的大劍俠！所以鬼使神差的，從過歲掉在河裏，落到萬二獸子手中，才有迷路被牛挑下山澗的事！若在楊祖植家中，帶着回到廣西去了，又如何能從笑道人學道呢？義拾兒當時聽了笑道人的話，有夙慧的人，自然問道：「心喜，即刻立起身來，爬在地下，朝着笑道人，叩了四個頭。笑道人打着照例的哈哈，彎腰將義拾兒扶起，說道：「你這義拾兒的名字，是你義父給你取的乳名，人家聽了不雅。你本姓楊，我給你一個名字，叫楊天池。你就住在這清虛觀，朝夕用功修鍊，我不帶你出

外，你獨自不許出外！」楊天池連聲應是。從此楊天池便在清虛觀，跟着笑道人，修鍊劍術。

清虛觀在萬載雞冠山窮谷之中，終年不見人跡，不聞雞犬之聲，絲毫沒有妨礙修鍊的東西。祇鍊了五年，楊天池的劍術，已是成功了！起初笑道人，不許楊天池獨自出外。兩年過後，才放楊天池出來。就在雞冠山上，追逐飛禽走獸，輔助外功。三年後，便教他去各省的深山大澤中，尋覓草藥。這採藥一門，是修道的舟楫；目的並不是給人治病，原是用以輔佐自己內外功的一種工具。劍術不過是修道的，在深山窮谷之中，一種自衛的東西；到各處尋覓藥草，時常與毒蛇猛獸相遇，劍術也是不可少的。祇是楊天池從笑道人所學的，重在劍術。五年後，劍術成了功。楊天池向笑道人說道：「弟子從師父五年之久，雖朝夕專心修鍊，然每一念及親生父母，心中總是難過！於今弟子仗着師父傳授的劍術，不論甚麼險惡的地方，弟子也敢獨來獨去。求師父許弟子去廣西，尋覓父母，等家父母終了三年，再來此侍奉師父！」笑道人欣然答應了。楊天池遂一人到了廣西，整整的在廣西，探訪了四年，廣西的六道八十州縣，都訪遍了；不曾訪出他父母的住處來。料知已不住在廣西了，祇得仍回清虛觀，想慢慢的探訪。

笑道人在這四年之中，又收了許多徒弟。論年紀，多有比楊天池大幾歲的；論次序，祇楊天池居長，所以楊天池做了笑道人的大徒弟。

一日，楊天池因事走趙家坪經過，遠遠的即聽得喊救之聲，儼然和打仗一般。楊天池心想：於今是承平世界，決沒有造反打仗的！我彷彿記得小時候在義父家中，曾屢次聽得說：平江、瀏陽兩縣的人，因爭

甚麼水陸碼頭，在趙家坪聚衆打架，每年不是春季，便是秋季，總得大打一次。此時正是二月，這賊殺之聲，一定又是平瀏兩縣的人，在這裏爭水陸碼頭了！我自從離了我義父家，忽忽十年了！前五年因在清虛觀一心修道，不能任意出外，後五年遠在廣西，尋我的親生父母，所以不會到義父家，探視過一次。義父母養育我的恩典，豈可就是這們忘恩不報！他們爭水陸碼頭的舊例，祇要是行走得動的，不論老少男婦，都得從場去打；不過老弱婦孺在後面，燒飯挑水，搬石子，運竹竿木棍，不願從場的，須出錢一串，津貼從場的老弱。我那時年輕，義父母鍾愛我，不教我從場，每年得貼一串錢。義父母雖然年老，是每次要去的。我於今鍊成了這一身本領，恰好又到了這裏，何不助義父母一臂之力，趁此報答二人養育之恩？

楊天池計算已定，即繞到平江人這方面。舉眼看去，一邊足有千多人，都是一字兒排開，近的拳棍相交，遠的用籐條纏着鵝卵石子，向對面打得如雨一般下。老弱婦孺，各離陣地里多路，吶喊助威。雙方正在酣戰，還沒分出勝負。楊天池估料義父母，必在老弱隊中，遂向老弱隊中尋找。這時萬二獸子，已是六十多歲了；他老婆患病在家，不能上陣。萬二獸子不捨得出兩串錢，獨留老婆在家，自己還是勉強掙扎，跟着大家上陣，在後方擔任燒飯。楊天池尋找了好一會，才尋着了。少年人的眼力和記憶力，都比老年人強些；楊天池一落眼，便認出是自己義父來。萬二獸子的老眼昏花，楊天池又完全長變了模樣，如何能認得出呢？楊天池走過去，雙膝跪下，叫了一聲義父，倒把萬二獸子嚇得錯愕起來。旁邊有個眼睛快的老頭，一見就向萬二獸子喊道：「啊呀呀！你的義拾兒回來了！」萬二獸子這才從恍然裏面鑽出一

個大悟來！立時歡喜得兩淚交流，顫巍巍的雙手抱住楊天池，哭不出，笑不出，話也說不出，祇張開口，一疊連聲的，啊個不了！旁邊的人，互相告語，都替萬二獸子歡喜。楊天池立起身來問道：「義母現在何處？孩兒且去見了他老人家再說！」萬二獸子看楊天池文士裝束，生得容儀俊偉，氣度雍容，立在衆人叢中；正如鶴立雞羣，不由得心裏更加喜悅！見他問義母在何處，忙答道：「你義母麼？他病了好多日子了！自從不見了你之後，心裏一着急，又上了幾歲年紀，就時常是病痛糾纏不清；近來更厲害得不能下床了！等我告了假，帶你回家去罷！」

萬二獸子正待轉身，找爲首的去告假；猛然見前面戰鬥的壯士，都紛紛敗退下來；後面的老弱婦孺，也登時大亂，呼號喊叫的，各自私竄逃生。萬二獸子一手扯了楊天池要跑道：「快逃，快逃！我們這邊打輸了！劉陽蠻子就要追下來，落在他們手裏，便不能活！」說話時，神色慌張到了極點。再看這一排的老弱婦孺，已逃跑了大半。因是一坦平陽之地，看得分明；劉陽人那邊追下來的，約有五六百人；異常奮勇！平江人隊裏，祇望後退，已沒有反抗的能力！楊天池心想：我要幫助義父，此刻已是時候了！便立住不動，向他義父說道：「一逃跑，就輸給劉陽人了！孩兒可助殺一陣！你老人家且在此等着，孩兒殺上前去！」萬二獸子聽了大驚，待喊住不放，楊天池已一躍去了十多丈。

楊天池本想施出鍊成的飛劍來。忽然心裏一動，顧念這些上陣的劉陽人，全是些作山種地的蠻漢；其中雖也有些鍊過一會拳脚的，然終是血肉之軀，那有甚麼內功如何經得起我的飛劍！刈草一般的，

把他們全體刈殺了，未免太傷天地好生之德！不如用梅花針，祇將他們一個一個的戳傷，不能追趕那邊的人，也就罷了！思量已畢，看看追趕的到了跟前，忙揭起長袍，從腰間百寶囊裏，掏出一大把梅花針來。這種梅花針，是用鋼屑鍊就的，厲害無比，和頭髮一般粗細，每枝長不過三分。使用的時候，全仗內功到家，可以打到百步開外，無微不入！那怕你穿着極厚的衣，一粘身就鑽進皮肉裏面去了！在心術狠毒的人，修鍊這種梅花針，多用極毒的藥水煮過，見血即不能醫治！這也是暗器中的一種。甘肅、陝西一帶的煉氣士，發明這種暗器，爲的是好殺狠羣。在幾百年以前，甘肅、陝西的狠，動輒是千百成羣，沒有這種可以多殺的暗器，不容易治服狠羣！流傳下來，便成了鍊劍的一種附屬武器。

當時楊天池掏出梅花針來，朝着追趕的瀏陽人撒去，祇聽得數百人同時叫了一聲哎喲！有中了要害的，卽倒地掙爬不起！不曾中着要害的，也疼痛得住了腳，不能追趕！一時呼痛號哭的聲音，驚天震地！衆逃跑的平江人，忽見追趕的，紛紛倒地，不倒地的也伏着身子呼痛，還疑心是瀏陽人用詐。有胆大的回頭殺傷了幾個，不見瀏陽人反抗，才大家折轉身來，復奮勇向瀏陽人殺去。楊天池一看，不好使瀏陽人是這般駢首就戮，不是和用劍術殺他們的一樣嗎？我師父是個仁德君子，聽了我這舉動，必然責備我殘忍。我得從速將他們止住才好！祇是上陣的人多，一字兒排開的陣線，長有數里，楊天池又不是平江隊裏的頭目，如何能够止住他們呢？一時急中生智，見一面紅旗底下，有一個人在那裏擂鼓催進，鼓聲越急，反攻的人越奮勇，掌紅旗的，雙手舉着旗，一起一伏的搖動。離紅旗十來丈遠近，有一面綠旗，旗

下也是一個人，提着一面大鑼，舉旗的立着不動。楊天池心想：這鑼聲，必是令退的，我惟有急將鑼擡過來，用力敲打一會；看是如何？再作計較！真是小說上面所說的：說時遲，那時快，天池身手，何等疾捷！祇將兩腳一墊，已經到了綠旗之下；隨手搶過鑼來，也來不及搶鑼槌，就握着拳頭，敲得那鑼震天價響。反攻的人，一聞鑼聲，同時止了腳步；然瀏陽隊裏被殺死的，被打傷的，已有十之五六。楊天池見大衆停了手脚，即大聲喊道：「窮寇勿追！這回且饒恕了他們的性命罷！」衆人得轉敗爲勝，也不知道原故；見瀏陽人都瞑目待死，一些兒也不抵抗，正是殺得高興；忽然聽得鑼聲，雖則齊把手脚停了；但是心裏都疑惑，怎麼會金鼓齊鳴呢？一個個回轉頭來看，聽了楊天池的喊聲，却沒一個認識楊天池。

平江隊裏爲首的人，姓羅，名傳賢，是一個在農人中很有些貲產的人。當洪秀全、楊秀清經過湖南的時候，羅傳賢還祇二十多歲，就充當團練軍的小頭目，略略知道些臨陣的方法。拳棒功夫，也可打得開十來個蠻漢。此時已有五十多歲了。祇因他家世代業農，薄薄的有些祖業，所以不願認真投身行伍。不然，那時由行伍中發跡的，十分容易；有了他這種資格，早已是提鎮的地位了！如何能得他在這裏，當這種全無名義的首領呢？這時羅傳賢見自己的隊伍，敗退下來，正無法阻止。祇得也跟着往後退。陡然見一個文人裝束的少年，從老弱隊中，一躍十多丈，到了陣前，將長袍一揭，隨着左臂一揚，便見無數火星相似的東西，撒開來，向瀏陽人身上射去。瀏陽人正奮勇追趕，一遇那些火星，頓時一個個如受了重傷。羅傳賢心中好生詫異！才招呼自己人，回身殺去。又見那少年，搶着鑼打，心裏更是驚訝！楊天池高聲喊

了幾句話。羅傳賢忙跑過來，對楊天池拱手，問道：「足下是那裏來的？爲何不乘勝追殺，反敲鑼停止進攻呢？」楊天池放下銅鑼，也拱手答道：「敵人已死傷得不少。上天有好生的德，君子不欲多上人，豈可盡情殺戮？小子便是十年前的義拾兒，今日路過此地，特來相助我義父一臂之力，並非有仇於劉陽人！死傷過多，仇恨更深，循環報復，更無了時！老先生此時，即可將大衆遣散。小子就此告別了！」楊天池復拱了拱手，折身見自己義父，就立在後面。原來萬二獸子，着急義拾兒像個文弱書生，如何能和人打架！自己不會拉住，很放心不下！自己的眼睛，又看不見多遠。楊天池施放梅花針，劉陽人受傷，以及平江人反攻上去的種種動作，萬二獸子眼裏，都不曾看得清楚。祇聽得旁邊的人，忽然加倍的吶喊，又聽得大家歡呼之聲，問同伴的，才知道義拾兒在綠旗底下，和羅傳賢說話。劉陽人已是大敗虧輸。方將一顆老糊塗心放下，急忙走到綠旗跟前來。他原是一個極忠厚的人，見自己的首領在這裏，還不敢上去，就立在背後等着。

楊天池攙扶着他的胳膊，說道：「扶你老人家回家，看義母病得怎樣了！」萬二獸子點了點頭，說道：「好可是好！但是我還得向羅先生告假，才能帶你回去。這是有規則的！不然，就算是臨陣脫逃，得罰我五串錢！」楊天池道：「甚麼羅先生？他在那裏呢？孩兒去替你老人家告假，你老人家祇立在這裏不動。」萬二獸子搖頭道：「這是使不得的！不論是誰，都不能託人告假；我要親去的！剛才和你說話的，便是羅先生。」羅傳賢還沒走開，萬二獸子的話，聽得明白。即過來說道：「萬二爺祇管回去罷！我遣散了。」

大衆，還要到你家來，和他談話呢。」說時，用手指着楊天池。萬二獸子聽了，歡喜不盡。在萬二獸子的心目中，以爲羅傳賢是個大有身分的人，能得他來家一趟，真是蓬華生輝，慌忙鞠躬致敬的，連稱不敢當。楊天池懶得多說，攙扶了萬二獸子就走。回到萬家，楊天池與他義母，自有一番殷勤安慰。萬二獸子自有一番問長問短。這都不必叙他。

且說：劉陽人方面，有五六百人，受了楊天池的梅花針，被平江人殺死的，有一百多名，打傷者有二百。祇被梅花針刺了，沒被打被殺的，倒容易恢復了原狀。原來楊天池的梅花針上面，沒有毒藥，受刺的不至有性命之憂！往常兩方打架，照例是打輸了的，就即時各散五方，這年認了輸，且待次年再打！然從來死傷到一百人的時候很少！這回劉陽人本已打勝了，却來了楊天池助陣，反將勝的打得一敗塗地，死傷如此之多！

劉陽隊中首領，姓陸，名鳳陽，是劉陽一縣中，財力最雄厚的農人。雖是不曾讀書，爲人却甚是精明幹練；爭着了趙家坪，於他家農務上的益處極大。所以劉陽人奉他爲爭趙家坪的首領。這回因是打勝了，陸鳳陽領着大衆，爭先追殺。不提防他受了楊天池一梅花針，又被平江人在他肩膀上，打了一鐵鋤頭，還虧了一鋤就打得昏死過去了。平江人以爲是已經死了，才沒打第二下。平江人退後，方漸漸轉過氣來。陸家住在一小市鎮上。陸鳳陽的跟人，將陸鳳陽抬回家醫治。剛抬到那市鎮上，一個跛脚叫化，正低着头，迎面一偏一點的走來。抬陸鳳陽的人，因走的太快，跛脚叫化避讓不及，竹桿尾子，在跛脚叫化

的額角上，撞了一下。叫化喊了一聲哎喲！雙手將竹桿扭住，罵道：「你們瞎了眼嗎？充軍到煙瘴地方去嗎？怎麼是這般亂衝亂撞的？」陸鳳陽的跟人在那時有甚好氣，朝着那叫化臉上，啐了一口凝唾沫，也回罵道：「你不是瞎了眼，如何不早些讓開你？真是個不睜眼的東西！也不去打聽打聽，看我們抬的是誰？」那叫化被這一回罵，倒軟下來了！反笑着晃了晃腦袋，說道：「我確是個不睜眼的！不知道是誰！倒要看看你們抬的，可是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陸鳳陽肩上雖受了重傷，心裏却還明白。起初聽得自己跟人，和人拌嘴，以爲無意的撞人一下，算不了甚麼事，便懶得張眼去看。及聽這叫化說出來的話，既不是本地的口音，又不像尋常叫化的口氣，見說要看看可是個三頭六臂的人物，即張眼一看，不由得心裏大爲詫異！不知陸鳳陽爲甚麼詫異？那跛脚叫化是誰？且待第七回詳說。

冰廬主人評曰：施耐庵作水滸傳，輒於每回之末，另起波瀾，故作驚人之筆，不肯平平寫去，使讀者精神爲之一振！且妙在籠罩下文，而無背謬情理之處！本書作者深得是法，每至回末，令人悠然意遠！而第五回一結，尤出人意料之外！迨讀本回笑道人之言，則又語語不背情理，蛛絲馬跡，早在上回埋伏妥帖！噫！小說雖小道，欲求其工，豈易易哉！

吾嘗痛夫近世非孝說之背謬，不惜浪費楮墨，一再斥之。亦欲納人心於正軌，挽既倒之狂瀾，使梟獍之徒，憬然自知覺悟耳！今讀奇俠傳一書，而知作者與余有同情也！故一發於紅冬瓜教孝之言，再申於義拾兒尋親之日，劬勞罔極之思，溢於言外！嗚呼！吾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識孝悌，別長

幼耳！奈何倡言非孝者之自甘儕於禽獸之列耶？

平、瀏鄉民之爭趙家坪，一年一度，已成慣例；原與諸俠風馬牛不相及。乃從楊天池探望萬二獸子，閉關而入，他日英雄聚義，劍俠爭雄，皆肇於此。大風之起，始於蘋末；信然信然！

霍家的武藝軼聞，很多很多，在下因為篇幅關係，不能十分過於冗長，諸位倘要看到他的奇事軼聞，在世界書局發行之近代俠義英雄傳裏面，寫得十分詳細，現在我把書裏面的一段，抄寫出來，掛一漏萬，在所不免，還要請看書諸君原諒啊！

「上略」當下李富東被霍俊清搶了上風，步步逼緊過來，李富東祇得步步往後退；霍俊清的彈腿，在當時可稱得蓋世無雙，見李富東後退，就乘勢飛起一腿，李富東知道不好，急使出霸王卸甲的身手，極力向後一挫，原打算挫退七八尺遠近，好將長袍卸下，重整精神，和霍俊清鬥個你死我活的；沒想到已向後退了好幾步，背後有個土坑，相離不過五六尺，這一退用力過猛，下盤抵住了土坑，沒有消步的餘地，上盤便收勒不住，仰面一跤，跌倒在土坑上面，土坑承受不起，同時塌下半邊，還虧得李富東的工夫老到，躍起得快，不會陷進土坑的缺口裏；若在旁人，陷了下去，怕不碰得骨斷筋折嗎！這樣短少的一節，寫得霍家拳天下無敵，諸位看了後，還有餘味嗎？我不妨在下回裏再寫出幾段來。

第七回 陸小青烟館逞才情 常德慶長街施勇力

話說陸鳳陽張眼見那跛脚叫化，身材矮小，望去像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一頭亂髮，披在肩背上，和一窩茅草相似；臉上皮膚漆黑，緊貼在幾根骨朵上，通身祇怕沒有四兩肉，背上披一片稿薦，胸膛四肢都顯露在外；兩個鼻孔朝天，塗了墨一般的嘴唇，上下翻開，儼然一個喇叭；兩隻圓而小的眼睛，却是一開一闔的，閃灼如電，發聲自丹田中出來，宏亮如虎吼。那時正在二月間天氣，北風削骨，富貴人重裘還嫌不煖，這叫化僅披着一片稿薦，立在北風頭上，全沒一些縮瑟的樣子。陸鳳陽的心思，也很細密，一見這叫化，就暗自尋思道：「這人必不是尋常的乞丐，多半是一個大強盜裝成的！我倒不可把他得罪了，免得再生煩惱！」心裏這般思量着，便忍着肩上的痛，勉強抬了抬身，陪着笑臉說道：「他們是粗野的人，不留神撞傷了老哥甚麼地方，望老哥看我的薄面，饒恕了他們！我身上帶了重傷，不能下來，給老哥陪罪，也要求老哥原恕！」那叫化見陸鳳陽陪不是，即將扭竹槓的手鬆了，點了點頭，笑道：「這倒像幾句人話好！我真個看你的面子！」說完，提起那跛脚，又一遍一點的往前走。陸鳳陽的跟人，心裏十分怪自己主人太軟弱，無端的向一個乞丐，是那般服低就下！祇是口裏不敢說出甚麼來。氣忿忿的抬到家，邀了幾個幫陸鳳陽種田的長年工人，瞞着陸鳳陽，各人帶了一條檀木扁擔，追出來，想毒打那叫化一頓。

這種事，在瀏陽地方是常有的。瀏陽的人性，本來極強悍，風俗又野蠻。過路的人，常有一言不合，就動手打起來的。本地人打贏了便罷，若是被過路的打輸了，一霎時能邀集數十百人，包圍了這過路的毒打；打死了，當時揀一塊荒地，掘一個窟窿，將屍首掩埋起來，便是有死者家屬尋到了，也找不着實在的兇手。陸家出來追叫化的，共有八個人。才追出了那市鎮，即見那叫化，緩緩的在前面走。追的一聲喊嚷，各舉扁擔，從兩邊包圍上去。那叫化像是聾了耳的一般，全不知覺，仍向前一偏一點的走。先追着的一扁擔沒頭沒腦的砍下，正砍在那叫化的後腦上。可是作怪！扁擔砍在上面，就和砍在一個棉花包上相似！砍的人還祇道是叫化頭上的亂髮堆的太厚，砍在頭髮上，所以這般柔軟！接着第二個趕到了，掃腿一扁擔砍去，砍在那跛脚上；祇聽得拍的一聲，將扁擔碰了轉來，震得這人的虎口出血，跛脚叫化望着，剛才抬陸鳳陽的兩個跟人問道：「你們爲甚麼打我呢？」兩人不會回答，接二連三的扁擔，斬肉丸似的，斬將下來，下下實打實落，並沒一扁擔落了空。倒打得那叫化大笑起來，說道：「原來你們祇有打單身叫化的本領！怎麼和平江人打起來，便那般不濟咧？打够了麼？我都記好了數目，回頭去找你的東家算帳！」這一來，把這八個人，驚的目瞪口呆，呆幾個膽小的，掉轉身，撒腿就跑；這幾個見他們跑，也跟着溜之大吉！大家都存了一個，如果叫化找來，祇咬定牙關，不承認打了他的心思。

一行人才奔進大門，就聽得那叫化，緊跟在背後喊道：「我送上門來，給你們打！你們不打一個十足，我是不肯走的！」大家回頭一看，更驚得恨無地縫可入！誰也想不到他一個跛脚，會追趕得這們快料！

想他這們大的嗓音，必然會嚷得被自己東家聽見！跑是跑不了，躲也無處躲，祇得都回身向叫化求饒道：「我們都是些無知無識的蠢人，得罪了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不要與我們一般見識！我們在這裏陪禮了！」各人都倚了扁擔，一齊向叫化叩了個頭。叫化嘆了一聲道：「有這們便宜的事麼？你們瀏陽人，被人打死了，都沒要緊，打傷了，更是應該的！我不是瀏陽人，沒這般好說話！快把你東家叫出來，跟我算賬！」兩個跟人以為他是一個叫化的，我們向他叩頭，便叩一百個，他也沒有用處，所以說沒有這們便宜的事！他必是想要錢要米，多偷些米給他，就完了；免得給東家知道了麻煩！忙拿大碗，承了一滿碗米給他道：「對不起你老人家！我們都是幫人家的人，手邊實在是拿不出錢來！將就點兒，收了這碗米罷！這碗米，差不多有一升呢！」那叫化朝着碗，祇一聲呸，碗裏的米，和被甚麼東西打着了似的，都直跳起來，散了一地，碗中一粒也不剩；連端碗的那隻手，都被吓得麻了！嚇的這人，倒退了幾步，叫化接着罵道：「好不開眼的東西！老子向你討米嗎？你够的，上有米開叫化？我不是賊頭目，怎的收你這偷來的米？還不快把你的東家叫出來嗎？」這如雷的聲音一呼喚，陸鳳陽睡在裏面，已被驚醒了。忙教自己的兒子陸小青出外，看是什麼人吵鬧。

陸小青這時才得十二歲，却是聰明絕頂，言談舉止，雖成人不能及他。陸鳳陽因鍾愛他，又自恨世代業農，不曾讀得詩書，不能和詩禮之家往來結親；立意想把陸小青讀書。五歲上就延聘了一個本地秀才，在家裏教讀。祇兩年工夫，便讀完了五經。遠近的人，都稱陸小青為神童。八歲的時候，陸鳳陽帶着他

到長沙省城，看他姨母的病；他姨母住在南門鳳凰臺。那時湖南的鴉片烟盛行，省城裏的街頭巷尾，都遍設了煙館，上、中、下三等社會的人，煙館裏皆可容留得下。煙館當中，最大最好的，推雞公坡的福壽祥第一。陸鳳陽這日，請一個姓趙的秀才，到福壽祥吸鴉片。陸小青也跟着去了。在煙館裏，趙秀才又遇着一個朋友；於是三人共一個烟榻吸烟。陸小青就立在旁邊看。趙秀才見陸小青生得唇紅齒白，目秀眉清，很歡喜的摸着陸小青的腦袋問道：「你會讀書麼？」陸小青說：「略讀過幾本。」趙秀才又問：「會開筆做文章麼？」陸小青說：「不會，祇每日做一首詩，對兩個對子。」趙秀才說：「你會對對子嗎？我出一個給你對，你歡喜對麼？」陸小青說：「請出給我試試看。」趙秀才原是隨口說的一句話，心裏何曾有甚麼可出的對子呢？聽陸小青這們一說，倒不好意思不出了！隨即躺下來，拈着烟籤燒烟，一盒烟三個人吸，早已吸光了；趙秀才還不會過癮，遂笑向陸小青說道：「有了！我說給你對罷。盒烟難過三人癮，你有得對麼？」陸小青應聲說道：「杯酒能消萬古愁，使得麼？」趙秀才吃了一驚，望着陸鳳陽笑道：「想不到令郎這一點年紀，就有這般捷才，真是難得！將來的造就，實在不可限量！」陸鳳陽聽了，自是高興。正在謙遜，忽聽得烟館裏的雄雞叫。趙秀才拍着巴掌笑道：「我又有了！一個好的。你再對一對看！這裏地名雞公坡，方才恰好雞公叫，就是雞公坡內雞公叫。你對罷！」陸小青略不思索的答道：「鳳凰臺上鳳凰遊。」趙秀才長歎了一聲道：「這種天才，這種吐屬，還了得嗎？你將來一定是鳳凰臺上的人物！」從這回起，陸小青的才名，震驚遐邇。他又肯在學問裏面用功。陸鳳陽把他看的比寶貝還重，輕易

不教他出外。這日自己被平江人打傷了；兒子在床跟前伺候，聽得外面吵鬧，自己不能掙扎起來，才打發他出外查問。

陸小青來到廳堂上，見一個跛脚叫化，坐在大門裏面吆喝。這時八個打叫化的人，都沒法擺布；又怕東家出來責備，一個個抽身進裏面躲了。叫化也不再追趕，一屁股坐在地下，張開喇叭口，朝裏面亂罵。陸小青走近前問道：「你是討吃的麼？却爲何坐在這裏罵人呢？」那叫化舉眼一見陸小青，即時換了一副笑容，答道：「祇許你家的人打我，不許我罵你家的人嗎？」陸小青問道：「我家有誰打了你？祇怕是你認錯了人吧！我的父親，被人打傷了；還不曾請得醫生來治，如何會有人來打你咧？」那叫化哈哈大笑道：「原來你父親被旁人打傷了，却教長工追趕着打我，這也算是報復之道！好在我的皮肉堅牢，沒被你家長工打傷！你不相信，祇把剛才抬你父親回家的那兩個人叫來問，他們是不是打了我？這地下撒的米，也就是他偷了給我，想敷衍我的！」陸小青早已看見撒了一地的米，聽這叫化的談吐，絕不像是一個下等人，估料他說的，必不是假話。心裏很覺得有些對不住。即時將兩個跟人叫出來，問甚麼事追趕着人打。跟人知道隱瞞不住，祇得把追趕時情形，述了一遍。陸小青是個頭腦很明晰的小孩，一聽跟人的話，就暗自尋思道：「這一個小小身材的叫化，身上又沒穿着衣服，科頭赤脚的，怎生能受的了八個壯健漢子用檀木扁擔劈，一些兒不受傷損呢？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叫化嗎？我父親這回和平江人，因爭水陸碼頭打架；若是有這叫化同去，平江人不見得能打傷我父親？我何不將這事，進去告我

父親知道，看他如何說法？」陸小青思量着，教跟人立着不動，自己轉身到裏面，將叫化的情形，和跟人的話，照樣向陸鳳陽說了。陸鳳陽不待說完，一蹶劣爬了起來，全忘了肩上的傷痛，倒把陸小青嚇的後退。

陸鳳陽下了床，招陸小青攏來說道：「快扶我出去見他！」陸鳳陽的老婆在旁說道：「你肩上受了這們重傷，一個叫化子，也去見他做甚麼？」陸鳳陽道：「你們女子知道甚麼？說不定替我報仇雪恨，就在這個叫化子身上呢！」陸鳳陽一面說，一面扶着陸小青的肩頭，來到外面，向那叫化一躬到地說道：「我等山野之夫，真是有眼不識泰山！家人們無禮，更是罪該萬死！望海量包涵！恕我身帶重傷，不能叩頭陪禮！這裏不是談話之所，請去裏面就坐。」那叫化並不客氣，隨即立起身，笑道：「不嫌我醜陋嗎？」跟人還立在那裏，見叫化不提說挨打的事，就放下了心，聽了叫化說不嫌我醜陋的話，忍不住掉轉臉，匿笑。陸鳳陽忙叱了一聲，罵道：「你們這些無法無天的東西，還了得嗎？等歇我閑了，再和你們說話！」罵得兩個跟人，不敢笑了！陸鳳陽父子引叫化到客堂裏，納之上坐；自己在下面坐着相陪。開口說道：「我本是一個村俗的人，生長在這鄉裏，一輩子沒出過遠門，沒一些兒見識，然而一見你老兄的面，就能斷定是一個非常的人！祇因我肩上被人打傷了，一時疼痛難忍，不能延接老兄進來。方才聽小兒說，家人們對老兄無禮的情形，心裏又是氣忿，又是欽佩。氣忿的是家人們敢背着我，這般無法無天；欽佩的是老兄的本領。所以身上的痛苦都不覺着了，來不及的掙扎着出來，向老兄陪罪，並要求老兄不棄，在

寒舍多盤桓幾日」那叫化微微的點了點頭，含笑說道：「不愧做瀏陽人的首領，果是精明幹練，名下無虛！但不知貴體是怎生受傷的？」陸鳳陽道：「老兄不是已經知道我是被平江人打傷的嗎？」叫化道：「我會遇着一個，從趙家坪逃回的人說：這邊本已打勝了，正奮勇追趕，忽然追趕的人，一個一個的，祇往地下倒，却又不是被平江人打了的。是不是有這們一回事呢？」陸鳳陽拍着大腿，唉聲說道：「正是這般的情形！我至今還不明白是甚麼道理！這回我瀏陽人裏面，死傷的祇怕有一大半，真是可慘可恨！往年的陳例，每年祇決一次勝負，但是這回我瀏陽人吃的苦，實在太大，寧肯拚着一死，這仇恨斷忍不了！到明年再報！我知道老兄是英雄，千萬得助我雪恨！」陸鳳陽說至此，忽然啊呀一聲道：「我祇願說話，連老兄的尊姓大名，都忘記請教了！」那叫化偏着頭，像是思索甚麼的樣子，陸鳳陽的話，似乎不會聽得。好一會，才抬頭問道：「追趕的時候，你這邊的人，一個一個的往地下倒，是不是呢？」陸鳳陽口裏應是，心裏暗自好笑！這話原是他自己聽得人說的，我已答應了，正是這般情形，怎麼還巴巴的拿這話來問是不是呢？祇見叫化又接着問道：「你跟着上前追趕沒有呢？」陸鳳陽道：「我若不是跟着上前追趕，也不至被人打傷了！」叫化又把頭點了兩下，問道：「你也跟着往地下倒沒有呢？」陸鳳陽暗笑這人，怎的專問這些廢話？我若不跟着往地下倒，難道見大家都倒了，我還不急速退回，立在那裏，等平江人來打嗎？祇是陸鳳陽心裏儘管這般暗笑，口裏仍是好好的答應，我也跟着往地下倒了。叫化道：「你爲甚麼也跟着倒呢？真個不是被平江人打倒的嗎？」陸鳳陽聽了這兩句話，却被問住了！遲疑了

一會才說道：「那時平江人敵不住我們了，都沒命的轉身飛跑。我們已追趕了半里路，並沒一個平江人敢回頭，實在是沒人打我們。我所以往地下倒的原因，是爲我的右腿上，忽然像是有人拿一枝很鋒利的錐子，用力錐了一下，立時痛澈心肝！兩腿不由得一軟，就撐支不住，倒在地下了！然我回家後，搖出右腿來看，又不見有傷痕，我正自疑惑：即算我平日，兩腿本有轉筋的毛病，這幾百人，怎麼都會一齊倒下的咧？」

叫化起身走到陸鳳陽跟前，教再把右腿擡出來看，即露出很吃驚的神色，仔細端詳了幾眼。才用那色如漆黑，瘦如雞爪的手指，點着膝蓋以上一個帶紅色的汗毛孔道：「平江人打了你的傷痕，有在這裏！」陸鳳陽看了不信道：「這是蚤虱咬了的印子，我身上常有的，如何說是平江人打的傷痕？」叫化大笑道：「也難怪你不相信，我就還你一個憑據罷！」說時，揭開他自己腰間的稿薦，現出一隻討米袋來，伸進手去，摸了一會，摸出一顆棋子大的黑東西，像是有些分兩的，估料不是鐵，便是石。叫化將那顆黑東西，放在紅色的汗毛孔上，不一刻就拿起來，指給陸鳳陽看道：「這是蚤虱咬的麼？」陸鳳陽看黑東西上面，黏着半段絕細的繡花針，針上還有血，不禁驚異問道：「這不是一口斷了的繡花針嗎？怎麼會跑到我大腿裏面去了呢？」叫化歎了一聲氣道：「這事祇怕得費些周折！老實說給你聽罷：這不是斷了的繡花針，是修道人用的梅花針，因形式彷彿梅花裏面的花鬚。我本來不合多管這些不關己的事，但使用這針的人，既在修道，何必幫着人爭水陸碼頭，並下這種毒手於情理未免太說不過去！」

落到我眼裏，我儘可不必過問；於今既看眼裏，聽在耳裏，記在心裏，待說不過問，天下英雄也要笑我，不能存天地間正氣！我姓常，名德慶，江西撫州人。祇因平生愛打不平，十七歲上，替人報仇，殺了人一家數口，就逃亡在外，不能回轉家園。流落江湖上二十年，本性仍不能改。曾遇人傳授我治傷的方藥，不問跌傷打傷，那怕斷了手足，祇要在三日之內，我都有藥醫治。今日也是你我緣，又合該二三百農人，不應死在梅花針下，湊巧我行乞到此！」常德慶說時，又伸手在那討米袋裏，掏出一個小紅漆葫蘆來，傾出來些藥粉，用水調了，先敷了陸鳳陽肩上的鋤傷。然後將葫蘆中藥粉，盡數傾出，用紙包了，交給陸鳳陽道：「凡是從場打傷了的人，祇須將這藥略敷上些兒，包管就好！你拿去給他們敷上罷！我還有事去，不能久在此耽擱，回頭再見。」陸鳳陽肩上的傷，原疼痛的厲害，雖勉強延接常德慶，陪着談話，然仍不免苦楚。自從這藥粉敷上，但覺傷處微癢，頃刻即不似前時那般疼痛了！心裏正高興，要和常德慶商量復仇之計，聽常德慶說有事去，不能久在此耽擱的話，那裏肯放他走呢？雙手扭住常德慶的手腕，放聲哀求道：「我這一肚皮怨恨，非老兄……」常德慶不依，陸鳳陽說完，連連的點頭答道：「用不着多說，我知道了！仇也不能就坐在你家裏報呢！」陸鳳陽仍扭着不放。忽聽得外面人聲嘈雜，彷彿有千軍萬馬殺來的聲響，驚得陸鳳陽連問：「怎麼？不知外面嘈雜的是誰？這仇怨究竟怎生報法？且待第八回再說。」

冰盧主人評曰：古之成大事，立偉業者，往往禮賢下士，虛懷若谷；未聞有徒恃匹夫之勇，而能垂不

世之業者！西楚霸王，勇士也；然徒恃其拔山蓋世之雄，瞋目一呼，辟易萬人；卒至楚歌四繞，無面以見江東父老；法拿破崙，怪傑也；縱有統一全球之志，蹂躪亞歐，稱霸一時；然而滑鐵盧一戰遭擒，難免被流荒島！以此證之，謙德亦為人生要素；良足信也！陸鳳陽聞常德慶之勇，即瞿然忘痛苦，不以乞丐為鄙，低首禮之；真不愧為瀏陽人的首領矣！故吾姑置他日勝負於不論，就目前言，陸鳳陽亦非常人也！

「上略」原來霍家有一把祖傳的雁翎刀，能吹毛斷玉，霍恩第當少年的時候，在北五省保鏢，不曾逢過敵手，所賴全在這把雁翎刀，這刀長幾三尺，形如雁翎，故名雁翎刀。霍恩第將這刀視同性命，夜間睡覺，都帶在身邊，他的子姪十兄弟中，惟霍俊清的本領最高強，霍恩第常把這雁翎刀，給他使用。

且說霍俊清背上雁翎刀，出了會館，使出平生本領，如疾風迅電的，殺奔義和團的駐紮所來，霍俊清奔近那村莊一看，祇見那莊子旁邊的黃土坪裏，半圓形的立滿了一坪奇形怪狀的神兵，都是靜聽一個立在桌上的人說話，那人的話，還未說完，霍俊清已如風飛至，手起刀落，祇聽得喳喳兩聲響，一個人倒在地下了；那時，但聽得一聲霍元甲來了，却是不見霍元甲的影子！你道被殺死的是誰？請閱近代俠義英雄傳。各省世界書局均有發售。請繼續注意下回空白，當有一段更饒興味的情節，以書諸君的眼福。

第八回 陸鳳陽決心雪公憤 常德慶解餉報私恩

話說陸鳳陽正扭着常德慶不放，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陸鳳陽是在趙家坪，受了驚嚇的人，驚魂才定，又聽得有如千軍萬馬殺來的聲響，如何能不驚得連問怎麼呢！陸小青早已跑出客堂，朝大門口一望，祇見一大羣的人，爭着向門裏擠進來。陸小青眼快，認得在前面的幾個人，都是附近的大農戶，平日常和自己父親來往的，料知沒甚凶事，才放了心，急轉身告知陸鳳陽。常德慶笑道：「你家有客來了，更用不着我在這裏！我這髒樣子，或者人家還要討厭呢！」說着，脫開了陸鳳陽的手，往外便走。陸鳳陽肩上的傷，此時已全不覺痛了，見常德慶執意要走，祇得立起身送出來，一面看許多農戶，來幹甚麼。祇見大門以內，擠得滿滿的人，足有八九十個，一個個面帶怒容。見陸鳳陽送一個叫化出來，都現出詫異的樣子，立在前面的幾個人，迎着陸鳳陽，略轉了些笑臉問道：「陸大哥不是受了重傷嗎？怎麼就好了呢？原來傷的不重麼？」陸鳳陽向說話的人，指了指常德慶道：「等我送了客回頭，再和諸位詳說。」陸鳳陽直送到大門外，拉了常德慶的手，兩眼像要下淚的樣子，說道：「到舍間來的這許多人，不問可知是找我商量報復的事。我若不能報這回的仇，死在九泉之下的衆兄弟，也不能饒恕我！你老兄若不能幫我，我這仇就到死也報不了！」常德慶摔開手，不悅道：「太囉唆了！教人不耐煩！我既說了要報仇，也不能坐在你家中報！不是已經答應了你嗎？」陸鳳陽陪笑作揖道：「我委實是氣糊塗了！老兄雖不耐煩，

但我仍得請問一句：老兄此去，何時再來？萬一有緊急的事，教我去那裏尋找老兄？」常德慶一面往前走，一面答道：「這也用不着問！你有緊急的事，我自然會來！我便說給你的地方，你也找尋我不着！」
陸鳳陽不敢再說，望着他一偏一點的走得遠了，才回身進屋。

此時陸小青已教家下人，搬出許多椅櫈，在大廳上，給衆農戶坐了。剛才問陸鳳陽話的幾個人，見陸鳳陽進來，先起身說道：「我等聽得大哥受了重傷，都放心不下！所以約齊了，來瞧大哥！」衆人都立起身來。陸鳳陽讓坐申謝了幾句，說道：「我的傷，已承剛才送出門的那位常大哥，給我治好了，並留下許多靈丹在這裏，教分給受傷的衆兄弟。」說時，取出那紙包藥粉，交給一個年老的人道：「往年的舊例：打勝了，得治酒大家痛飲一番；打敗了，各自歸家休養；死了的，歸家屬領埋；傷了的，歸自家醫治。惟今年不能依照往年的舊例；因平江人得了外來的人助陣，才能轉敗爲勝；並不是我們門平江人不過從來爭水陸碼頭，沒有外來人幫場的；況且他們這幫場的，不是尋常人；我們衆兄弟，都死傷在那人的梅花針底下，情形實在太慘！我這回拚着不要命了，總得設法報這番的仇恨！」衆人都流下淚來，爭着說道：「我等到這裏來，一則爲瞧大哥的傷勢；一則爲要商量報前番的仇。我等多是目擊當時情形的人；若不是逃跑得快，也和衆兄弟一樣，死的死，傷的傷了，也不知平江人，從那裏請來的那個妖人用的甚麼邪法？祇將手往兩邊一撒，我們這邊的人，就紛紛往地下栽倒；他們都回身，打跛脚老虎似的，下一個個可鄰死傷的衆兄弟，那一個能明白，是如何死傷的呢？這仇不報，要我等活在這裏的何用！陸大哥尚

肯拚着性命不要；我等中若有一個畏死貪生的，已死衆兄弟的英靈，決不讓他活着！」衆人說時，有放聲大哭的。陸鳳陽揚手止住道：「大丈夫做事，要做就拚着性命去做，哭是不中用的，徒然滅了自己的威風！他們能請得着外來的幫場；我們也請得着！剛才我送出門的常大哥，就是一個英雄豪傑之士；我已拜求了他，承他答應了，替我們報仇雪恨！諸位且回去，拿這藥粉將衆兄弟的傷治好了；祇等常大哥一來，商量了報復的方法，我即傳知諸位。」衆人中有問常大哥是那裏人？怎生到這裏來的？陸鳳陽將轎槓撞了常德慶，及自己跟人糾合長工去打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轉憂爲喜，一個個眉飛色舞的，辭了陸鳳陽，帶着常德慶給的傷藥，醫衆人的傷去了。

且慢！在下寫到這裏，料定看官們心裏，必然有些納悶：不知常德慶，畢竟是個甚麼人？如何來得這般湊巧？這其間的原委，也正是說來話長；而且說出來，在現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了，說不定要罵在下所說的，全是面壁虛造，鬼話連篇！以爲於今的湖南，並不會搬到外國去；何嘗聽人說過這些奇奇怪怪的事蹟，又何嘗見過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不都是些憑空捏造的鬼話嗎？其實不然！於今的湖南，實在不是四五十年前的湖南；祇要是年在六十以上的湖南人，聽了在下這些話，大概都得含笑點頭，不罵在下搗鬼。至於平瀏人爭趙家坪的事，直到民國紀元前三四年，才革除了這種爭水陸碼頭的惡習慣。洞庭湖的大俠，大盜，素以南荆橋、北荆橋、魚磯、羅山幾處爲淵藪；遜清光緒年間，還猖獗的了不得！這回常德慶出頭，正是光緒初年的事。趁這時將常德慶的來歷，交待一番，方好騰出筆來，寫以下爭水陸碼頭的

正傳。

常德慶原是江西撫州人。他父親常保和，是一個做木排生意的人。湖南人稱做木排生意的，謂之排客。照例當排客的，不是有絕高的武藝，便得有絕高的法術。湖南辰州地方，本來產木料，風習又最迷信神權，會符咒治病的極多，所以辰州符，是全國有名的。辰州的排客，沒一個不是有極靈驗極高強法術的。因為湖南人迷信，相傳說洞庭湖的龍王，最是氣度仄狹，手下的蝦兵蟹將，更最喜興風作浪的，危害行船。不論來往的船隻，預備過湖的前一日，總得齋戒沐浴，鳴鑼放炮，跪拜船頭，求龍王爺保佑。在經過湖心的時候，船中老幼男女，都得寂靜無譁，不但不敢在湖中有猥褻的行爲，便是略近不敬不謹的話，也不敢說出半句；說是祇要有一言半語，觸犯了龍王爺，或蝦兵蟹將，立時風波大起，那船就或翻或沉，那排就或散或停在湖心打盤旋，和被人牽住了一般，再也行走不動！法術好的排客，到了這種時候，就要有本領和龍王爺抵抗。排客駕着木排，到湖北銷售了，得了現金，須搭帆船回家，在洞庭湖經過的時候，就得防備大盜。會武藝的排客，在這種關頭，便能保全自己的生命財產。常保和雖是江西人，却很會辰州的法術，武藝更是好到絕頂。常德慶才得十歲的時候，常保和就將他帶在跟前，教他的武藝。祇因常保和所會的武藝，是陰勁功夫，常德慶的身量，又天賦的瘦小，練到一十五歲，形像便活是一隻猿猴，身子比猿猴還快。

十八歲上，常保和死了。他不願意繼續做那木排生意，在湖南藩司衙門裏，謀了一份口糧。那時的藩

台，獨具隻眼，能看出常德慶是個好身手的漢子來，格外提拔他，當了一名貼身的護衛。每次有重要的差遣，總是教常德慶去，從來不曾失過事。那時解赴都門的丁漕銀兩，若沒有水陸兩路的英雄保護着，出了湖南界，就不得過湖北界；過了湖北界，又不得過河南界，祇要能過了河南界，便可望平安無事的解進北京了。湖南專保解丁漕銀兩的，姓羅，名有才，獨身保了五十年，水陸兩道的強人，從不敢過問。這時羅有才的年紀，已有八十多歲了；他兒子羅春霖，不忍八十多歲的父親，再去飽受風霜，飽耽驚恐，力勸羅有才遞辭呈，乞休養。羅有才每年一次的力辭，辭到第三年，病了下來，實在不能再奉命了；藩台祇得準了。因此才極力的物色人才。兩三年提拔常德慶在跟前，隨時留心觀察，知道是個可靠的人。羅有才既是病了，藩台便叫常德慶到簽押房裏，問他能不能保解丁漕銀兩。此時常德慶的年紀，祇二十二歲；少年人練了一身本領，目空一切，那知道江湖上的厲害，當下便隨口答道：「小的承大人格外栽培，雖教小人赴湯蹈火，小的也得奉命！何況於今是太平盛世，不過要小的在沿途照顧照顧，那裏真有目無王法的賊子，敢冒死來盜竊？」羅有才保解了五十年，何嘗有一次，曾有賊子敢出來侵犯過小的情願保解，以報大人格外栽培的恩！」藩台聽了，異常歡喜，即交了三十萬兩丁漕銀給常德慶，點了三十名精壯兵士，隨船照顧，送出湖南地界。常德慶結束停當，帶了應用兵器，押着一號大官船的銀兩，從長沙動身，往湖北進發。下水船行迅速，祇兩日就過了洞庭湖；次日又安然無事的，經過了魚磯，魚磯以下三十里，便是羅山；隨船的三十名兵士，祇待過了羅山，即回長沙銷差。

這夜船泊在羅山底下。常德慶在童年的時候，就隨着他父親常保和，往來兩湖之間，湘江沿岸的強人俠士，雖見識得不多，然甚麼所在是強人出沒的地方，耳裏時常聽得常保和說，腦筋裏是能記憶的。羅山本是湘江岸強人的第一個巢穴，裏面好本領之人極多。常德慶也就不敢怠慢，教衆兵士，不要解裝休息，真是弓上弦，刀出鞘的防護。但是都坐在船艙裏面，船棚仍遮蓋得嚴密，常德慶背上插了一把三尺長的單刀，這單刀還是常保和傳給他的，雖沒有吹毛斷玉的那般犀利，然在常保和手裏，用了幾十年，江湖上沒有不知道這單刀厲害的。稍微輕弱些兒的兵器，一遇這刀，莫不登時兩段。刀重有九斤半，尋常無人能使他動，常德慶自幼使用慣了，舞動起來，刀光如鏡，耀得人兩眼發花。這時插了這把刀，吩咐衆兵士不要高聲言語，若聽得外面有呼殺的聲音，須同時立起來，一齊動手，將船艙揭開，各人守住各人的地位，不可亂走亂動，強人到了跟前，方可動手。船上不比陸地，人多一走動，船身就搖晃，立腳不住，凡事有我擔當，不要害怕。衆兵士聽了常德慶的話，雖教他們不害怕，其實他們是承平時時候的兵，不曾見過陣，這時又在夜間，又在不好施展，不能逃跑的船上，如何真能不害怕呢？口裏不敢說甚麼，心裏却都存了個若果有強人來了，就大家跪在船板上求饒的念頭。常德慶吩咐好了，猿猴一般的，爬上桅桿顛上坐了，用眼向四面張望。此時並無月色，十丈以外，便看不出人影。

坐等二更以後，忽聽得遠遠的有犬吠之聲，近處人家的犬，也立時接聲吠起來。常德慶定睛向犬吠的地方望去，窮極目力，看不出一些兒人影來。正待飛身上岸，用耳貼地去聽，看有無脚步的聲音，並聲

音的輕重多少，忽覺三四丈以內，有一條黑影一晃，向自己船上射箭一般的奔來；船身登時往下一沈，竟似有千斤重量；祇是一些兒響聲沒有。常德慶即知道來者不是等閑的人物！趁着那人上船，立足未定的時候，從桅顛上一個鴿子翻身，頭朝下，脚朝上，對準那人頭上，直刺下來。那人閃讓不及，舉手中鐵尺來擋。怎當得常德慶從上殺下，來勢兇猛，鐵尺碰在單刀上，截去了半段；順勢收斂不住，將那人右膀連肩削去了一半！常德慶雙脚才踏着船板，那人也不喊痛，一面用左手的鐵尺來招架，一面口中打了一聲呼哨。常德慶恐來多了，地方仄狹，抵敵不過，正把手中的刀，緊了一緊，想先將來的殺倒。可是作怪船身猛然向水中直沈下去！艙裏的兵士，都慌張大叫：「進水了！」常德慶來不及拔步，水已淹了大腿；虧得他小時，在河江裏長大的，很識得水性。然身上擔着這多銀兩的干係，心中怎免得了驚慌？一個不留神，左肩上被人打了一下；身體才一偏，右臂上又受了一暗器，覺得這兩下都很有些分兩。那敢留戀，連忙泅水向上流逃生！耳裏還聽得衆兵士哀號的聲音，和強人哈哈大笑的聲音，嚇得頭都不敢回，直泅了十多里水程！

見魚磯這邊河岸，隱隱有幾點火星；料想不是人家，便是停泊的船隻；且去借宿了，再作計較！便泅過江，近有火星的地方一看，那裏是人家，也不是船隻；原來是漁人，架着大罾，在河邊撈魚，用蘆蓆搭蓋着一間船棚也似的小房子；漁人坐在裏面，旁邊掛着一盞油燈。這種漁棚，相離十來丈遠近一個。常德慶在水中逃生的時候，肩膀上的傷，都不覺得疼痛；此時一爬上岸，便痛得不能忍受了！走到一個漁棚跟

前見裏面坐着一個五十來歲的漁人，正合着雙眼打盹。常德慶嘆了一聲，說道：「借光，借光！我是被難逃生的，身上受了重傷，要借你這漁棚，休息一夜，明日算錢給你！」口中說着，身體已不由自主的，進漁棚倒了下來。那漁人張眼望了一望，微笑着問道：「你是幹甚麼事的？在那裏被難，却逃到這裏來？」

「常德慶痛得哼聲不止，那有精神回答，祇閉着眼不睬。漁人連問了幾聲，常德慶心裏煩躁道：「你管我這些做甚？我借了你的漁棚，說了明早算錢給你，要你多甚麼閑事，尋根覓蒂的來問？」漁人聽了，倒不生氣，反打了一個哈哈道：「怪道你被難逃生，身上受了重傷！你年紀輕輕的人，對年老的人說話，竟敢這般不遜！你身上的重傷，就受的不虧了！祇可惜沒把性命送了！你是好漢，痛起來，就不要這們蒼蠅似的祇哼！」這幾句話不打緊，却把個少年氣盛的常德慶，幾乎氣死過去了！也顧不了身上的痛苦，翻身跳了起來，指着漁人罵道：「你你你罵我不是好漢！你是好漢，敢過來，和我見個高下！我身上便再多傷幾處，也不怕你！敢來麼？」漁人坐着不動，仍笑嘻嘻的望着常德慶點頭道：「你好漢是好漢，祇可惜要充好漢的心太急了，自己斷送了一條右腿！你若再要充好漢，但怕連性命都得充掉！」漁人說時，祇管望着常德慶右腿上的傷處。常德慶是個初出來的人，如何知道自己腿上受的暗器，是有毒的？聽了漁人的話，覺得不是無因。又見漁人的言詞舉動，不似尋常的粗人！並且此時腿上的傷處，火也似的燒得痛，筋肉都像是要短縮的樣子，一抽一抽的，痛得支持不住！來不及鑽進漁棚，就倒在水邊的沙灘上。祇見漁人長歎了一聲，起身提了油燈，出了漁棚，照着兩處傷痕，說道：「你知道你腿上，是受了人家

的藥箭麼？再遲三個時辰你這條小命就沒有了！虧你還在這裏耀武揚威！」常德慶心裏明白，口裏却負氣不做聲。漁人一手托着常德慶的肩頭，教他坐起來。常德慶肩上的傷，被托得很痛，脫口喊出一聲「哎唷！」漁人用燈照着肩，見了那把單刀的皮鞘，吃驚似的問道：「這刀鞘是你的嗎？刀在那裏呢？」常德慶覺漁人問得詫異，隨口答道：「這刀是先父傳給我的，剛才泗水，掉在河邊去了。」漁人問道：「你姓甚麼？」常德慶說了姓名。漁人叫着「啊呀！」笑道：「你原來就是常保和的兒子。這却不是外人！我於今且治好了你的傷，再問你的話。」說着，放下手中的燈，從腰間掏出一包藥來，敷了兩處傷痕。說道：「你剛才不跳起來，使這一會勁就好了！於今縮短了一寸筋肉，成了一個跛子，這也是你合該如此！祇要救了性命，就算是萬幸了！」常德慶思量：這漁人，必是自己父親的朋友，所以認得這把單刀。想起自己無禮的情形，心中十分慚愧，傷處敷上了藥，不一會就減輕了痛苦。連忙爬在地下，向漁人叩頭說道：「謝你老人家救命之恩！你老人家認識這刀鞘，必認識先父；小姪方才種種無禮，還得求你老人家恕罪！你老人家的尊姓大名，也得求指示。」漁人點頭，笑道：「豈但認識你父親，本來連你，也都是認識的，祇因有七八年不見你了，你的相貌長變了；又在夜間，沒留意看不出來。你問我的姓名麼？你祇瞧瞧我這裏，看你還記得麼？認得出麼？」常德慶看漁人用手指着他左邊耳朵，祇見那左耳根背後，長着一個茶杯大的贅疣，心裏忽然記憶起來，逞口而出的呼道：「哦！你老人家是甘叔叔麼！小姪真該死！你老人家還是八年前的樣子，一些兒沒有改變，怎麼見面竟不認識呢？」說時，又要叩頭。漁人拉了常德慶的手，笑

道：「不必多禮！傷處才敷了藥，尤不可勞動！且在這棚裏，睡到天明，明日再到我家下去。」當下拉了常德慶，到漁棚裏睡下。從容問常德慶：「因甚事被人打傷了？」常德慶說明了始末原因。那漁人大驚失色道：「你真好大的膽量！初出來的人，就敢保這們重的鏢，往北道上去，還僥倖是在湖南界內失的事；祇要人不曾丟了性命，丟失的銀兩，是還有法可設的！若是出了界，你這回的性命，就送定了！便算你能幹，逃脫了性命，不死在劫鏢的手裏，試問你憑甚麼，討得鏢回？討不回鏢，這三十萬皇家的餉銀，你有甚麼力量歸還？這可是當要的事麼？你此時在此睡着，不要走動，我得趕緊去，設法討回鏢銀。遲了恐怕又出岔事！」常德慶正待問將怎生去討漁人已出了漁棚，走幾步又回頭向常德慶說道：「你安心等着便了！我今夜不回，明早定要回的！」常德慶應着是。想坐起來相送，看棚外，已是不見人影了；一些兒不曾聽得脚步聲響！心裏不由得暗暗佩服。前輩的本領，是不可及！仍舊納頭睡下來。身體疲乏了的人，傷處又減輕了痛苦，自然容易睡着。正在酣夢朦朧中，忽聽得沙灘上，有多人脚步之聲。常德慶驚醒轉來，睜眼看棚口，那漁人正鑽了進來。不知討得鏢銀回來了沒有？且待第九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吾前回嘗言謙德爲人生之要素，今讀此回而益信！蓋常德慶渺視天下無能人，遂使三十萬鏢銀，一旦被劫，身受重創，幾難倖免；復渺視漁人，跳踉叫罵，卒損一足，爲終身之病語云：「滿招損，謙受益！」我人立身處世，可不慎哉！

作者寫常德慶保送鏢銀，與水滸傳楊志押送金銀擔，布局有極相似處，而用筆竟無一筆相犯。

庵寫黃泥岡遭劫一段，寫得個中人各有神似，栩栩欲活！向君寫羅山被劫一段，亦細細寫去，使讀者如身入其境！月黑星稀，大聲遠吠，人影一晃，船身便往下一沈云云，午夜讀之，不覺毛戴！真神化之筆也！故吾謂近世深得耐庵筆法者，向君一人而已！

近代俠義英雄傳裏面的一節：

審師傅的拳腳聲名，在婺源無人及得，這日有一個鳳陽女子，到了婺源，年紀才十七八歲，生得很有幾分動人的姿色，在婺源賣了幾天藝，那女子玩得高興，忽然向衆人誇口道：誰有能耐的下場來，和我較量較量。誰知這消息傳到了審師傅耳裏，審師傅怒道：小了頭敢欺我婺源無人麼？隨跑到那女子賣藝的地方，挺身出來，向那女子說道：我下場來和你打。那女子打量了審師傅兩眼，看他生得有些英雄氣概，便笑盈盈的問道：你打贏了我，却要甚麼呢？審師傅道：你打贏了我，我給你做老公，我打贏了你，你給我做老婆；行得麼？行得就動手，這幾句輕薄話，羞得那女子兩臉輝紅，後來二人就動起手來，走了四五十回合，那女子畢竟被審師傅打跌了。篇幅有限，不能照原書裏完全寫述出來，十分抱歉！請諸君再在下回裏看下去。

第九回 失鏢銀因禍享聲名 贅盜窟圖逃遇羅漢

話說常德慶睡在漁棚裏，被沙灘上一陣脚步聲驚醒了；睜眼一看，祇見去討鏢的那漁人，鑽進棚來。常德慶慌忙坐起，心裏惟恐不會將鏢討回，不敢先開口問，祇用那失望的眼光，仰面瞧着漁人。漁人笑道：「這回雖則失事，却喜你倒得了些名頭！彭四叫雞竟被你斷了他一條臂膀！他是湘河裏有名的大膽先鋒；許多老江湖，一個不提防，就壞在他手裏！他素來是歡喜說大話，兩眼瞧不起人的，所以江湖上替他取個綽號，名為彭四叫雞。這回倒很恭維你！他說就憑你那一刀，願將鏢銀全數送回！這也是你初出世的好兆頭！」常德慶聽了，心中高興，來不及的立起身來，問道：「三十萬兩都全數討回了嗎？他雖是這般說，然若不是老叔的面子，那有這們容易！但不知三十名兵士，有幾名留着性命的？」漁人用手指着棚外道：「你自去點數，便知端底了。」

常德慶鑽出棚來。此時天光已亮，曉風習習，曉霧濛濛，回頭看江岸上，一排立着幾十名兵士，並堆着一大灘的銀箱。暗想：怪道剛才一陣脚步聲，把我驚醒了；原來就是這些兵士，和搬運這些銀兩的人！隨走到一個兵士跟前，問道：「你們通通回來了麼？昨夜船沉了以後的情形，是怎麼的呢？」兵士答道：「我們三十個人，一個也不會傷損！當船沈下去的時候，我們已將船棚掀開，都待浮水逃命。即聽得岸上有人喊道：『不干你等的事！你們不逃倒沒事，逃就枉送了性命！你們看四面都有人把守了，能逃上那

裏去？一齊上岸來罷。決不難爲你們！」我們聽了這些話，那裏肯信呢？沒一個敢近岸，都拚命泅着水，向上流逃。岸上的人，也不再喊了。我們逃不上半里，忽被一根粗索，在水中截住去路；我們的水性，都不大熟習；一遇那根粗索絆住，便再也浮不過去。轉眼之間，那粗索移動起來，我們的身體，被那索攔的祇向後退，和打圍網相似，將我們作魚，圍到沈船的所在，一個一個的趕上岸。原來是四個人，牽着那根粗索。我們若是水性好，也不至是這們被他圍住；無奈我們都是陸營，能設勉強在水中浮起，不沈下去，也要算是我們的能耐了！」常德慶點頭，催着說道：「將你們趕上岸怎樣呢？」兵士道：「就在離河岸不遠，有一所茅房；八個着水衣靠，手拿鋼叉的人，押着我們到那茅房裏。地下鋪了許多稻草，壁上釘了一碗油燈，以外甚麼物件也沒有。八個人將門關上，就監守着我們。一會兒，外面有人敲門，隔着門向裏傳話道：『焦大哥教提一個殺胚上去問話。』我當時還不知道，殺胚是甚麼。祇見監守的八個人，齊聲應是。在我們三十人中，挑精選肥的，剛剛選中了我。兩個人過來，一人執着我一條臂膀，說聲走，值價些！我才知道殺胚就是指我們。我也不開口，便隨着二人，出了茅屋，向東北方走了五六里路。見前面有一堆燈火，走到臨近，却是一個山巖，約莫有四五十人，各執燈籠火把，立在巖下。當中立着一個年約五十多歲，滿臉絡腮鬍子的人，正和一個滿身是血，沒有右膀的人說話。押我的兩人，猛然將我往前一推，喝道：跪下！我祇得朝山巖跪了。那鬍子掉過臉來，用很柔和的聲音，向我說道：『你不用害怕！我這裏的刀，不至殺到你們頸上來！我祇問你：你們憑着甚麼本領，敢押解這一船的餉銀，到北京去說來我聽！』我就答

道：「我們是奉上官差道，身不由己，本領是一些沒有，並且我們祇送到湖北界，就回頭銷差！」那鬍子點頭笑道：「我也知道你們是身不由己，但是你們祇送到湖北界，以下歸誰押送呢？」我說：「有常德慶太爺押送。」那鬍子露出躊躇的樣子，說道：「常德慶麼？是那裏來的這們一個名字？哇！我問你：常德慶有多大年紀了？於今在那裏？」我說：「年紀不知道，像是很年輕，大約不過二十多歲。沈船的時候，不知他往那裏去了！」鬍子大笑道：「怪道我不曾聽說過這們一個名字，原來祇二十多歲的人，真是人小膽不小了！」那鬍子說笑時，又望着那沒有右勝的人，說道：「四弟這回，可說是陽溝裏翻船了！」沒右勝的人，聽了不服似的，大聲說道：「這常德慶雖是沒有名頭，本領却要算他一等！我遭在他手裏，一些兒不委屈！我並想結識他，祇可惜他赴水跑了！」一面說，一面望着我也喊了一聲殺胚道：「你聽着！我放你們回去！你見着常德慶，得給我傳一句話，你祇說羅山的彭壽山拜上他，這回很領教了他的本領！看他這種本領，誰也不能說够不上保鏢！祇是江湖上，第一重的是仁義如天，第二還是筆舌兩氣；第三才是武勇向先。他初出世，沒有交游，本領便再高十倍，也不能將這們重的鏢，保到北京！這是我想結識他的好話。你能照樣去說，不忘記麼？」我說：「不會忘記！」那鬍子教押我去的兩人，仍押我回茅房。我到茅房，不到半個時辰，又聽得外面敲門的說道：「有甘瘤子來說情，要將三十萬餉銀，全數討回去。焦大哥說看甘瘤子的情面，交還他一半。彭四哥說憑他這一刀的本領，完全退還他！於今已將銀兩，全數搬到對面河岸去了。甘瘤子還要把這三十個殺胚一併帶回去。現在在前面等着，趕緊將這一羣殺

胚送去罷。算是我們倒霉，白累了一個通夜。」八個監守的人都忿忿的說道：「我們在水裏浸了這大半夜，落得個空勞心神，真是沒得倒霉了！」即聽得門外的人催着說道：「罷了，罷了！快點兒送去吧！倒了霉，不要再討沒趣！這個瘤子，最是歡喜多管閒事的！」八人都堵着嘴，板着臉，連叱帶罵的，將我們引到沉船的地方。在山巖下問話的那鬍子，同那沒右勝的人，正立在河岸上，和方才領我們到此地來的這位老者，做一塊兒說笑。這老者見我們到了，就向兩人作辭，說了句承情，便帶我們到此地來了。這些銀箱，也不知是何人搬運到這裏來的？」常德慶聽了這些話，心中害怕，不敢再押着銀兩，往前走了，就在魚磯，另雇了一艘民船，仍將三十萬丁漕銀，解回長沙，向那藩台稟明了失事情形，謹辭恪辭的，卸了委任。獨自跑到魚磯來，拜甘瘤子爲師，鍊了一身驚人的劍術。

這甘瘤子是兩湖的大劍俠。他師傅楊贊化，是崆峒派劍術中的有名人物。在喻洞和金羅漢呂宣良較量的董祿堂，是楊贊化的大徒弟，甘瘤子的師兄。甘瘤子因董祿堂敗在呂宣良手裏，對於呂宣良這一系的人，都存了個仇視的心思，祇待一有機會，就圖報復。南荆橋、北荆橋兩處，都是甘瘤子的巢穴。甘瘤子的家，在北荆橋。他還有一個九十多歲的老母。他這老母在江湖上，也是有名的，叫做甘二姨。少時跟着他父親，吃鏢行飯，鍊就一身硬功夫，舞得動八十斤的大刀。嫁着甘瘤子的父親，就改業做獨腳強盜。怎麼謂之獨腳強盜呢？凡是綠林中的強盜，沒有不成羣結黨的。和常人一般，住在家裏，每年出外，做一兩趟買賣，也不收徒弟，也不結黨羽，便謂之獨腳強盜。這種獨腳強盜，最是難做，不是有絕大本領

的人不行！甘瘤子的父親，住在北荆橋，做了二十年的獨腳強盜；左右的人，不但無人知道他是個強盜，並且沒一人不感激他周濟貧人的好處。甘瘤子十四歲上，他父親就死了；甘二媵每年仍照常出外，做一兩趟買賣；連甘瘤子和家下人，都不知道。直到後來，拜了楊贊化爲師，成了一名大劍俠，自能撐持家政了；甘二媵方坐在家中安享。但是甘瘤子的行動，仍是繼承祖業，也做這項不要本錢的買賣。在下寫到這裏，却又要把甘瘤子家庭的組織，並和呂宣良一派人作對的前事，敘述一番了。

甘瘤子有兩個老婆；這兩個老婆，也都有些兒來歷。大老婆姓蔡，是河南的一個賣解女子。容貌奇醜，武藝倒是絕高，不是尋常賣解女子一般的花拳繡腿。名字叫做蔡花香。每次賣解，每次當衆宣言：如有打得過他的男子，不問貧富，祇要年齡相當，家中不會娶過妻的，便嫁給他。打遍了北五省，沒遇一個打得過他的相當男子。甘瘤子偶然高興，和他交手，祇幾個回合，便把蔡花香倒提在手中。這時甘瘤子，確是不會娶過妻，就娶了這蔡花香做老婆。二老婆是甘二媵的姪女，也是個吃鏢行飯，有本領的女子。因甘瘤子的父親行二，還有一個大伯，在中年死了，沒有後人，遂將甘瘤子承繼。所以娶兩房妻室。大老婆生了一女，名叫聯珠。二老婆生了一子，名甘勝。詩書世家的子弟，必習詩書；他們這種武藝世家的子弟，自然也都會些武藝。就是甘勝娶的妻，也是會武藝的女子。甘聯珠的本領，更是不待說了！蔡花香的容貌，雖生得十分醜陋；但他生下來的女兒，却是端莊雅麗，絕不像蔡花香的模樣。蔡花香祇生了這一個女兒，看得比甚麼寶貝還重！有許多鏢行裏的子弟，託人向他家求婚；蔡花香祇是嫌人物不漂亮。

甘聯珠的芳齡，看看十七歲了；蔡花香時常抱怨甘瘤子不肯留神替女兒擇婿。

甘瘤子一日走華容關廟門口經過，見廟裏圍了一大堆的人，好像有甚麼熱鬧似的。一時動了好奇的念頭，信步走進廟門，擠入人叢中一看。原來是一個少年壯士，在那裏耍一條齊眉鐵棍，估料那棍的重量，至少也有四五十觔；少年拿在手中，和使一條極輕的木棍彷彿，絲毫沒有吃力的樣子。甘瘤子見了，心裏已是驚異！那少年使完了一路棍，猛然將兩手往背後一反，鐵棍就靠着脊梁，朝地上插下，祇聽得喳的一聲，那棍插入土中有尺七八寸深；少年隨即聳身一躍，一隻脚尖，立在鐵棍顛上，身體晃都不晃動一下！甘瘤子不由得脫口而出的，大叫了一聲好。當時許多人叫好，少年全不在意，惟甘瘤子這聲好一叫出口，少年就好像知道是個內行。連忙跳下地來，對大衆打了一個圓拱手，末了，向着甘瘤子道：「現醜，現醜！小子借此求些盤纏，也是出於無奈！」甘瘤子看這少年，不過二十多歲年紀，生得容顏韶秀，舉動安詳，儼然一個貴家子弟的氣概。若不是親眼看見他的武藝，專就他的身材行止觀察，決不相信他是能使動這般兵器的人。見他向自己拱手，說出這幾句話，即時觸動了擇婿的心，便也拱了拱手，笑答道：「佩服，佩服！像老哥這般武藝，我平生還不曾見過呢！老兄既是缺少了些盤纏，這是很容易的事！祇看老兄用得着多少，我立刻可以如數奉送！但是此地不好說話，老兄可否去寒舍坐坐？」少年欣然說道：「應得去府上請安！」說時，一手提起放在地下的一個包裹，一手將鐵棍抽了出來。看熱鬧的人，見沒了把戲看，都一閃而散了。

甘瘤子帶着少年歸到家中，問少年的姓名籍貫，因何在關帝廟賣藝？少年說道：「我姓桂，名武，原籍是江西南康人。我先父諱繩祖，曾做過大名知府。幾十年宦囊所積，也有不少產業。先父去世，我祇得十歲。祇因我生性歡喜武藝，所以取名一個武字。先母鍾愛我，不忍拂我的意思，聽憑我招集些會把式的人，終日在家，使槍刺棒，一些兒不加禁止。十五歲的時候，因一棒盜案牽連，我被收在監裏，虧得先父在日，交遊寬廣，不曾把家抄了；然而費耗產業十之七八，才保全了性命。審訊明確，與我無干，釋放我出來。先母就爲這事，連急帶氣，我歸家不上半年，便棄養了。我又不善經營家計，式微之家，不能和富貴人家攀親；我自己見家業凋零，也不肯害人家閨女，幾年因循下來，不會娶得妻室，因此更支持不下了！我有一個姑母，嫁在臨湘，祇得到湖南來，想尋着姑母，謀一個安身之所。不料到臨湘，訪求了兩月，沒得着姑母的住處；手邊的盤纏已罄。沒奈何，賣藝餬口！今日初到華容，就遇了老丈。」甘瘤子聽桂武所述，正合了自己擇壻的希望，和蔡花香商量。蔡花香見了桂武這般人物，豈有不合意的？在桂武窮途無所依靠，又見甘家是個大戶人家的樣子，自也沒有不願意的道理！於是桂武就做了甘瘤子的贅壻，和甘聯珠伉儷之情，極爲濃篤。桂武在甘家，住了兩年，漸漸的有些看出甘瘤子父子的行動了，猜想必不是做正經買賣的人，時常在枕邊，用言語套問甘聯珠。甘聯珠祇是含糊答應，隨用些不相干的話打岔。桂武心裏有幾成明白，因少時爲着盜案牽連，弄得身陷囹圄，母親氣死，家業傾蕩個乾淨；每一想到這上面，就不寒而慄！於今反做了這種形跡可疑人家的贅壻，如何能不害怕呢？

這日，桂武因坐在家中煩悶，獨自到外面閒逛，揀近處高大些兒的山嶺，登臨上去，想使心胸開朗。正立在山頂上，背操着手遠眺。忽有人從背後，在肩上拍了兩下，因全沒聽得腳聲，倒嚇了一跳。忙回頭一看，祇見一個神采驚人的白鬚老者，一邊肩上，立着一隻大鷹；笑容滿面的，立在後面。桂武也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自能一見就知道這老者是個異人。慌忙掉轉身行禮道：「老丈從何而來？拍小子的肩頭，有何見教？」這個肩着雙鷹的老者，不待在下說，看官們也都知道，就是金羅漢呂宜良了！呂宜良望着桂武笑道：「你歡喜做強盜麼？」桂武心裏不悅道：「小子雖是貧無立錫，然生詩禮之家，辱沒宗祖的事，怎敢去做？老丈何以如此見教？」呂宜良又笑道：「你既不歡喜做強盜，却怎的久住在強盜窩裏？」桂武不由得心裏驚跳起來，雙膝向地下一跪，叩了一個頭道：「老丈得救小子的性命，小子丈人的本領，遠在小子之上；小子既窺破了他的行止，料定決不肯放小子夫婦走開！」呂宜良揮手教桂武起來道：「獸子！你不好去和你妻子商量的嗎？」桂武略低頭思索，忽覺眼前一晃，抬頭就不見人了。急向四面探望，那有些兒蹤影呢？知道功夫高深的劍俠，多有這種借遁的本領！深悔不曾請問得姓名，祇得下山，心裏計算如何與甘聯珠的話。才走了十來步，見自己丈人，迎面走了上來，心裏又是一跳，疑心被自己丈人聽見了，嚇得立住腳不敢動！只見甘溜子和顏悅色的，問從那裏來，不是曾認破了的的神氣。才放下這顆心，從容回答了，歸到家中。

等夜深人都睡了，輕輕將自己曾被盜累，及害怕的心思，對甘聯珠說了。甘聯珠初聽時，驚得變了顏

色。停了好一會，問道：「你既害怕，打算怎樣呢？」桂武道：「你能和我同逃麼？」甘聯珠連忙掩住桂武的口道：「快不要作這夢想！你我的本領，想逃得出這房子麼？依我說，你儘可不必害怕，料不至有拖累你的時候！然而你既有了這個存心，勉強留你在這裏，你心裏總是不安的，你心裏一不安，我家裏就更不得安了；自是以走開的爲好！我嫁了你，還有甚麼話說？俗語說的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不用說，你走我也得跟着走！不過逃是萬分逃不了的，無論逃到甚麼地方，也安不了身！我父親和哥哥，明日須動身出門，得十天半月，才能回來；等他兩人走了，你就去對祖母說：我的年紀，瞬眼就三十歲了；不能成家立業，終年依靠着丈人家度日，雖蒙祖母及丈人丈母，青眼相看，不會將我作外人看待；然我終年坐吃，心裏總覺難安！並且追念先父母棄世的時候，遺傳給我的產業，何等豐厚；在我手裏，不上幾年，弄得貧無立錫！若再因循下去，不發奮成家立業，如何能對得住九泉之下的亡父亡母咧！因此決意來拜辭祖母，和兩位丈母，出外另尋事業！你是這般向祖母說，看祖母怎生答白？我們再來商議！」桂武聽了，很以爲然。

次日一早，甘瘤子果帶着甘勝出門去了。桂武趁這時機，進裏面拜見了甘二媿。即將甘聯珠昨夜說的話，照樣說了。說時，觸動了自己的心事，兩眼竟流下淚來。甘二媿絕不躊躇的，點頭答道：「男兒能立志，是很可嘉尙的！你要去，你妻子自應同去，免得你在外面，牽望着這裏，不能一心一意的謀幹功名！祇看你打算何時動身，我親來替你餞行便了！」桂武心裏高興，隨口答道：「不敢當！打算就在明天

動身。」甘二姨笑着說好。桂武退出來，將說話時情形，一一對甘聯珠說了。甘聯珠一聽，就大驚失色道：「這事怎麼了？」桂武道：「祖母不是已經許可了嗎？還有甚麼不了呢？」甘聯珠歎道：「你那裏知道我家的家法！你去向祖母說的時候，祖母若是怒容滿面，大罵你滾出去，倒沒有事！於今他老人家說要餞行，並說要親來餞行，你以為這餞行是好話嗎？在我們的規矩，要這人的性命，便說替這人餞行！這是我們同輩的黑話，你如何知道？」說着，就掩面哭起來。桂武道：「祖母既不放我們走，何妨直說出來，教我們不走便了！為甚麼就要我們的性命呢？」甘聯珠止了哭泣道：「我父親招你來家作女婿，原是愛慕你的武藝，又喜你年輕，想拉你做一個得力的幫手。奈兩年來，聽你說話，皆不投機，知道你是被強盜拖累了，心恨強盜的人，所以不敢貿然拉你幫助。然兩年下來，我家的底蘊，你知道的不少，你一旦說要走，誰能看得見你的心地！相投的必不走，走的必不相投！我全家的性命，不都操在你這一走的手裏嗎？安得不先下手，替你餞行呢？」桂武這才嚇壞了！口裏也連說：「這事怎麼了？不知甘二姨，畢竟如何替桂武夫婦餞行？且待第十回再說。」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通篇精警，無絲毫鬆懈之處，能使讀者精神為之一振！

彭壽山之言曰：江湖上第一重的是仁義如天，第二還是筆舌兩全，第三才是武勇向先云云。足證盜亦有道，非虛誣也！

下半回在甘瘤子傳中，忽爾夾寫桂武小傳，乃作者行文變化之處。桂武亦奇俠也，故雖久居盜窟，

而能不爲美色財帛所動；一聞金羅漢之言，去之若浼；其立品概可想見！甘聯珠叛父背兄，偕夫同逃；就甘氏一方面言：則女心向外，誠無足齒！然亦可謂出污泥而不染者矣！

這回裏要說到張燕賓遇豔的事情：原來張燕賓同陳廣泰二人到附近一處小市鎮閑逛，遇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容貌裝飾，都十分動人，張燕賓不覺停步注目，魂靈兒都出了竅的樣子，那女子却也奇怪，也用那兩隻水銀也似的媚眼，瞟着張燕賓，連瞬也不瞬一下，並故意輕移蓮步，緩緩的走了過去，不時回過頭來，望着張燕賓嫣然一笑，張燕賓也不約而同的回頭一看，不覺五中不能自主，兀自呆呆的回頭望着，如失魂喪魄一般；就一路追趕上去，那女子向前行不到一箭路，復停步回頭來望，張燕賓看了，追上去報以一笑，那女子却似不曾瞧見，嬾嬾婷婷的向前走，張燕賓追上了，跟在後面，倒不好怎生攬搭；因張燕賓平日爲人，並不貪圖色慾，攀花折柳的事，沒多大的經驗，所以一時沒方法擺佈，要看到張燕賓以後怎樣擺佈，請閱下回分解。

第十回

木槍頭親娘餞別

鐵拐杖煥馳無情

話說桂武聽了甘聯珠的話，口裏也連說：「這事怎麼了？」甘聯珠躊躇了一會，勉強安慰着桂武說道：「事已至此，翻悔是翻悔不了，惟有竭力做去，走的脫，走不脫，祇好聽之天命，逃是不能逃的！好在父親和哥哥出門去了，若他二人在家，我等就一輩子也莫想能出這房門！」桂武定了定心神，問道：「父親的本領，我知道是無人及得，哥哥的本領，大約也是了不得，我自信不是他們的對手，但是他二人既經出門去了，家中留着的，全是些女眷，我就憑着這一條鐵棍，不見得有誰能抵得我住，你說得這般鄭重，畢竟還有甚麼可怕的人物在此，我不會知道麼？」甘聯珠道：「那有你不曾知道的人物！不過你剛才不是說，祖母會說要親自替你我餞行嗎？除了父親、哥哥，就祇祖母是最可怕的了！你難道不知道嗎？」桂武吃驚道：「祖母這們大的年紀，我祇道他走路還得要人攙扶，誰也沒想到他有甚可怕的本領！」甘聯珠笑道：「豈但祖母，我家的丫頭，都沒有弱的外人，想要憑本領，打出這幾重門戶，可說是誰也做不到！你莫自以為你這條鐵棍，有多大的能耐！」桂武紅了臉，心中祇是有些不服，但是也不敢爭辯。甘聯珠接着說道：「你既向祖母說了，明日動身，明日把守我這重房門的，必是我嫂嫂，我嫂嫂的本領，雖也了得，我們不怕他，他曾在我跟前輸過半手，便沒你相幫，也不難過去，把守二重的，估料是我的生母，他老人家念母女之情，必不忍認真難為我，衝却過去，也還容易，却是你萬不可動手，你祇看我的舉動，照

樣行事！三重門是我的庶母；他老人家素來不大願意我，一條槍又神出鬼沒，哥哥的本領，就是他傳出來的；我父親有時尚是怕他。喜得他近來，右肩膀上，害了一個酒杯大的瘡，疼痛得厲害，拈鎗有些不便；當我二人拚命的招架，一兩下是招架得了的，久了他手痛，便不妨事了！最可怕就是把守頭門的祖母，他老人家那條拐杖，想起來都寒心！能衝的過去，是我二人的福氣；不然，也祇得認命，沒有旁的法設！你今夜早些安歇，養足精力，默禱九泉下的父母保佑，桂氏一脈的存亡，就在此一舉！」桂武聽了，驚得目瞪口呆。暗想：我在此住了這們久，不僅不知道這一家眷屬，都有如此驚人的本領，連自己妻子，也是個有本領的人，尚一些兒不知道，可見得我自己的本領不濟，並且過於粗心！怪道那個肩兩隻鷹的老頭，致我和妻子商量，照此看來，我桂氏一脈，應該不絕，才有這種異人，前來指點！這夜甘聯珠催着桂武早些安歇。桂武那裏睡得着？假寐在床上，看甘聯珠的舉動。祇見甘聯珠將箱篋打開，檢出許多珠寶，做一大包袱細了；又檢了許多，細成一個小包，才從箱底下，抽出兩把雪亮也似的刀來，壓在兩個包袱上面。一會兒收拾完了，方解衣就寢，也不驚動桂武。

桂武等甘聯珠睡着了，悄悄的下床，剔亮了燈光，伸手去提那刀來看，一下沒提動！不禁暗暗詫異道：「我的力不算小，竟提這一把刀不動，還能使的動兩把嗎？」運足了兩膀氣力，將那刀雙手拿起來，就燈光看了一看，即覺得兩臂痠脹！心裏實在納罕：像聯珠這樣纖弱的女子，兩指拈一根綉花針，都似乎有些吃力的模樣，居然能動的動這們粗重的兩把刀麼？我自負一身本領，在江湖上目中無人，幸得不

曾遇着這一類的人，遇着了就不知要吃多少的苦惱！一時想將手中的刀，照原樣攔在包袱上，那裏能行呢？兩膀一痠脹，便驚顛得不能自主，那刀沉重得祇往下墜，兩手不由得跟着那刀落下去，刀尖戳在地下，連牆壁都震動了！甘聯珠一翻身坐起來，笑問道：「不會閃了腰肢麼？」桂武心裏慚愧得很！口裏連說沒有。甘聯珠拉桂武上床，笑道：「我教你好生安息一夜。你爲甚麼要半夜三更，爬將起去看刀呢？你聽，不是已經雞叫了嗎？」桂武搭訕着上床，胡亂睡了一覺，已是天光大亮。二人起床結束。甘聯珠提了那個小包袱給桂武道：「你把這包袱，馱在背上，胸前的結，須打得牢實，免得動起手來，他礙手礙腳！這裏面的東西，够我二人半生的吃着了！」桂武接在手中，覺得也甚沉重，依着甘聯珠的話，結縛停當，一手提了帶來的鐵棍。祇見甘聯珠馱了那個大包袱，一手拈了一把刀，竟是絕不費事，回頭向桂武說道：「你牢記着，祇照我的樣行事，我不動手，你萬不可先動手！」桂武此時已十分相信自己的本領，不濟，那裏還敢存心妄動？忙點頭答應理會得。甘聯珠將右手的刀，併在左手提了，騰出右手來，一下抽開了房門的門，隨着倒退了半步，呀的一聲，房門開了。

桂武留神看門外，祇見甘勝的妻子，青巾裹頭，短衣窄袖，兩手舉一對八稜銅鎚，堵門立着，滿面的殺氣，使人瞧着害怕，全不是平日溫柔和睦的神氣！倒豎起兩道柳葉眉，用左手的銅鎚，指着甘聯珠，罵道：「賤丫頭戀着漢子，就吃裏扒外，好不識羞恥！有本領的，不須懼怯，來領受你奶奶一鎚！」甘聯珠並不生氣，雙手抱刀，拱手答道：「求嫂嫂恕妹子年輕無狀，放一條生路，妹子報德有日！」甘勝的妻子那裏

肯聽，更厲聲喝道：「有了你，便沒有我！毋庸曉舌，快來領死！」甘聯珠仍不生氣，說道：「人生何地不相逢？望嫂嫂恕妹子出於無奈！」桂武在旁，祇氣得緊握着那條鐵棍，恨不得一下將甘勝的妻子打死。祇因甘聯珠有言吩咐在先，不敢妄動。甘勝的妻子經甘聯珠兩番退讓，氣已漸漸的平了些，鎚頭剛低了一下，也是說時遲，那時快，甘聯珠已一躍上前，雙刀如疾雷閃電般劈下，甘勝妻子方悟到甘聯珠是有意乘他不備，自己鎚頭着了一刀背，被甘應珠搶了上風，勉強應敵了幾下，料知不能取勝，閃身向後一退，氣忿忿的罵道：「賤丫頭詭謀取勝，算不了本領！暫且饒你走罷！」甘聯珠也不答白，見讓出了一條去路，即衝了出來。桂武緊跟在後面，回頭看甘勝的妻子，已香汗淋漓的走了。

二人走到二重門，果是甘聯珠的生母，挺鎗當門而立；面上也帶怒容。甘聯珠離開一丈遠近，就雙膝跪在地下，叩頭哀求道：「母親就不可憐你女兒的終身嗎？」他母親怒道：「你就不念你母親養育之恩嗎？」桂武見甘聯珠跪下，也跪在後面。甘聯珠跪着不起。他母親撒手一槍，朝甘聯珠前胸刺來；祇聽得了當丁當一陣響。甘聯珠隨手將槍頭一接，原來是一條銀漆的木槍頭，槍頭上懸着一串金錢珠寶。被甘聯珠一手將槍頭折斷，那串金錢珠寶，跟著到了手中。他母親閃開一條去路，二人皆從斷槍底下，躡了出來。

甘聯珠收了槍頭和金錢珠寶，直奔第三重門。他庶母倒提着一條筆管點鋼鎗，全副精神，等待廝殺的樣子。甘聯珠不敢走近，遠遠的跪下，說道：「媽媽素來是最喜成全人家的，女兒今日與女婿出去，將

來倘有寸進，決不敢忘媽媽的恩德！求媽媽成全了女兒這次！」他庶母將鎗尖一起，指定甘聯珠，罵道：「家門不幸，養了你這種無恥賤人！今日我是成全了你，祇怕明日我甘家就要滅門絕戶了！我知道你的翅膀一齊，就要高飛；但是你也得問過老娘手中這個伙伴，他肯了，方能許你高飛遠走呢！」甘聯珠又叩了一個頭，說道：「女兒便有天大的胆量，又不曾失心瘋，怎敢與媽媽動手？祇求你老人家開恩，高抬貴手，女兒就終身感德！」甘聯珠一面哀告，一面將手中雙刀，緊了一緊。桂武跪在傍邊見了，也緊了緊手中棍，準備廝殺。祇見他庶母一抖手，鎗尖起了一個碗大的花，連聲喝道：「來，來，我不是你親生母，不能聽你的花言巧語！」旋罵旋用鎗直刺過來。甘聯珠一躍避開四五尺，雙手一抱，說道：「那就怨女兒女婿無禮了！」兩把刀翻飛上下，風隨刀發，滿地塵埃激起，如狂風驟雨，如萬馬奔騰，連房屋都搖動起來！桂武也帶發了性子，使動手中鐵棍，爭先殺上；一來欺他庶母是個女子，二來聽得甘聯珠說他右勝害瘡，所以自己的胆壯起來。一鐵棍劈去，却碰了鎗尖，就彷彿碰在一塊大頭石上一般，鐵棍反了轉來，險些兒碰到自己的額頭上；虎口震出了血，兩條臂膊都麻了！暗地叫了聲「哎呀！好厲害的傢伙，忙閃身到甘聯珠背後。甘聯珠一連兩刀，架住了筆管鎗，向桂武呼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桂武聞言，那敢怠慢！一伏身，從刀鎗底下，躡出第三重門外。祇聽得他庶母罵道：「好了頭！你欺你老娘手痛，如此偷逃！看你父親哥子回來，可能饒你，許你們活着！」

甘聯珠沒回答，撇了他庶母，也躡到外面，揩乾了頭上香汗。甘聯珠說道：「我們須在此休息片刻，才

好去求祖母開恩！他老人家那裏就真不是當要的！」桂武剛才碰了那一鎗尖，出來看手中鐵棍，已碰了一個寸來長，五分多深的大缺口，棍頭也彎轉來了，不覺伸出舌頭來，半晌縮不進去。暗想：聯珠說他祖母的本領更可怕，虧得我在他庶母手裏試了一下，不然，若在他祖母跟前出手，真要送了性命，還不知道是如何死的呢！桂武正在思量着，甘聯珠來了。聽得說要休息片刻，才好去求祖母開恩的話，慌忙問道：「萬一他老人家不許，將怎麼辦呢？」甘聯珠知道他已成驚弓之鳥了，心裏若再加害怕，必然慌的連路不知道走！祇得安慰他道：「我要休息片刻，就是爲的怕他老人家不許！論我的本領，抵敵他老人家，原是差的甚遠；不過但求得脫身。祇要知道見機，有隙就走，不要和剛才一般，直到我喊你走，你才提腳！你出了頭門，我一個人是不妨事的！」桂武心神略爲安定了些兒，說道：「你若也和剛才一樣，能將祖母的拐杖架住，我準能很迅速的逃出去，已經歷過一次，第二遭便知道見機了！」甘聯珠點頭，祇是面上很帶着憂容。其實甘聯珠知道自己的本領，萬分不是甘二娣的對手，兩把刀的許多路數，一到甘二娣的拐杖跟前，從來是一下也施展不來！但是甘聯珠何以主張桂武去向甘二娣勸作辭，敢跟着來冒這種大險呢？這其間有一個大緣故：

因爲甘瘤子的獨腳強盜，原是繼承祖業，他們這種生涯，比較綠林中成羣結黨的強盜，還要危險十倍！綠林強盜，是明目張胆的，儘管官廳和百姓，都知道他們是強盜，他們仗着人多，依山憑險，官兵奈何他不得！即有時巢穴被官兵搗毀了，他們另覓一處險阻的地方，嘯聚起來，舊業不難立時恢復！至於甘

溜子這種獨腳強盜就不然！他們分明是個極兇狠的強盜；表面上却對人裝出紳耆樣子和一般平民住在一塊，有田畝，有房屋，也一般的完糧納稅，並和官紳往來；凡是綠林強盜的防禦工程，一些兒也沒有設備；他們的防禦，就全在祕密，絲毫不能露出形跡，給外人知道；若外面一有了風聲，他們便沒命了！所以甘溜子一家人，全是一個統系的。甘溜子招桂武作贅婿，因見桂武年紀輕，父母都死了，沒有挂礙，本領雖不見得十分高強，然年輕人，精研容易，原打算贅作女婿後，漸漸探問桂武的口氣，若肯上自己這一條門道，就告知自己的行爲給他聽，再傳給他些本領，好替甘家作個貼己的幫手。當時以爲桂武年輕沒把握，又爲憐愛着嬌妻，斷沒有不肯上自己這條門道之理！誰知幾次用言語探問，桂武不知就裏，總是說到強盜，便表示恨入骨髓的樣子；後來桂武漸漸看出了些甘家父子的舉動，雖不大當著人表示恨強盜了；然而表同情的意思，却始終不會露過一言半句。甘家父子料知是不能用作自己幫手，絕口不再來探問了！甘聯珠見丈夫立志不做強盜，他也是一個有志趨的女子，怎麼肯勸丈夫失節呢？丈夫既是不做強盜，獨腳強盜家裏，勢不能容非同道的人，久住在家裏礙眼！桂武若祇知道迷戀女色，貪圖溫飽，甘聯珠知道就在甘家住一輩子，自己父兄也不會有旁的念頭！無奈桂武硬說出心中害怕，決計要離開這裏的話來，所以甘聯珠不由得躊躇了好一會，才主張等父兄出了門，即去向祖母作辭。甘聯珠躊躇的是心想就勉強將桂武留住，他是一個公子哥兒出身，不知道厲害，心裏又恨的是強盜，萬一父兄有了旁的念頭，更是危險得沒有方法解免！此時光明正大的，作辭出去，危險自是危險；然尚

可望徼倖脫身！這也是古人說就的女生外向！大凡女子一嫁了丈夫，一顆心就祇顧婆家，不顧娘家了！當下甘聯珠同桂武休息了片刻，不敢遲緩，急忙繫了緊包袱的結頭，縛手中刀，直奔頭門而來。桂武不敢再作抵抗之想。祇見甘二娣，攔門坐在一把太師椅上；左手支着一條茶杯粗細的拐杖，黑黝黝的，也不知是鋼是鐵，有多少斤重量；右手拈着一根旱煙管，在那裏掀着鱷魚般闊嘴吸煙；那旱煙管也足有酒杯粗細，迷離着兩眼，似乎被煙薰得睜不開來的樣子。甘聯珠跪下去叩頭，就像沒有看見。桂武也祇得跟着跪下。甘聯珠才待開口哀求，甘二娣已將旱煙管一豎，問道：「你們來了嗎？你們要成家立業，很是一件好事！你們要知道，我這一份家業，也不是容易成立起來的；我活到九十多歲，你們還想我跌一交去死；這事可是辦不到！」甘聯珠哭著說道：「孫女和孫女婿，受了祖母父母養育大恩，粉身碎骨也難報萬一！怎敢如此全無心肝，去做那天也不容的事！」甘二娣用拐杖一指，喝道：「住嘴！你祖母父母一生做的，盡是天也不容的事；你們既不存心教我跌一交去死，我於今已九十多歲了，能再活上幾年？你們爲甚麼不耐住幾年，等我好好的死在家裏了，才去成家立業呢？不見得此時就有一個家業，比我這裏還現成的，在外面等著你們去成立？你們既存心和我過不去，自是欺我老了無用也！好倒要試試你們少年人的手段看看！」說時，已立起身來。祇嚇得桂武渾身發抖，三十六顆牙齒，斷打的閣閣的響。甘聯珠仍跪着不動的哭道：「祖母要取孫女的性命，易於踏死一個螞蟻！」甘二娣那許甘聯珠說下去，舉拐杖如泰山壓頂的，朝甘聯珠頭上打下來。甘聯珠祇得用一個鯉魚打挺身法，就地

一側身，咬緊牙關，雙手舉刀，拚命往拐杖一架。甘聯珠的心理，以為桂武見已將拐杖架住，會趁這當兒逃走。誰知桂武被嚇得祇在那裏發抖，不敢冒死從拐杖下躡出去。甘聯珠刀背一著拐杖，兩臂那禁受得那般沉重！祇壓得兩眼發花，兩耳鳴鳴的叫口裏不覺喊了一聲不好！兩腳隨著一軟，身體便往後頓將下來。招架是招架不了，躲閃又躲閃不開。明知這一拐杖壓將下來，萬無生理！祇好將刀護住頭頂，雙睛緊閉，等他打下；就在這閉了眼睛的一剎那之間，祇覺一陣涼風過去，即聽得阿呀一聲！甘聯珠祇道是甘二娼拋不忍下手打自己的孫女，却將孫女墜打死了。心中不由得一痛，連忙睜眼，祇見桂武不但沒被祖母打死，並且精神陡振，一手拉了自己，往外便躡。一時也沒看清自己祖母，為何不動手阻擋？如在夢中的，急躡了兩里多路。甘聯珠才把神定了，立住腳問桂武道：「畢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難道是死了，和你在陰曹奔走麼？」不知桂武如何回答？且待第十一回再行分解。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結束處較前尤佳！讀者試回憶前文，然後揣測後事，如能解索得之，必有諫果回甘之妙！

甘聯珠偕夫同逃，防守者為甘勝妻、蔡花香、甘瘤子、甘二娼。作者寫聯珠應對之法，各各不同，並恰合身分。蔡花香以木鎗頭贈金錢珠寶，尤為出人意外。即此可見慈母之愛，體會入微。然近世頗多女兒偕所歡私奔者，則渠母為蔡花香之流亞也，必矣！

當官強盜，嘯聚山林，殺人越貨，是有形之盜也！獨腳強盜，表面上裝出神者樣子，其實殺人掠貨，無

所不爲；是無形之盜也！語曰：防真小人易，防偽君子難！有形之盜真小人也；無形之盜，偽君子也！故吾謂偽君子之罪，實浮於真小人！然近世擁牙建齷者，何一非無形之盜耶？峨冠博帶者，何一非無形之盜耶？無形之盜，既若是其多，宜乎吾小民之無瞧類也！

話說張燕賓因一時沒方法擺佈，祇跟定那女子，走過幾十戶人家，那女子走到一家門口，忽止了步，舉起纖纖玉手，敲了幾下門環，裏面即有人將門開了，張燕賓忙退後一步，看開門的是個十來歲的小丫頭，那女子遂進門去了，小丫頭正待仍將大門關上，那女子在裏面叫了一聲，即轉身跟那女子進去了；張燕賓心裏疑惑，暗想：這是甚麼緣故呢？這不是分明留着門不關，等我好進去嗎？我自己巴不得能進去，不過青天白日，怎進門調戲人家的婦女，白受人家搶白一頓，又不好發作；那不是自尋苦惱麼？如此思量了一回，終是不敢冒昧進去，忽轉念一想，我何不等到夜間，人不知鬼不覺的，前來尋歡取樂，豈不千妥萬妥嗎？張燕賓便打算回頭找陳廣泰，才要提脚，祇見那個開門的小丫頭，走出門來，向自己招手，張燕賓這時喜出望外，一顆心反怦怦的跳個不住，糊裏糊塗的含笑向那小丫頭點了點頭，走近前低聲問道：你招手是叫我進去麼？小丫頭也不回答，笑嘻嘻的，拉了張燕賓的衣角，向門裏祇拖，張燕賓的胆量，便立時壯起來了，隨着小丫頭，走進一個小小的廳堂，小丫頭指着廳堂背後的扶梯說道：上樓去！小丫頭說時，從

扶梯上下來了一個老婆子，也是滿臉堆笑，彷彿招待熟客一般的，讓張燕賓上樓，張燕賓看了這些情形，已料定是一家私娼，不由得暗自好笑，隨即大踏步跨上扶梯，抬頭就見那女子，已更換了一身比方才越發嬌豔的衣服，立在樓口迎接；張燕賓伸手攜了她的皓腕，一同進房，房裏的陳設，雖不富麗，却甚精潔，張燕賓就和那女子並肩坐下來，問他叫甚麼名字，那女子說姓周，名叫金玉，談到身世，周金玉說是父母於前年遭瘟疫症死了，留下他一人，沒有產業，又因原籍是貴州人，流寓廣東，無身分的人，他不願嫁；有身分的人，又不願娶；因循下來，為衣食所逼，祇得幹這種辱沒身家的事。諸位要看到近代俠義英雄傳裏面，寫張燕賓怎樣去劫玉鐲，說來有聲有色，十分動聽！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寫出來了。世界書局發行之近代俠義英雄傳裏，還有不少動聽的情節，現在我把他逐段抄寫在第二集裏，請看書諸君注意。

